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邁向清潔的步伐：  
台灣「潔淨」社會的生成與轉變

*Concepts of Cleanliness: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指導教授：高承恕 教授

研究生：張芳維 撰

2012 年 12 月



封面頁

頁底

碩士論文題目

邁向清潔的步伐：台灣潔淨社會的生成與轉變

研究生：張芳維

論文考試委員： 黃崇憲 黃 崇 憲

劉邦立 劉 邦 立

高承恕 高 承 恕  
( 論文指導教授 )

系主任： 劉 正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日

頁

頁底

## 謝辭

終於完成一階段性的目標，回首過去三年半的研究所生活，要感謝的人、事、物實在好多，選定這個題目最初是來自我個人的生活困擾，學習著如何將生活觀察提昇至學術討論正是此議題給予我最大的樂趣。

在這過程裡來自多位老師、朋友、家人的幫助是最大的支持，最為感謝的莫過於指導老師高承恕老師，跟著老師閱讀布勞岱的巨作，學習到的不只是書本上的知識，還有念書的方式、生活的道理，老師在知識前展現的謙遜與實踐、將生命與學術融合，是給予學生最寶貴的一課，對學術的新穎眼光與包容，讓我能夠盡情的在內容上發揮又不致於迷失在廣大的資訊中。

謝謝邦立老師與心怡老師自大學起在學術、生活、信仰上的持續關心，給予在抉擇關口猶豫不決的我方向，也讓我看到你們身上信仰的力量，謝謝研究所的導師崇憲老師在研究所生活的照顧、口試時給予的寶貴意見，謝謝楊友仁老師在論文寫作課給予的建議，對於論文構思的初始與寫作完成，兩位老師的意見有莫大的幫助，增加了不少前進的信心。

記得在論文大綱提出後，高老師曾說過：「花一年寫的完的東西，一年把它結束掉。」依著對自己的了解，我深深知曉我性格上摸魚的威力，能夠在計畫內完成工作，每個禮拜五的逢甲開會時光，是讓論文保持進度的最佳激勵，謝謝一同開會的學長姊，秀琴、盛柏、宛蓉、書婷，你們毫無保留、不遺餘力的出意見，是幫助我在龐雜資料中理出頭緒的助力，很珍惜每一刻談天、聽你們學術甘苦談的時光。謝謝豐碩對我生活的陪伴與論文的督促，你讓我對自己的軟弱有更深的體悟，也看到知識與實踐的改變力量。

很開心能夠來到東海社研所，我相信生活的一切變化都有其意義等待我們去發掘，還記得大四畢業時錄給自己的一段話，那時對選擇東海的不確定、不安、期待，在這三年半的時光，學校、生活、家庭有面臨困難、也有挫折，但正是在困難與挫折中，感受到滿滿的溫暖，學習到很多也更加認識自己。

謝謝在我剛來到東海，對研究所生活感到無所適從時，給予我建議、幫助、關心、歡笑的學長，阿本、阿展、瑞員、小 P；謝謝一起修課、念書、研究室煮

火鍋、烤馬鈴薯的好朋友，肥貓、王寶、Rosa，你們給予我的真誠友誼是我很大的收穫。

我由衷的感謝我的父母給予我優渥的環境，讓我在求學生涯能不受限於物質的困擾，念書、寫作過程，也是在對自己生活行為的反省，前人、學者以及各個在此議題上進行研究的先進，都是給予我靈感、思想刺激的明燈，是站在你們的高度才有開展的可能，衷心的對於能夠在這議題上參與一份小小的心力感到心滿意足。

大學畢業選擇繼續升學，一定程度的寄予期望在知識中能夠回答自己人生的困惑，今時今日，不敢說已尋找到答案，但在社會學、哲學、老師、朋友的相遇下，我已揭開了那濃霧的表層面紗，尋找到前進的繩索。

## 摘要

本研究以潔淨意義為考察對象，目的在發掘「潔淨」在台灣的多元面貌，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變化反映出台灣社會的發展歷程。透過與身體相關的清潔「方式」、「設備」、「空間」三者的改變，作為觀察潔淨概念具體化的指標。

第二章聚焦在台灣首次潔淨現代化開端：日治時期的衛生治理。流行疾病肆虐下，殖民政府為扭轉傳統清潔習慣，分別由環境硬建設與衛生教育著手，透過修築公共設備與執行學校衛生教育，為台灣的原始潔淨帶入「衛生」的新意義。

第三章進入戰後國民政府階段，前期屬於社會復原階段，潔淨扮演的是重建社會秩序的角色，美援資金挹注為臺灣衛生政策起了引導作用，在美援相關單位幫助下，大大提昇農村的環境狀況。隨經濟發展，臺灣逐漸由農業轉入工業，社會結構轉變帶來居住型態改變，人口聚集為能源、住宅帶來巨大變化，新能源與浴室在此時期出現，改變我們的清潔方式，並將衛生理念付諸行事。

第四章進一步擴大潔淨的意義，超越衛生的範圍，當潔淨產業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興起，清潔產品廠商進而在潔淨定義上發揮效果，其目的不在建立正確衛生觀念，在銷售產品，透過廣告幫助加入許多原本不屬於清潔領域的東西，因而對我們的清潔行為、設備、空間都產生「再形塑」的作用。

最後，透過前三章的考察，在第五章提出：臺灣的「潔淨」變化，可以發現清潔的目的由原先打擊具體、可見的髒汙，逐步的轉入追尋看不見的清潔，清潔不僅是為了消除肉眼所見不到的細菌；也是種心靈象徵性的儀式行為，但危險的在這儀式行為又逐步的被商品所承擔下來。

關鍵詞：潔淨、清潔行為、洗浴、洗澡、乾淨、清潔消費、衛生教育。

# 目錄

<b>第一章 緒論</b> .....	<b>1</b>
1-1 問題陳述與目的 .....	2
1-2 文獻回顧 .....	5
1-3 研究設計與架構 .....	13
1-4 章節說明 .....	15
<b>第二章 潔淨與文明開化：清潔作為一種殖民治理手段</b> .....	<b>17</b>
<b>第一節 宗教到衛生：世界的潔淨革命</b> .....	<b>17</b>
2-1-1 原始清潔 .....	18
2-1-2 房裡的小巷 .....	20
2-1-3 新潔淨浪潮蔓延 .....	23
2-1-4 個人到國家：衛生在亞洲 .....	24
<b>第二節 社會環境改善</b> .....	<b>26</b>
2-2-1 都市建設 .....	27
2-2-2 相關行業 .....	34
<b>第三節 社會與學校衛生教育</b> .....	<b>40</b>
2-3-1 制度網絡 .....	41
2-3-2 社會宣傳 .....	45
2-3-3 學校教育 .....	49
<b>第四節 小結</b> .....	<b>57</b>
<b>第三章 潔淨與文明形象：清潔作為一種重建社會的訴求</b> .....	<b>59</b>
<b>第一節 物質生活的挑戰</b> .....	<b>59</b>
3-1-1 困境阻礙了可能 .....	59
3-1-2 經濟/社會/環境：差異下的衝突 .....	61
3-1-3 從基礎著手：變化的軌跡 .....	64
<b>第二節 衛生思想的滲透與基礎改善</b> .....	<b>67</b>
3-2-1 封閉的政治、國際化的衛生：美式公共衛生的介入 .....	67
3-2-2 清潔的教化：推動全民健康教育 .....	74
<b>第三節 浴室的工業革命</b> .....	<b>84</b>
3-3-1 邁向單一化的空間 .....	85
3-3-2 源源不絕的熱水 .....	88
3-3-3 擺脫惱人的氣味 .....	93
<b>第四節 小結</b> .....	<b>98</b>
<b>第四章 沒有休息站的旅程：清潔作為一種產業發展</b> .....	<b>100</b>
<b>第一節 清潔的商業化</b> .....	<b>100</b>
4-1-1 故事的開端：肥皂與香皂 .....	101
4-1-2 延伸的競爭者：洗滌的專門化 .....	106
4-1-3 推陳出新的背後 .....	111
<b>第二節 超越衛生的潔淨</b> .....	<b>114</b>
4-2-1 愉悅與享受：華麗的復辟 .....	115
4-2-2 「健康維護」到「自我展現」 .....	120
<b>第三節 小結</b> .....	<b>128</b>
<b>第五章 所謂的潔淨</b> .....	<b>131</b>
新舊交融而成的連續歷程 .....	132
看得見到看不見的對象 .....	134



「空間」與「技術」的引頸交纏.....	134
附錄.....	137
參考文獻.....	145

## 表格目錄

表【1-1】東西方潔淨內涵變化簡史.....	9
表【1-2】國內相關研究分類.....	13
表【2-1】鼠疫病人歷年比較表.....	28
表【2-2】至 1915 年下水道建設地區與長度.....	32
表【2-3】1905 年的薪資.....	37
表【2-4】1897 年《台灣地方官制》中衛生警察職務範圍.....	42
表【2-5】1934 年-1938 年各州衛生宣傳本島人參與人數.....	46
表【2-6】1914-1931 台灣各地衛生展覽會.....	47
表【2-7】1912 年日治中期六年制公學校教科課程表.....	51
表【2-8】台中師範附屬公學校.....	52
表【3-1】1950-1989 年國內生產毛額與各業生產指數.....	65
表【3-2】自來水公司成立前後效益比較.....	72
表【3-3】1966 到 1985 浴室類型比較.....	87
表【3-4】瓦斯熱水器城鄉普及率.....	92
表【3-5】如廁清潔習慣、姿勢與文明.....	94
表【3-6】1977 至 1981 年抽水馬桶普及率.....	95
表【4-1】1965 至 1983 年，肥皂與清潔劑產量.....	102
表【4-2】1952 至 1997 年，洗滌肥皂產量、香皂與藥皂合計產量.....	102
表【4-3】國際清潔廠牌與副產品.....	114

## 圖片目錄

圖【2-1】井邊取水.....	18
圖【2-2】門口炊煮.....	20
圖【2-3】以人體為準的五方位.....	21
圖【2-4】傳統三合院.....	21
圖【2-5】台灣傳統村莊家屋空間組織.....	22
圖【2-6】屋外水溝清洗器具.....	22
圖【2-7】傳統房內擺設.....	23
圖【2-11】1921-1942 台灣肥皂工廠成長趨勢.....	39
圖【2-12】1896-1942 年台灣肥皂消費趨勢圖.....	40
圖【2-13】衛生幻燈片.....	45
圖【2-14】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	48
圖【2-15】學校生活（一）.....	50
圖【2-16】學校生活（二）.....	54
圖【2-17】學校生活（三）.....	54
圖【3-1】社區標準公廁.....	69

圖【3-2】	家戶推廣基礎清潔用品.....	71
圖【3-3】	社區位衛教宣傳.....	72
圖【3-4】	簡易自來水.....	73
圖【3-5】	兒童健康教育與人員訓練.....	78
圖【3-6】	學童晨間檢查與刷牙訓練.....	80
圖【3-7】	頭蝨檢查與社區衛教活動.....	81
圖【3-8】	國民小學沖水式廁所.....	82
圖【3-9】	《豐年》雜誌農村衛生宣導.....	84
圖【3-10】	1980年代集合住宅廣告.....	87
圖【3-11】	1955年和成白釉馬桶研發成功。.....	93
圖【3-12】	單槍水龍頭。.....	97
圖【4-1】	1960年代南僑肥皂廣告.....	103
圖【4-2】	水晶肥皂宣傳車隊與宣傳小姐.....	104
圖【4-3】	1950年代香皂廣告.....	105
圖【4-4】	1970年代彎彎浴皂廣告.....	106
圖【4-5】	第一塊洗顏香皂：資生堂蜂蜜香皂.....	107
圖【4-6】	1950年代利台化工出產的非肥皂。.....	107
圖【4-7】	汰漬洗衣粉廣告與國聯的白蘭洗衣粉.....	108
圖【4-8】	1960年代花王洗髮粉廣告與產品包裝.....	109
圖【4-9】	1980年代花王潤髮乳廣告.....	110
圖【4-10】	1980年代白雪香皂乳廣告.....	110
圖【4-11】	浴缸與連蓬頭的進化.....	117
圖【4-12】	國產衛浴品牌商標演變.....	118
圖【4-13】	浴室空間的突破想像.....	120
圖【4-14】	早期洗滌產品廣告（一）.....	121
圖【4-15】	早期洗滌產品廣告（二）.....	121
圖【4-16】	前後期廣告對比.....	123
圖【4-17】	1980年代清潔產品廣告.....	124
圖【4-18】	沐浴乳的美麗與異國想像.....	125
圖【4-19】	洗出個性的洗面乳.....	125

# 第一章 緒論

社會各層次的衣、食、住方式絕不是無關緊要的。這些鏡頭同時顯示不同社會的差別和對立。這些差別和對立並非無關宏旨（Fernand Braudel 1999：228）。

每天都要進行清潔動作，正如修行一樣...修行，是一種認同感的重複行為（江榮原 2008：30）。

每天進行清潔動作，它意味著一種認同，但雖然我們認同它，卻未必熟識它。無論是身體清潔、環境清潔，即便只是把書桌的東西擺放整齊，它都是一個含有特定意識的動作，但這個意義已在我們每日的執行裡被我們忽略或簡化為：「是為了乾淨。」至於為什麼要乾淨？可以列出各種理由。但無庸置疑為了「衛生」的考量佔了大半的因素。從歷史來看，同樣的清潔行為，卻不必然是為了衛生。它是個豐富、多樣貌的行為，本文的目的便是要嘗試發掘潔淨的多層次樣貌，特別是它在台灣社會的建構過程與轉變。

身體清潔行為是學習而來的，西方在 18、19 世紀，潔淨概念發生了劇烈的轉變，一個不同以往的意義在社會出現，它劃分出社會差異，又藉由國家、知識、經濟、技術的幫助，擴大至其他層級進行管理與掌控，同時又將其自身價值普遍化。

回顧台灣的发展，由傳統住宅形式就可以發現頻繁清潔身體的觀念不存在於日常生活中，傳統家屋沒有浴室、廁所也是被獨立於外。直到六 0 年代室內獨立浴室空間才逐漸成形，這個獨立空間從出現到進入每一個家庭是潔淨的大躍進，意調著整體在經濟、衛生、物質生活的成果。

我們所熟悉的清潔模式是外來產物，回顧歷史台灣有兩個關鍵階段與外來文明發生緊密接觸：一是日本殖民時期，其次是戰後美援時期。兩次的經驗都間接或直接地與西方文明不斷發展中的知識技術結合，一套標準化的身體清潔模式就這麼被複製過來。如果這個維持身體清潔的方式不是社會既有的概念，那它是如何出現的？以此問題為出發點，本論文從「主導力量」與「技術限制」兩條軸線將台灣的清潔習慣形成的歷史串連起來。回顧從日治時期到 1980 年代的潔淨變化，在不同時期「潔淨」又分別扮演不同的想像，可以透過釐清這些想像與變化

來看到台灣社會的轉變。最終可以發現在身體清潔行為萌芽、深根、轉向的進程裡，是隱含一個政治到消費的過程。

潔淨的概念在日治時期開始有系統性的管理以來，就不斷的在追求「如何達到乾淨」這件事，透過環境改善、技術模仿，種種行動都是試圖在硬體上擺脫落後、不文明的形象，國家透過教育從思想上改變我們對潔淨的想法，加入衛生、健康的概念，從原始步入現代，但當一切都看似完滿之際，我們卻仍然在不斷努力追趕著「如何達到乾淨」這件事情，走上一條看似沒有終點的路程，為何會如此發展？這是我論文最終要帶出的思考，希望透過對清潔行為反省，重新檢視我們如何思考潔淨，與潔淨的意義。

### 1-1 問題陳述與目的

台灣潔淨原則的變化是又快又大，在環境、設備、習慣、論述各方面，前期與後期有鮮明的對比，這個差異我們可以藉由對兩個時空的情景書寫看到：

軍眷來自全國各省籍人士（山東籍較多），除少數中、少校外，餘均尉士官階級，同住大廠房內。利用大廠房中間行道做飯、喝地下水、均用土坑廁便、無浴室，每戶僅有一盞電燈照明（林樹 1997）。

Akemi 表示平常在家中，最愛停留的空間就是在浴室，忙碌的表演之後，若是能在浴室好好地卸下一身的疲憊就是一天中最大的享受，所以她認為，浴室對她來說是居家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浴室中好的設計和好的設備不僅代表品味，更是真正能幫助她放鬆解壓的最好良伴！（LAZULI 築禮國際 2007）

不少人對於衛浴空間設計上所追求的個性化和舒適化感覺，則讓這個特殊而又私密的角落，成為人們在物質生活外，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和體認。在這個和我們每天密不可分的空間裡，衛浴設備在裡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藉由不同元素的組合，創造出不同的呈現，也針對不同的需求，設計出屬於自己的個性空間，賦予原本只具機能性的衛浴空間更多柔和的繽紛樣貌（築禮國際 2007<sup>1</sup>）。

---

<sup>1</sup>兩段引文參考自 1931 年創立的台灣衛浴品牌『和成公司』為跨及國際所成立的『築禮國際』，其主要發展方向在進口衛浴服務。將國際衛浴產品引進台灣，包括歐洲最大衛浴集團 Sanitec 旗下法國旗艦精品、德國百年衛浴，以及丹麥、瑞士、義大利、德國等知名品牌。  
[http://www.lazuli.com.tw/event\\_more.php?sn=27](http://www.lazuli.com.tw/event_more.php?sn=27) 「談衛浴設備在空間中之運用」  
[http://www.lazuli.com.tw/event\\_more.php?sn=22](http://www.lazuli.com.tw/event_more.php?sn=22) 「和成集團的藍寶石，LAZULI 精品浴廊，耀眼登台！」

可以看到早期浴室不是一個普遍的設備，在空間上礙於物質條件的限制，多人共用浴廁是常態；但由近年的文章話語中可以發現，洗浴被描摹為享受、歡愉的行為，浴室成為放鬆解壓的夥伴，一個追求展現自我性格的場域。

再看看另一則描述慈禧太后好洗浴的文章：

洗沐時，太后坐於專門設計的沐浴矮椅上，四名宮女按規矩取用一種毛巾，水中浸透後，一人一條擰乾打開，平鋪手掌上輕柔地為太后擦拭胸、背、兩腋、兩臂。遍擦一次後毛巾即不再用，另換新毛巾，如是者六七次，以使毛孔開張，通體活絡（李書崇 2004：60）。

這還只是清潔程序的一半，完成上身的清潔後，太后需進行熱水浸手、熱敷臉頰與額頭，再穿上白綢浴衣稍作休息，「粗使宮女迅即清場，打掃乾淨，抬入另一只浴盆並注入熱水。準備停當後，太后赤裸下身再度坐於浴椅。下身洗法與上身大致相同（李書崇 2004：60）。」這是處於社會頂層者的清潔方式，那一般平民百姓又是如何？「邑高念東先生珩...性好浴，夏日與群兒浴于溪（張瑞 2009：285）。」傳統台灣社會，清潔方式相似于漢文化除了河邊洗浴，在家中則「需要洗澡時，不分男女老少或冬夏，都是在廳堂外的隨意室內擇地一隅，通常是選擇在房間或是廚房內，用容器盛裝熱水，溼手巾後在衣服下擦拭身體（沈佳姍 2009：129）。」

可以歸納出幾點差異：慈禧的洗浴方式，事實上是一個擦身體的過程，排場盛大動用多名僕役，冗長又繁複；而平民百姓的洗浴是到河邊洗浴，或是在家中進行擦澡。這確實是清潔行為，但卻不是今日意義下的清潔行為。它有著自身的要求與標準，在科學主宰社會以前就存在於文化中，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探尋清潔行為的演變與複雜化過程，及其背後所依據準則的轉變，這個準則我稱其為「潔淨原則」。

清潔並不是人類的本能，西方中世紀有好長一段時間人類不但不洗澡甚至是懼怕水。因著不同歷史階段，潔淨又被賦予不同的社會意義<sup>2</sup>。這個過程是隨著不同階段主導力量的特性而展現出。

---

<sup>2</sup> 中世紀影響洗浴的主要力量有兩方面，一是教會；另一是醫療知識。承襲自羅馬時期來的浴場，其長久歷史在教會對伴隨的淫亂罪惡反對下被禁止，另一方面，疾病蔓延與尚未發展成熟的醫療知識，將社會認知導向對水的恐懼上，最終產生洗浴消失這一結果，且一展開便是長達幾世紀之久。另一個明顯的時期是在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一個上升階層對於社會重組的需求

關於西方洗浴的發展已有不少的書籍從不同角度進行直接或間接的討論<sup>3</sup>，無論著重的焦點是在客觀環境條件或政治經濟力量哪一方，都沒有爭議的一致認為 18、19 世紀是人類潔淨概念轉變最為急速的階段。當時期社會變遷快速，社會疆界越來越模糊，資產階級不僅要打破長久以來掌控權力的上層力量，還要面對越來越強烈的底層對抗，清潔成為工具，是能夠進行秩序重建的與突顯身份的工具<sup>4</sup>！

在這個前景下來看台灣的狀況，潔淨是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制力下起步，日本學習西方的衛生論述，將其進行了轉化，用以作為秩序整建的工具。到了 1950 年代，進入第二個明顯公領域力量介入清潔行為的階段，延續日本將衛生作為社會治理工具的手段，政府透過衛生重建企圖穩定戰後社會秩序，但不一樣的在此次的背景複雜化了：除了原先有待解決的社會問題持續不斷在擴大中，又加入國際局勢影響<sup>5</sup>。由此階段起的推力已不僅僅是政治力量，經濟、社會的影響力加大，較過去由日方單方面主導的推動來說，不確定因素增多了。

這個過程展現出的是：屬於我們私領域的身體清潔行為，在公領域透過教育與環境建設下，被拉抬到一個已劃定好的水平上，此後，清潔的模式就如同固定般展現出來，但隨著社會進入新的階段，來自市場的力量增強另，藉由大量的廣告與多元化的商品主導了變化，這一時間點大約落在 1970 到 1980 年代。透過清潔行為、空間、設備，看到差異，從宣導「健康」、「衛生」到突顯「享受」、「奢華」，背後反映的是社會經濟變遷。

在這個背景下，我將研究的議題定位在台灣潔淨概念變化的考察上。在研究中希望能夠逐步回答以下問題：（1）如果頻繁的進行身體清潔不是人類的本

---

，利用重新論述潔淨概念來達到重新排序的目的。而中國社會，洗浴長期與『禮』的概念相結合，人們有在重大節慶前沐浴的習慣，在這個脈絡下，洗浴更多的是心靈潔淨的作用。這一宗教意義無論在東方或西方都存在，Orvar Lofgren 與 Jonas Frykman 針對瑞典社會所做的中產階級生活史研究中，將不同社會層級的潔淨觀念區分出來，但對於底層人來說，即使物質條件限制嚴苛，仍然有在週末的教堂日到來前潔淨身體的習慣。

<sup>3</sup>可參考 Georges Vigarello (2005)；Lawrence Wright (2007)；Klaus Kramer (2001)；Francoise de Bonneville (2003)。

<sup>4</sup>可參考 Peter Corrigan (2010)《消費社會學》第七章住家討論中對清潔與骯髒的論述，其借用 Forty Adrian (1992) 在《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Since 1750》中的概念。

<sup>5</sup>1950 開始的美援，對於浴室的出現有很大的影響。除了引進標準規格、配備、技術外，對於清潔概念的深根也有影響，從進行清潔行為轉為維持乾淨的概念。可參見林樹 (1997)。

能，那是促使這樣的清潔行為出現的社會條件為何？（2）在台灣的不同歷史階段中，潔淨又意味著什麼？其存在的正當性何在？（3）它與人之間是透過什麼操作連結起來？

## 1-2 文獻回顧

討論潔淨變化，有需要先就幾個詞彙做概念釐清，以下會藉由 Mary Douglas、Georges Vigarello、Jonas Frykman 等學者的相關著作，釐清清潔、潔淨、衛生等詞彙的關係，這牽涉到它們出現的脈絡、發揮的社會功用與帶來的效果。

### 1-2-1 不同文明的清潔行為<sup>6</sup>

沐浴，或說我們如今認知的與水相關的一切清潔行為，在遠古時代都有相似的特點。從世界文明來看，古老的大河文明，與水有關的清潔有濃厚的神聖性，公元前 2500 年印度河已有發達水文化，釋迦牟尼創立佛教時將沐浴提高到神聖地位，「佛說：僧者，淨也，身潔，更重心潔，唯心無垢才能成佛。」因此有洗佛之說。

婆羅門每日需入聖河沐浴兩次，其餘時間又頻繁的洗手、洗面、漱口。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認為水是神聖的力量，創造生命的一切。大河文化脈絡裡，水是生命之母，為甘霖、聖潔，為一切的本源，人們崇拜它，透過水能得到些許撫慰。

隨後，以希臘羅馬為主的地中海文明，也將水視為萬物本源，給予神聖的意涵。圍繞水而起的沐浴，除了宗教性質也是社交行為，舉凡娛樂到辦公，都可與大眾浴池有關，跨越時代的沐浴設備與排水系統更是讓後世讚嘆。

另一邊，亞洲內陸萌發一種完全不同的沐浴方式：在室內挖坑洞，河裡石頭放至坑內用火燒紅，再澆上水，讓蒸氣瀰漫室內，人裸身於其中，同時具有活絡筋骨與潔身的效果。它們被稱做「俄國式乾蒸」或「桑拿」。

乾蒸傳入希臘、羅馬後，加工改造融入大眾洗浴中，隨亞歷山大東征又到達小亞細亞，土耳其人做了些許調整發明了濕蒸法，搭配特殊按摩手法、冷水澆淋，成為廣為人之土耳其浴。

---

<sup>6</sup> 以下整理自李書崇（2004），不在段落中重複註記。

清潔行為與潔淨原則無疑是多樣貌的，但發展至今卻成為幾乎是全球單一化的模型，這兩者的落差形成我問題思考的開端。

### 1-2-2 潔淨意義

我們很難為潔淨下一個定義，但可以為它列出一套標準化的流程，以我們現代社會的標準下只要完成某些事情或是進行特定動作，就可以聲稱它是乾淨的狀態，甚至因而感到心安理得。

這個部分我要借助人類學家 Mary Douglas《潔淨與危險》與法國社會文化史家 Georges Vigarello《洗浴的歷史》，瑞典學者 Jonas Frykman、Orvar Lofgren《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生活史》，三本著作為釐清潔淨的意義與清潔行為的社會功用提供很好的參照點。

Mary Douglas 從被排除的髒汙（或者稱為混亂）著手，點出汙垢實際上產出於系統分類下，認為「哪裡有汙穢，哪裡就有系統」。Douglas 假定人類感知的先驗圖式傾向，認為感知不是用聽覺或視覺器官被動的接受外來現成印象，而是被先驗的決定，在所有刺激中只選擇我們所關心的，而我們所關心的又被尋求規律的傾向主宰著。因此我們是在瞬息萬變的混沌印象中，建構出一個穩定世界，給予物體可辨識的形狀、變化的特質。在感知外在的同時我們也在建構秩序，留下看似可以融合入既定模式的東西，摒棄不和諧的事物，但也可以透過修正原有認知結構來重新接納某些東西。在時間與經驗推演下，事物經歷命名、再感知、放入或排除，我們的標誌系統越來越成熟，修正不斷在發生，但連結過去經驗為基礎又增強了信心（Jeffrey C.Alexander 等編 1997）。

這就是一個分類的過程，與系統抵觸或遺漏的被視為汙穢排除掉，在 Douglas 看來「世界上並不存在汙垢這種東西，如果不存在一種特定分類系統，所有不適合這個分類系統的東西就不會被視為骯髒。」其次，混亂雖然會破壞既定模式，但它也是模式的一部分，我們嘗試著對混亂進行掌控，進而從中得到力量，在這裡我們的清潔行為就得到了意義，它擔負著恢復系統完整性的作用，除了衛生的目的也是象徵作用。



傳統的清潔行為有濃厚的儀式性質，像是印度婆羅門教為潔淨程度區分層級，認為每日崇拜必須保持在最高層級的潔淨才能執行，而這只有透過沐浴可以達到，因此每日沐浴變成課題。人們今日生活洗澡也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但不同的是行動的出發點是建立在衛生目的上。但 Mary Douglas 試圖推翻「今日潔淨是出於衛生；過去潔淨是來自象徵」這個論點，Douglas 指出人們對於髒汙的看法是相對性的，是一個界線逾越的問題，其舉了一個經典的例子：

鞋子本身不是骯髒的，然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骯髒的，食物本身不是汙穢的，但是把烹飪器具放在臥室中或者把食物濺到衣服上就是汙穢的，相似的道理，客廳出現浴室的設備，衣服丟在椅子上，室外東西帶到室內，內衣放在外衣的地方。簡言之，我們的汙染行為是一個反應，它聲討任何一種可能混淆或抵觸我們所珍視的分類的物體或觀念（Mary Douglas 2008：45）。

她所要證明的是：「如果把汙穢觀念中的病源學與衛生學因素去除，我們就會得到對汙穢的古老定義，即汙穢就是位置不當的東西（matter out of place）」換句話說，我們的潔淨概念同時包含了衛生與象徵兩個層面，倚賴系統排序而產生的污垢正表現出象徵領域層次，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可以在一部分領域要求絕對乾淨；但在剩餘領域卻可以任其髒亂的生活下去。

### 1-2-3 清潔行為與秩序維護

我們又該如何去看待清潔行為呢？清潔行為承載上述潔淨原則，是潔淨原則的具體執行展現，在污垢與系統的概念下，清潔行為，無論是打掃家屋或是身體清潔，都可說是在恢復系統完整性的意義上被執行著。Jonas Frykman 在 Mary Douglas 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人類反覆的清潔行為。如果每樣事物、每個人都各在其位，那人們幾乎就不會想到汙穢這個範疇，打掃行為就是在透過重新組織環境，讓世界按照所想的方式規劃來得到安適感，例如保持桌面清潔、頭髮、指甲、衣物的乾淨，都能帶來相似的安全感。

更大膽來說，潔淨原則與具體清潔行為是帶有文化意義的，不同社會潔淨的定義不同，執行的清潔方式也不同，它涉及到社會如何對自然進行控制與分類，將思維加諸在自然之上，定義他們該有的樣貌，創造出秩序。這樣的視野拿到身體清潔上來看，人們身體清潔的同時也在顯示是如何看待身體的。Frykman 比較

了 19 世紀初瑞典的農民對待身體的態度與同時期中產階級對待身體的態度，認為人關於自身和他人身體看法都包含社會維度，能夠忍受什麼、如何生病以及治癒、如何透過鍛鍊與保健照顧身體，都是經個人的社會經驗過濾而成。若將清潔視為是恢復體系秩序完整性的行為，進行身體清潔即是給予身體一秩序體系的過程，而潔淨原則也可以如此解釋：是個人試圖對自己的感覺、身體施加控制，越是嚴格的控制就表示他被社會包覆的越緊密。在正式情境中，或社會地位受到威脅，就會越急於清楚界定自己的邊界，而最常被用以標明邊界的方法就是保持清潔。

在這裡指出了同時兼具實質與象徵性質的清潔所能發揮的另一個作用：維持社會層級劃分，更為具體的例子，在 Vigarello 對的研究裡看到，作為與上層貴族所發展出的奢華熱水洗浴方式對比，18 世紀後期興起的冷水浴格外富有社會意義，雖然僅僅是個開端，距離具體的與中產階級所推崇的清潔意義搭上還有一段時間，但作為啟始點，它標示人們對清潔的關注已由外表開始轉向內部精神的關注，相信人體內在存有的主動力量，能夠在冷水浴刺激下激發出來；而不僅僅是需要倚靠外在支持的被動能力，熱水浴此時逐漸變得萎靡不振、柔弱、華而不實形象。活力與柔弱巧妙的反應兩種形象的對立：自然與做作。而做作即停留在表面為主的潔淨標準，指向的辨識那些嬌弱的貴族。強調自然也意味著少束縛，擺脫束縛獲得解放越來越受到重視，這成為後來新潔淨原則出現的基礎。

而另一方面作為與底層的區別兩種清潔行為標示出差異，19 世紀末，布爾喬亞式的個人盆浴與大眾洗浴的淋浴。在這個層次，潔淨原則與清潔行為是帶有「專橫」的色彩，被教育到大眾身上，他們只能接受既定的潔淨知識與清潔方式，為完成大眾化的清潔，一排排隔間淋浴建立起來，這裡隱含著三件事：速度、效率與集體。樸實簡約是它們的特性，兩種形態浴室建立起來，資產階級的浴室與普羅大眾的淋浴間。這或許在今日已無明顯的差別，但在 19 世紀剛出現階段，對資產階級來說的與內在私密緊密相連的個人空間，對一般大眾而言，仍然是來自於外部的冰冷空間，被排斥在住宅之外。

經過 18 到 19 世紀的過程，一個具有強烈特色的潔淨原則取得主導地位，有別於過去以表面為主要的潔淨原則；衛生意識成為新的主導，也建立起新的形象，為了擴大範圍，透過教育又將這全新的潔淨原則推及至底層大眾上。

#### 1-2-4 潔淨的組成

我們能否嘗試著為潔淨原則的變化做一個歷史與空間的整理，從中找到台灣潔淨原則發展的定位。這裡借助 Georges Vigarello《洗浴的歷史》、余新忠《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Ruth Rogaski《衛生的現代性》、李尚仁《帝國與現代醫學》中的對中國、台灣生活習慣與衛生的討論。潔淨意義的變化，衛生概念可以作為一個分水嶺，讓我們先由一個簡單的表看起：

表【1-1】東西方潔淨內涵變化簡史<sup>7</sup>

年代	西方		年代	中國	台灣
羅馬時期 -15 <sup>th</sup>	享樂的潔淨	享受、娛樂 公共浴室		神聖的潔淨	融合「禮」與「氣」 的傳統潔淨 原則
			12 <sup>th</sup>	進入市井生活： 大眾浴室出現	
16- 17 <sup>th</sup>	倒退的潔淨	消失的行為： 懼怕水引起疾病侵入 教會抵制公共浴室 亂源			
18 <sup>th</sup>	奢侈的潔淨	奢侈的象徵： 在貴族炫耀行為下 回來			
19 <sup>th</sup>	衛生的潔淨	「衛生學」建立， 改變了整體意義	19 <sup>th</sup>	留學者與傳教士 帶來新的概念	
			19 <sup>th</sup> 末	西方列強引入衛 生學	
			1895		日本殖民下開始含有 衛生概念的潔淨 環境因子與瘴氣論
			1900		熱帶醫學論點
			1910		細菌論

(資料來源：Georges Vigarello 2005；沈佳姍 2006；李書崇 2004；張瑞 2009；劉士永 2008)

<sup>7</sup> 詳細內容請見附錄一。

古老的潔淨原則是建立在外表上，追求外表的潔淨，所以會注重身體外露部分的清潔，每天都要洗手與洗臉，不分文化都自這樣的一個階段開始。這樣的清潔標準

準實際上是禮儀規範，外表同時顯現地位，衣服的乾淨也顯得有其意義，這時期的潔淨與衛生無關，體現的是一種精神要求，目的在體面。但古老不意味著殘破原始，歐洲在 16、17 世紀雖然倒退回古老潔淨原則，但卻因為在體面原則下服裝上有亮麗的展開。內衣、外衣都成為關注重點，也在此時期間接、外圍的自我約束意識開始萌發，透過關注內衣間接注意到皮膚感覺。這個發展圍繞著王宮貴族而起，在社會上發揮引導作用。

18 到 19 世紀是潔淨原則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以水為媒介的清潔行為在 18 世紀末在貴族間以奢侈品之姿回來，它是個特殊行為，「這種奢侈很少見，但卻是刻意而為的。（Vigarello 2005：115）」最大的特點在「享樂總是壓倒實用，感官刺激總是比清潔重要。（Vigarello 2005：117）。」但同一時期，社會有另一股意識在萌生，這股力量信奉冷水浴，「體現了人體自身的力量，它反映出真正的社會轉變，就世人開始信奉一種自發的力量。不倚賴遺傳和血統的身體力量（Vigarello 2005：152）」，布爾喬亞是最先意識到此的一群人。這樣的認知其實還是停留在以感覺與經驗的基礎來評斷，比較大的變動在 18 世紀末，醫學領域裡 Gazette 概念出現，認為：比起具社會意義的外表來說，有助維持健康的計量重要多了。

圍繞在空氣品質上，科學數據成為判斷的基礎，測量、人口、統計資訊收集都朝向同一個目的：影響人口壽命。這背後是經濟的目的在推動。到 19 世紀初，延續上述的概念，建立起衛生（Hygiene）一詞，這個詞所包含的不僅僅是形容健康狀況，而是一切有助維持健康的知識與方法，因此推及環境與公共設施。

而衛生學內的知識變化讓清潔關注的焦點在 19 世紀末移轉到看不見得細菌去，巴斯德的細菌學，讓人們注意到清潔可以洗去細菌，因此清洗的目的從原先去除污垢，轉為清除細菌，要如何維持恆常狀態，就必須依靠不斷洗浴來完成。這個變化讓我們的潔淨原則轉向殺死看不見得敵人，並藉著教育與醫療手段將認知散播開來。

漢文化的潔淨發展也是在注重外表原則下開始，以視覺或味覺為判斷，但漢人的潔淨觀念特殊之處在融入了「禮」與「氣」的概念，這影響到一切有關身體清潔的動作，說是清潔其實比較是在養生的基礎上而為，這樣的影響一直到 19 世紀後期，一些留外學者與傳教士帶入西方觀點，開始鬆動原本的價值觀，論述轉為「人身內常有油質、汗質，與外來的灰塵，如布時常用水洗去，容易發臭氣，而且各種廢料必要從細回血管內收入，運入身內，並能令汗竅為那般穢汗閉塞，不能放其廢料，人必容易生病（張瑞 2009：297）。」雖然過去也會注意到毛孔的作用，但氣的流失被穢汗取代，洗澡帶走的是污垢而非精氣，對人體的看法由「氣聚集而成」轉為猶如「機器」與「血管」的組成。

除此之外，19 世紀後教會醫學帶來西方的瘴氣論成為判斷標準，在此之前雖然有許多論述指出台灣「蠻煙荒瘴」，但卻不一定認為有害，西方「瘴氣論」進來後成為病因判斷標準，也影響到清潔行為。不過，在日本移入「公共衛生」以前，這些影響都只能說是地區性、片斷的，大規模的公共領域介入開始要在「衛生」結合入潔淨原則後（李尚仁 2008）。原本歸屬私領域的範圍，在健康論述下不得不接受公領域的入侵。中國的開啟又是在列強瓜分下以暴力突兀的方式形成，台灣的潔淨發展也在此時開始轉動。兩邊開始不同的衛生道路。

台灣是依附在日本下發展，變化自然是隨日本自身知識發展而轉，日本在 1890 年後公共衛生吸收了細菌理論，1910 年後才在台灣政策制度裡出現，細菌論的觀點意味著台灣衛生發展也從表面進入倚賴儀器與化學判斷的時代（李尚仁 2008）。

衛生將潔淨與所謂的乾淨做了理論上的具體化，研究者有意探討潔淨這個抽象的概念，就必須借助那些將其具象化的元素，而衛生就是那最關鍵的鑰匙，日常生活的洗浴行為式我們要尋找的第一塊拼圖，其餘的需旁敲側擊的從使用的器具、設備、空間、技術、商品、媒介、教育、政治裏拼湊出事情的完貌，蛛絲馬跡就散落在台灣 1895 年以來至今的百年歷史洪流中，完確這幅潔淨圖像為的是打開新的一頁，它是對於我們的潔淨「從何而來」、「如何而去」的反省，但同時也是對於我們的潔淨「該往何去」的啟發。

現在可以來為潔淨、清潔、衛生的關係下個明確的定位了。潔淨為概念的描述，其內容是豐富、多元的，人類歷史不同階段、不同文化都有屬於其獨有的潔淨觀念，或稱為潔淨原則。而清潔為潔淨的實踐，它是時代潔淨觀的載體，具體呈現社會對潔淨的想像，換句話說，清潔行為是以潔淨原則為其基礎。潔淨會因著不同的介入而不斷變化修正，清潔行為也就隨之不斷調整，形塑變化的因子自各方而來，有知識上的、政治的、經濟的，而衛生是人類從原始潔淨到現在潔淨最為巨大的翻轉力量。

### 1-2-5 國內相關研究

以「清潔」為主題的相關研究，依選擇的切入角度不同，可大致分為三類，最多的是從歷史研究出發，對清潔的發展做詳細的考察，但時間點多落在日治時期的變化，而這也為研究者提供許多日治時期清潔發展狀況的一手歷史資料解讀，其中李佩玲（2008）〈日治時期台灣洗浴文化之研究 1895-1945〉及何姿香（2010）〈從茶籬到雪文—日治時期台灣肥皂之研究〉，分別對公共浴室與石鹼業在台灣的興衰有詳細的考察，針對日治時期公共浴室發展的研究甚少，但這兩項產業正是潔淨概念變化的重要社會指標，其研究正補足許多相關的背景知識。

董宜秋（1999）〈帝國與便所—日治時期台灣便所興建與汙物處理〉，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日治時期都市便所的建立與管理，對於政府如何利用政策，涉入個人清潔觀念與習慣的改變有許多著墨，檢討台灣衛生行為的出現與日本政府建立公共衛生的目的。此文對研究者在殖民政府衛生政策、目的與手段的思考有所啟發。

第二類角度是從科技史出發，以廖嶸（2009）〈台灣家庭現代化中的清潔觀念與產品演進之研究〉及傅憲豪（2008）〈從炊煙裊裊到徵召太陽：戰後家用熱水技術網絡的發展〉為主要，廖嶸著重在家庭廚房與衛浴技術的變化，時間自明、清、日治至戰後的發展，其討論範圍豐富，點出清潔變化中科技與社會間相互塑造、影響的力量，但對於 1980 年後的變化，其未能突顯出當清潔成為消費對象，市場發展對清潔觀念的形塑力量，甚為可惜，且同時拉入廚房與衛浴發展討論，反而讓焦點略微發散。

傅憲豪對家用熱水技術的研究雖與清潔無直接關係，但其對於科技與社會間人與物的關係，及其如何形塑我們的生活型態有清楚的分析，讓研究者在思考技術與社會兩者相互交纏的發展上有很大的啟發，特別是針對社會形態、能源、熱水器間的轉變過程有進一步的理解。

最後一種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以劉詩彥（2004）〈台灣近代身體觀的轉變初探（1949-2003）－以浴室誕生與轉折談公斯領與的分化〉為代表，以浴室為切入點，討論戰後社會與身體與自我觀念的變化，著重台灣社會「個人性」的出現，認為在國家、社會的干預下，個人的身體經歷由無到有，私有到公私界線模糊的變化。

而本研究則嘗試從社會學的角度，以歷史作為基礎加入社會經濟面的探討，將時間拉長由日治至戰後，著重在突顯潔淨意義的豐富、多元特色，釐清潔淨觀念轉變過程中，潔淨概念與物質條件間的相互交纏關係。

表【1-2】國內相關研究分類

歷史材料類	沈佳姍（2006）、陳修兀（1990）、李佩玲（2008）、何姿香（2010）、董宜秋（1999）
科技與社會	廖嶸（2009）、傅憲豪（2008）
社會變遷類	劉詩彥（2004）

### 1-3 研究設計與架構

潔淨是個抽象的概念，但它可以藉由具體的清潔行為觀察到，清潔行為包含了對身體的清潔與對周遭環境的清潔。除此之外，科技進步與衛生教育又分別對潔淨產生引導、形塑的作用，兩者背後發揮力量的正是經濟與政治的變化。因此，討論潔淨概念的變化，必須要借助不同時空脈絡下行動者所表現出來的關於自身的與周圍的清潔方式，這又可能有社會層級的差異，其次是觀察使用的器具與環境條件、設備給予得可能與不可能。兩者組合成社會普遍的潔淨準則，但重要的是，這準則是如何形成的？因此要回到當時其的社會經濟狀況來看，切入的焦點可能為居住型態、家屋結構、衛生教育、消費內容、產業發展、國際影響等。

本文將採文獻分析及次級資料分析，資料來源包含官方出版品與相關統計資料、報紙、雜誌小說收集。可以分為幾類：

(一) 通誌、地方研究：

陳正祥所編的《台灣地誌》三冊、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出的《台灣全誌》提供從整體性的視野觀看台灣的條件，像是地理、經濟、產業、社會發展等概況；另外還有一些針對單一地區的地方出版品，像是范燕秋的《宜蘭縣醫療衛生史》，可提供地方建設、衛生政策細節，看到整體衛生政策的實踐狀況與發揮的效果。

(二) 政府出版品：

官方政策的目的與相關統計數字，例如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所編的《日據前期台灣北部施政紀實-衛生篇》、省政府教育廳編印《台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行政院衛生署《台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台灣省政府新聞處所出的《台灣光復三十年》系列、經濟部能源局《源起不滅—台灣能源發展軌跡》、行政院主計處人口及住宅普查、家庭收支調查等、中華徵信所的《產業年報》。

(三) 期刊、報紙、雜誌、電視廣告：

利用地方圖書館典藏的舊報紙、聯合知識庫蒐集 1945 年至 1970 年代的報紙資料，像是正氣中華、民聲日報、工商時報；期刊雜誌例如，1968 年創刊至今的《台灣煤氣》、1976 年至 2003 年的《家庭月刊》；其餘相關家居、設計雜誌等。

(四) 文學、傳記：

對於社會的視野，可以借助一些本土文學或個人與企業傳記，對產業發展歷程與社會狀況描述有進一步的瞭解，用以對官方資料的對照與補充，例如作家楊敏盛的文學作品對戰後的農村生活、田園風光以寫實又不失詼諧的文字記錄下來，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還有企業相關傳記，像是《傳承中的創新—南僑 50 年以小博大的致勝傳奇》、《淬鍊—登上阿爾卑斯的和成欣葉》、《淬鍊—點土成金的創新與智慧》等。

(五) 相關研究著作。



架構上，以歷史階段作分期依據，前部分著重在衛生與清潔的結合，討論衛生、清潔與健康三者如何劃上等號，這可分為兩個時期來看，日治與國府，日治階段涉及到殖民政府政策與環境改善的行動；而國府時期除了政府的衛生政策外，還要納入背後美援的考量，美援同時在政治與經濟發揮影響力，透過政治對衛生政策產生引導作用，藉由提昇環境發展，讓經濟能穩固的前進，其次，也要注意它某種程度的打開了技術視野，這一切催生我們今日所熟知的潔淨概念與清潔空間的出現。但這還不能完善說明今日的潔淨，要再加入消費的概念，才能描繪出完整的身體清潔圖像<sup>8</sup>。

#### 1-4 章節說明

在章節安排上，除了首尾兩章緒論與結論外，第二章到第三章處理的屬於歷史層面的部份，即衛生是如何與清潔結合的歷史過程。

第二章主要討論放在台灣潔淨的首次現代化歷程：日本殖民帶來的醫療與衛生體系。殖民政府建立衛生體系的緣起與如何將制度擴大至不同的人種、不同社會層級，除此之外，相應於體系改變，在公共環境與私人屋上的又產生哪些變化，主要著重在帶有衛生意識的潔淨原則帶來的改變。包含都市水道工程、衛生計畫、住宅改良建築法規等。

第三章則是處理結束日治時期的基礎衛生建設後，國民政府接手到現代浴室出現的過程，這是一個中間的過渡階段，在其中經歷了重建復原、經濟萌芽、發展、人口流動、都市成長到住宅結構改變。由美援衛生與健康教育來看社會的潔淨意識如何形塑，再由空間、設備技術來看硬體設施如何去支撐軟體思想的生成。

但隨著社會型態改變，衛生確立了在潔淨原則裡的地位，但隨著消費社會的形成，資本主義力量將潔淨原則往外擴展到與衛生無關的面相去，第四章要透過清潔產業的角度來看潔淨原則，越趨細緻分工的洗滌產品意味著產業進入成熟階段，而透過廠商的角度，他們的目的在提高產品銷售，而不是衛生知識的推廣，因此一些與衛生無關的附加價值就這麼被放入洗滌產品中。這不僅反應在洗滌產

---

<sup>8</sup> 詳細架構圖請參考附錄二。

品的生產上，清潔行為、空間與設備都朝這個方向發展而去，逐步擴大清潔階層化的現象。

發展至此，潔淨裡衛生功能已成為不言而喻的部分，接下去是要追問，有符合美觀嗎？能不能突顯出獨特之處？具不具有樂趣？時尚求新求變的邏輯不斷創造大眾對潔淨的想像，重塑社會的潔淨原則。

## 第二章 潔淨與文明開化：清潔作為一種殖民治理手段

因著地理位置的特性，台灣現代化過程深受中國與日本的影響，在日本殖民以前的台灣以地利之便社會形態相似與中國南方社會的發展，但隨後來而來的日本殖民，讓台灣走上新的意識與政策之路。依附在日本殖民母國的軍事、利益考量下發展起硬體建設與軟體改造，可以說台灣的現代化基礎是個被動植入的結果；但必須注意到，日本所帶來的是二次的發展，西方社會現代化思潮與技術隨著帝國殖民與強迫交涉擴張至世界，在政治與經濟滲透下使其他文化舊有體制轉變，而日本在這過程中採取主動積極的模仿、吸收，再融合，帶有日本風格的現代化就這麼進入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台灣，這是台灣現代化歷程的獨特性。

必須從中國傳統漢人社會與日本對潔淨的理解切入，有助於展開接續對台灣潔淨原則的論述。下文將探討日本與傳統漢人身體潔淨的習性概況，並分別就日本殖民台灣在軟、硬體上的發展做討論。

### 第一節 宗教到衛生：世界的潔淨革命

日本擁有兩萬多個溫泉，自 3 世紀起就有清潔行為的相關記載，受到神道的影響將美德與潔淨連結，因此沐浴對傳統日本來說並不是太陌生的概念，它的涵意超出清潔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有「更新生命的意義」，洗浴不僅是生活習慣也是精神世界的展現（F. de Bonneville 2003）。

浴室在日本有重要的位置，古稱風呂屋的公共浴室在 12 世紀就出現，不僅是泡澡的地方，也是重要的社交場所，進到這裡面任何人都可以很輕鬆的與他人交往、溝通。18、19 世紀洗澡在日本已是很普遍的觀念，有錢者就到公共浴室；沒錢的就在家洗澡，因而日本家庭對浴室很是重視，它並不包含廁所功能而是個獨立在建築中的空間；此外，與中國社會要求私密性的洗浴不同，日本的公共浴池允許男女混浴的狀況，入內習慣上是先進行身體清潔而後泡澡，要求嚴謹遵守規則：入池不得穿著內衣進入、不得在池內搓洗。因此自豪於這清潔習慣的日本人，在殖民之初對於台灣人的清潔方式與潔淨認知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許多台風俗記裡寫下略嫌誇大的描述（F. de Bonneville 2003）。

臺灣的狀況與日本大不相同，環境極大地限制經濟文化發展，亞熱帶高溫、豪雨、多風的氣候，受到低緯度與暖流影響，平原地帶四月後的平均溫度皆可達 20 度，且長至七、八月之久，可以說沒有真正的冬季。

縱貫走向的地勢形成西南部、東北角氣候季節懸殊，雖然平均年雨量可達到 2582 公厘到 5000 公厘，雨量充足但卻隨季節變化大，有分配不均的缺點，冬季多數地方雨水皆不及其全年雨量的 20%。高溫多雨的特性對人類生活與工作效率不盡理想（陳正祥 1993）。

河川與井水是早期民生用水的主要來源，明鄭時代的水資源開發，多是為了幫助農田灌溉而建設，到清朝普遍發達起水圳來，像是八堡圳、瑠公圳、曹公圳等，而合乎衛生、適合飲用的自來水則是到日據期間發展，直到 1918 年以前都僅有少數地方供應（蕭政宗 2004），因此在 20 世紀以前台灣居民平日的洗衣煮飯多是利用鄰近住家的河井；河邊的居民就藉河水灌溉、捕魚、洗衣；一般家庭就在屋前或屋後挖深井汲水、洗衣、洗菜。

### 2-1-1 原始清潔

傳統漢人社會很早就有洗浴的概念，許慎《說文解字》中對「沐浴洗澡」有細微的區分「沐，濯髮也；浴，洗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禮記·內則》說：「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所指的是每五日用燒熱的水洗一次澡，三日洗一次髮（李書崇 2004）。

但這些傳統的沐浴帶有濃厚的儀式性質，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時期便已發展出一套為社會所遵循的沐浴禮儀，沐浴不僅是身體潔淨、養生的行為，也是件嚴肅莊重事情，往往在參與宗教儀式前進行，有濃厚的『禮』的概念在其中，透過祭祀神祖前的沐浴淨身，象徵內心虔誠潔淨，但受限於物質條件，一般來說，全身性的洗浴仍然是件困難的事，



圖【2-1】井邊取水  
在鄉鎮還未有自來水設備時期，一般家庭在屋前或屋後挖掘深井，在井邊汲水、洗衣、洗菜，或提回廚房放在水缸以備使用。  
資料來源：許蒼澤 1995《懷念老台灣》

也因此更突顯出淨身的隆重意涵（殷偉、任玫 2003）。在習俗上，人生的重要階段都有洗浴在其中：為出生三天的嬰兒沐浴，俗稱『洗三』<sup>1</sup>；新娘拜見公婆、新郎拜祭神祖前須要沐浴；人死之後遺體要洗沐乾淨，俗稱洗屍（李書崇 2004）。「洗澡不是出於衛生，而是為了那神聖性的一刻」這一點也不稀奇，幾乎所有的文明原始潔淨都是建立在這個原則上，印度、伊斯蘭文化到 19 世紀初的歐洲都是如此。

男女老少只為了特殊場合才洗澡—但不是出於衛生的要求。人們洗澡的規矩是一星期一次，週六（俗稱 lordag 洗澡日），或在週日早上去教堂之前洗...任何人洗的太頻繁，會被看做傲慢。而且，人們習慣上只洗臉、手、臂、脖子、耳朵、，很少洗生殖器和腳（Frykman 2011：154）。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沐浴是嚴謹的禮教，《禮記》有云：「儒有澡身而浴德」。其中澡所指的潔淨意義已超越物質面的清潔，象徵到行為道德上。「孔子沐浴而朝」塑造了“浴德”的形象，延伸出高尚情操的意義；對於婦女來說，沐浴關連到操守，不但關乎婦容，延伸而出男女絕不混浴的禁忌，因此在中國人的意識裡，洗浴是具絕對性的私密行為，男女、父子、君臣、主僕不能同浴。

公共領域的沐浴最早出現在寺廟中，12 世紀宋元年間，城市商業發展繁榮，城中出現商業性質的公眾澡堂，這象徵沐浴又更貼近市井階級，除了源自社會經濟的發展外，煤炭的普及也有關係；發展至明清時期，城市普遍存在「混堂」，混堂意謂不論身分，只要付得起錢都可以進入。

但種種繁瑣規定與物質消費，仍然多數是屬於上層階級的事，相較於底層社會來說，洗浴是中上層級才有的活動，在貧困裡，首要之事是解決溫飽需求。對於他們來說，清潔行為所指的是洗手與洗面。片岡巖所著的《台灣風俗誌》為舊有風俗習慣提供很好的佐證，針對「台灣人一日起居」，他這麼說到：「雞鳴告曉時起床的是男女傭人〔...〕媳婦仔〔...〕女兒、主婦。起床洗手後起火準備炊事〔...〕婦人們梳頭後洗面化妝，洗面用水除了炎暑以外概用熱水，以毛巾濕水拭面。」除此之外，所謂的洗澡並不是我們現在意義下的以水進行全身沖洗，而

<sup>1</sup> 又稱三朝之禮，古代醫藥不發達，衛生環境不佳，嬰兒夭折率高，因此週歲前有許多禁忌禮俗，產後第三日由拾鳥媽（收生婆）或祖母、母親，抱嬰兒至大廳拜神明祖先，在神明前洗澡。洗澡水用桂花心、柑葉煮過，有防治疾病意涵，再放置三塊小石頭與十二枚制錢，象徵孩子健康長大、財源滾滾（雷中行 2008：57）。

是以擦拭的方式「〔...〕晚餐後洗浴，通常夏天每日，冬天七至時天洗浴一次，僅用腳桶盛燒水以毛巾濕水擦拭身體〔...〕。」除了早晨洗臉，飯後、宴會後、睡前也會以熱水洗臉，「台灣人平日在飯後或宴會後，必然要用少量熱水洗一次臉，一則是因為地處熱帶，二則是因為經常吃多脂肪的食物，以熱水洗去汗污和油分〔...〕。」清潔身體畢竟不是每日的習慣，自然家屋內沒有所謂的獨立浴間，大部分的行為都是在房內進行，以腳桶盛裝熱水、毛巾擦拭身軀。

據片岡巖描述，此時期的清潔主要以擦拭身體、更換外衣保持乾淨為主流意識：「台灣人家本來沒有浴桶或浴缸，因此也沒辦法洗全身澡，多半用溫布來擦身，可是這樣卻洗不掉身上的污垢。因此台灣人家的婦女，都在每天早飯後洗衣服，以便維護身體和服裝的清爽」，就好比中世紀的潔淨意識，他們有清潔觀念，只是他們在意的是表面的清潔，那是種禮貌，因此保持衣衫與身體外露部份的乾淨是重要的。「保持雙手乾淨和臉部光華的意義不在於“健康”，而是體現一種不容置疑的精神要求。其目的主要是保持體面，而不是衛生（Vigarello 2005：49）。」



圖【2-2】門口炊煮  
偏僻的鄉下很多人家都在家門口生火煮飯。資料來源：許蒼澤 1995《懷念老台灣》

## 2-1-2 房裡的小巷

一所住宅，不管位於什麼地方，總能傳之久遠，並且證明人類的文明和文化的演變是多麼遲緩，又是多麼頑固地保存、維持、重複過去（Braudel 1999：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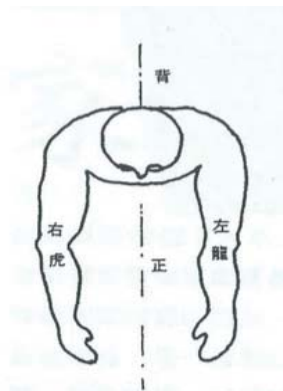
19 世紀前的台灣家屋形式與中國南部的家屋相似，以平面合院為主的中軸對稱四合院為理想型態，依經濟狀況差異依序有三合院、單伸手<sup>2</sup>、一條龍<sup>3</sup>，內部結構安排是依據祖先崇拜與等級秩序而成，祖廳在建築體的正中央，其他空間越鄰近祖廳地位越高<sup>4</sup>，廳堂兩側伸出「護龍」，形成凹字形狀，廳堂與護龍間的

<sup>2</sup> L 型建築體，由正房一側延伸出垂直建築，多在左側，其因不符合對稱原則，因此通常為過渡性質的手法，通常是因為地形或經濟限制而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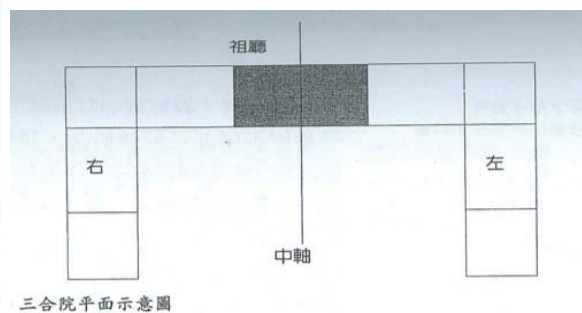
<sup>3</sup> 最簡型的合院，通常為家庭成員少或經濟差而如此，正廳於中軸，左側為臥房，右側為工作房間。

<sup>4</sup> 傳統的台灣家屋與中國人對宇宙世界的價值觀、儒道哲學思想有密切關係，中國的宇宙系統，人位於正中心，因此空間除了四方向外還有中心點，形成：東、南、西、北、中五個方向。五個方向搭配不同動物、顏色與季節，加上五行理論，分別以金木水火土五種不同材質作為象徵，五個方向因此擁有不同的特性。儒、道、佛的哲學思想延伸出三個影響傳統空間觀念甚大的要素，

空地稱「埕」，除正廳外，還有房間、客房與廚房，左側為臥房性質房間，右側為工作、服務性質的房間，但廚房通常在最家屋最左側邊間，因為農業時代掌廚房有掌握經濟的意思，因此位於地位較高的左側，但貧困或偏遠地區的家庭，有時連廚房都沒有，僅在屋前生火煮飯。



圖【2-3】以人體為準的五方位



圖【2-4】傳統三合院

(資料來源：沈社杏 2002《日治時期台灣住宅發展 1895—1945》)

這樣的家屋其實有衛生上的缺點，室內地面多鋪紅磚或泥灰，窗戶小又少，導致室內光線及通風不夠。考量到取水方便性的問題，民眾每天的洗臉工作，一般人是在廚房進行，受禮教諸多限制的女子就房間內以水盆毛巾擦拭，經濟稍好的家庭，則會在臥房內設置「面桶架」附有鏡子與帽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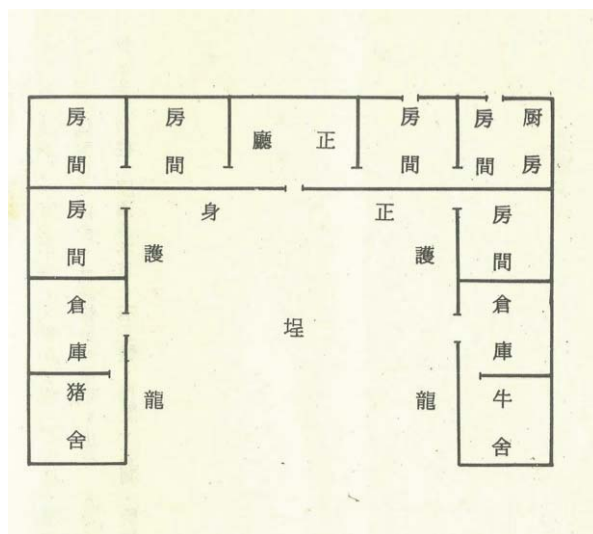
當需要進行全身擦拭時，通常就在廚房以布幔圍出簡易的洗浴地點，女性顧及隱密的原則就待在臥室使用新娘出嫁時娘家所準備的腳桶、腰桶、尿桶。但正是這類的早期盥洗工具造成房間衛生問題的來源。

---

分別是：民間宗教人界觀念、風水氣的概念與倫理的序位。民間信仰裡，神仙、鬼魂與人都有屬於各自的生活範圍，延伸到住宅建築上，聚落形式與住宅空間組織的重要意義在區分，住宅是劃分內外的界線，界線之內祀奉的祖先會守護住宅內的族人。其次，風水氣的觀念，認為自然界中每一種物體都擁有能量『氣』，風水的意義即在於尋找有用的氣與聚集、保存氣，在理氣風水的觀點下房屋的座向、屋體、空間組織安排都有其學問，確定座向要先決定正廳的位置，房屋的形狀反映出兇吉，因此在建屋上為留住好的氣，就要注意房間的開口與尺寸位置。最後，倫理序位的概念主要的核心在等級制度與秩序原則。儒家思想中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社會、家族間的成員各自有不同的高低位置，應當清楚且遵守自己的地位身分，結合傳統的『五方』，為不同方位加上不同等級的價值，家族中每一個人擁有與自己身分相合的位置方向，空間使用便依據此方位等級秩序（沈社杏 2002）。

這些洗浴相關的物品平常都放在臥房內，不同的桶子有不同的功用：腳桶用來洗腳、洗澡；腰桶則用做女性清洗下體，屎尿桶盛裝排泄物。依房間的大小格局它們會放在床側，以布幕隔起來，又稱為「屎尿巷」，一切清潔、排泄均是在臥房進行，又不會每日傾倒，建屋構造本身通風性不佳，因而造就房內衛生很差。

整體來看，源自信仰與絕對私密性的要求是漢人潔淨原則的特點，儘管沐浴行為很早就出現，洗浴的目的多元：從清潔、道德、禮儀、習俗到享受都有，但都與我們今日對洗浴的認識有很大的差異，最鮮明的莫過於洗浴與健康間的連結。今時今日我們把沐浴視為個人「衛生」行為，認為清潔身體有助於健康維持，但傳統中醫把洗浴視為不利健康行為，他們認為洗浴使毛孔張開，外界不好的氣會從毛孔進入，同時可能讓人體的元氣流失，因此沐浴的同時要採取防護措施，例如浴缸上覆蓋布帳、沐浴完後洗臉、進食等（張瑞 2009）。



圖【2-5】台灣傳統村莊家屋空間組織  
資料來源：片岡巖 1994《台灣風俗誌》



圖【2-6】屋外水溝清洗器具  
早期洗滌鍋具衣物不會考量到水源的潔淨問題。日人雜記上有記載台灣婦女清洗衣物器具的同時旁邊有他人在清洗便桶也不在意。  
資料來源：許蒼澤 1995《懷念老台灣》





在它影響下，人類必須關注的對象改變，清潔行為有了它具體的指涉：去除污垢，且使用基礎的化學品。在這場改革裡環境因素在疾病中的重要性提昇了，它們認為城市中的髒汙、污水、臭氣是導致疾病蔓延的重要媒介，並且將此與窮人的高死亡率進行道德連結，對於此，國家政府有責任對這些因子加以監控與清除。政府組織在健康、人口的名義下，有介入個人行為的正當性。

這一新的公共衛生有兩個重要的面相：一是重新思考政府與臣民間的含意；另一面注重各種統計、分類、計算，兩者交錯相互扶持形成一新的政治型態。往後更為重要的問題在：如何提供強健不會危害國家的「健康」。利用政府以全面公共建設計劃清除汙物，透過改善城市環境減少貧困與國家經濟損失。進一步促使排水工程、下水道、供水系統有建設的必要。

新的潔淨觀在西方形成，而這場革命隨帝國擴張同蔓延開來，逐漸統一各種文明的潔淨觀，取而代之的是帶有「衛生學意識」的清潔。

#### 2-1-4 個人到國家：衛生在亞洲

「衛生」這個詞在亞洲社會又是如何發生呢？它並不是在日本吸收西方概念後，創造出來的詞彙，早在《莊子》中就被使用，原先的意義與廣義的中國人追求健康、長生不老的思想結合，認為衛生即是與自然之道和諧共處<sup>5</sup>。發展至晚清，傳播的衛生之事，至少有四件事情：「為生命活動選擇合適的時間與場所、保持適當的飲食、性經濟<sup>6</sup>、元氣運行<sup>7</sup>（Rogaski, 2007）」，這四件事情也等同於廣泛意義的「健康」。換言之，傳統認為衛生指的是個人為達到健康而使用的技巧。20 世紀以後這個概念變成同清潔、氣味、污垢結合，使該詞成為辨認現代性的條件之一，成為決定文明等級原則。

---

<sup>5</sup> 傳統的觀點認為：與人生命至關重要的精神，會因日常生活極端情緒與焦慮狀況而耗損，人先天的元氣會陰衰老而衰弱，在道家來看初生嬰兒之所以能夠劇烈活動不疲憊，是因為他們還沒開始成人的慾望與焦慮世界中的耗損，因此衛生之道即在於重新像嬰兒一樣充滿生命力，為避免耗損，要求在生命的基本活動中做到持之以恆的保護、適度、克制。

<sup>6</sup> 性經濟的概念在認為男性的精，是身體氣的表現形式之一，關乎到人類生殖方面因此是純淨且神聖的，對於健康來說極為重要，但也因為其是有限的一旦損耗即枯竭，必須避免流失，適度的性行為才是健康生活。

<sup>7</sup> 元氣運行來自人體氣循環的概念，如果氣被阻滯人體便會產生疾病，因此可以藉由一些活動有意識的補充、控制、引導氣，包括了吐納呼吸、按摩、運功…等。

可以看出，對於早期的中國來說，健康是個人的責任，人必須對自己身體加以監控、克制來保持健康，再輔以其他技巧彌補不可避免的耗損，例如：食物與藥物調整不均衡、靜思、呼吸、氣功、按摩引導有益的氣再身體運行。它受到宗教的影響，也包含許多道德色彩<sup>8</sup>，這點與歐洲過去的潔淨觀相似。

與其說中國的傳統衛生之道是健康，它更像是「養生」概念，與特定宇宙、氣的觀念有密切關連。

「衛生」意義轉變的確立是在日本明治時期派至歐美學習的使團一員長與專齋醫生的翻譯上，在歐美，長與專齋看到的是將關注衛生納入國家統治基礎的要旨之一，不同國家不同程度的建立一個將工業化、教育、警力、實驗室與個人健康連結的網絡，並把它提升到國家的健康，政府對人民的健康提供全面的供給與監控。其中德國的表現最讓長與專齋驚嘆，他看到一幅強烈的衛生體系運作圖像：醫院、實驗室、發展中的國家衛生機構結合而成的網絡，醫生同時是政治家、科學引導公眾。

德國建立的醫學與專家作為國家富強模式成為模仿典範。Ruth Rogaski 在《衛生現代性》的描述：「對長與專齋與明治政府而言，衛生將中央政府、科學家、醫生、警察、軍隊、人民結合為一體，共同努力保護民族的身體。」如此一個新的衛生概念成為日本對東亞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重要戰略，20 世紀展開的帝國擴張，衛生成為日本統治的基本原則，也是日本與其他民族力量差異的指標。

作為一個新概念在日本能夠得到重視並運用，主要還是與翻譯者同時是參與政治改革的核心人員有關：長與專齋、後藤新平將焦點集中在公共管理上，透過公共管理個人被包含在國家中，他們所希望的是建立一個政府實體，能夠做到：

成立一個單一而全面的行政部門用來排除生命危險和保障人民福利。它包含生命的各個方面，不管是大還是小，可能威脅人類生存的，包括消除疾病和瘟疫；它將為窮人提供援助和保持街道的清潔；它將控制飲用水和排汙管道，規劃街道和房屋建造，管理藥物，燃料和食物等的製造。它將成為國家行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ogaski，2007）。

---

<sup>8</sup>與之後的衛生觀念認為貧窮引起疾病與罪惡的觀念不同的是，此階段的衛生認為對健康的危害更關鍵的在內部的耗損，而貧困不見得會引起耗損，因此有可能出現窮人比富人更健康的狀況，因為他們生活簡單，不會過度放縱。

隨著這個詞被廣泛使用，其隱含的意義顯得更為重要，在此之前的台灣與中國在潔淨意識上可以說是相同的，19 世紀末台灣割讓給日本後開始不同的衛生發展，經過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在公共硬體建設與思維意識上都超越同期間步履蹣跚的中國，1949 年當國民政府撤退來台，除了戰後百廢待舉的環境建設外，要面對的還有重新調整兩邊在潔淨觀念的落差。在這五十年間，中國社會在與西方生理學、公共與個人衛生概念來往下，清潔除了健康外，延伸出民族存亡、文明、積極向上的意義，沐浴時常的被作為一種衛生習慣而強調，國體與沐浴-健康-告別落後相連在一起，一個例證即是 1934 年蔣介石發動的「新生活運動」，在裡面“剪甲理髮、沐浴勤加”成為擺脫中國人「汗穢、散漫、野蠻生活」形象的手段，「禮義廉恥」與「整齊清潔」被放在一起，沐浴成為恢復秩序的手段，骯髒與混亂等同起來。透過對人民健康、儀容、動作、精神、肉體的規範，國家介入了個人領域，人民的改變不是自然的，是政治的結果。

台灣在這個政治發展下，環境到知識都有新的一頁，下面兩節將分別從日本治台著手的基礎建設與衛生教育來看這葛新的潔淨意識是如何在台灣社會建立起來。

## 第二節 社會環境改善

日治初期臺灣的狀況，可藉著在台日人所著各種雜記、文化誌窺知，在這些記載中有許多相似以下的評論：

臺府街市，房屋周圍或院內，流出活水，有到處瀦留成沼，或人與犬豚雜居，雖有公共廁所之設備，而往往到處散放糞便，唯市中日本人鑿井之噴水，以鐵管供給飲用水，而其桶器極為不潔。娼婦到處暗出，其染惡性梅毒已入第三期，侵蝕至骨者，室內甚多。又臺南府地方，雜亂廢棄物自不庸論，即糞尿亦到處散放堆積，街路兩旁之排水溝，污水積滯，惡臭沖鼻，由城外頓入城內時，為臭氣刺激，幾至嘔心。

或如日人西川滿的記述<sup>9</sup>：

街頭雖然鋪有小石子，但凹凸不平，因為一年之中雨天多，所以路上到處積留污水。民房用泥土砌成，沒有窗戶，即使白天也陰暗漆黑，有著令人噁心的臭氣。肚皮快要觸到地面得豬仔伸長鼻子，在路旁的

---

<sup>9</sup> 參考井出季和太（2003a）

垃圾堆中尋找食物；在屋後水井洗菜的姑娘旁邊，老婦人正在沖洗便桶。在這種情景下，即使口渴，也不會想喝井水了。

由這些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日本治理之初對於台灣衛生環境深深感到不適應且不屑，但許多諸如此類的記述，它們反映出部分的事實，由其中可以得知此時期的屋舍還處於較早期階段，且對於日常洗滌污水排放與飲水，台灣人還沒有明顯的區分。日本與臺灣無論在習性或價值觀上都有顯著的差異，但真正讓問題引爆，政府不得不著手處理治理的導火線是「疾病」。

地處亞熱帶的台灣，地理濕熱且多沼澤，讓外來族群的首要挑戰是風土病疫威脅。已不是第一次接觸臺灣的日本，早在牡丹社事件時便見識到風土疾病的威力：

臺灣處於熱帶，所謂蠻荒瘴癘之境，古來風土病、傳染病毒等惡疫流行頗多，由其瘴疾為害更甚。同治十三年（西曆一八七四年）日人侵犯牡丹番社時，日軍之大敵並非兇番，乃為瘴疾云。

對於臺灣風土病疫對日人的影響之大，在井出季和太所著《日據下之台政—臺灣治績志》中有這麼一段引述：

臺灣出任民政長官水野遵之《征臺私記》載云：『自八月下旬發生瘴疾患者，至九月，全部患病，一日埋葬十三人，全軍兩千五百人中，能就餐者不過十五六人，其他唯能啜粥或飲米汁而已。』自八月底至十月凡百日間，軍事死亡達五百五十餘人；軍伙總數五百人中，死亡超過一百二十人。

環境的威脅，日本人一邊要降低本國人感染風土病死亡的機率，另一邊又要從殖民地獲取利益，基於這雙重考量，殖民政府著手進行防疫措施，將衛生立為治理的關鍵，防疫工作可分為兩個部分：一為體制建立；其二為環境改善，可以把此兩部分視為日本政府在殖民地衛生治理上，分別展開的硬體改善與軟體發展，兩方面相輔相成形塑臺灣人民衛生概念建立與生活型態，人們對身體與潔淨的看法也依附在此衛生革命下開啟了不一樣的視野，以下接續的兩小節即沿著這兩條線展開。

### 2-2-1 都市建設

濕熱氣候與不佳環境讓台灣存有多種風土疾病，除了有急性傳染的鼠疫、傷寒、赤痢、霍亂、天花、瘴疾、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外，還有各種毒蛇、結核病、

癩病、梅毒等病症，此外，鴉片上癮狀況也對社會造成極大傷害（小田俊郎 2009）。統治初期，最讓日本政府感到頭痛的疾病是瘧疾與鼠疫，1896 年鼠疫首次在台北被發現，不久在臺南蔓延逐漸擴及西部各個市街。

表【2-1】鼠疫病人歷年比較表

年次	病人數	死亡數	病人死亡百分比率	人口每萬人之死亡人數
1896	258	157	60.85	0.95
1897	730	556	77.53	2.01
1898	1233	882	71.53	3.27
1899	2637	1995	75.65	7.23
1900	1079	809	74.98	2.94
1901	4499	3673	81.63	12.95
1902	2310	1855	80.30	6.38
1903	886	709	80.02	2.42
1904	4500	3374	74.98	11.34
1905	2398	2100	87.57	6.89
1906	3270	2613	79.88	8.48
1907	2592	2241	86.46	7.21
1908	1270	1059	83.39	3.38
1909	1026	848	82.65	2.68
1910	19	18	94.74	0.06
1911	380	334	87.89	1.02
1912	232	185	82.96	0.55
1913	136	125	91.91	0.37
1914	567	488	86.07	1.41
1915	74	66	89	1.19
1916	5	4	80	0.01
1917	7	7	100	0.02

資料來源：井出季和太（2003b）

相關防疫工作初期，僅針對日人居住的臺北城進行，但效果不佳，直到 1896 年總督府改行民政制度後，逐步推動各地市街改善，從法令頒佈開始，統治當局將疾病病因與環境衛生做因果連結，認為都市環境的缺點，例如道路狹窄曲折、排水不良、人畜共處、缺乏上下水道等是都市公共衛生的阻礙，不利於統治安定，因此對市街採取積極行動，進行「市區改正」。此改正計畫是以衛生觀點來對市街進行改造，殖民初期的衛生意識與當時其所盛行的「瘴氣論」很有關係，這是在細菌學尚未完全確立以前普遍認為傳染病源自於瘴氣引起，因此認為防治的基礎在於環境衛生，下面就分別從五個面向來看，環境建設的效果與影響，將目標放在規劃殖民者日人的衛生居住環境上（李尚仁 2008）。

## （一）清潔行為

改善環境衛生的行動是一連串措施，包括建築、污水、汙物、給水等設施，明治三十八年公布的「大清潔法規程」，制定每年的春季（三月）及秋季（九月），施行全台定期大掃除，季節決定主要是配合鼠疫流行流行季節。施行的程度並沒有統一，依據各地狀況由地方廳斟酌，大致內容主要在以打掃窗戶、家具曝曬為主，當中特別規定注意老鼠的驅除。

先後又公布了施行細則與掃除監吏的規則，按照下列各項施行清除：

- （一）住宅內外的掃除及雜草割除。
- （二）室內的隔扇、地蓆、臥具及雜物等，均應移於日光下曝曬，並灑掃室內全部。
- （三）住宅內外如有漏水及污水滲透的地方，應立即修繕，如僅潮溼，則以石灰或木炭揮乾砂等撒布。
- （四）床架床板的一部分或全部，隨時取出掃除。
- （五）儲存器物的倉庫，按照（一）至（四）所規定的內容掃除。
- （六）陰溝（下水道）如有阻塞或破損之處，應即疏浚修理。
- （七）升欄、井水、水源及流水處，是否暢通，浴室、便所等處如有破損，一律加以修理。
- （八）採掘土砂處，應立即填平；污水停滯處，則另設排水道。
- （九）驅除鼠類—填塞老鼠交通與棲息的各孔穴。
- （十）施行大清潔法所產生的塵芥汙物，當中有供作田園肥料使用的，至於不堪利用的部份，則棄置於無礙衛生處，或予以焚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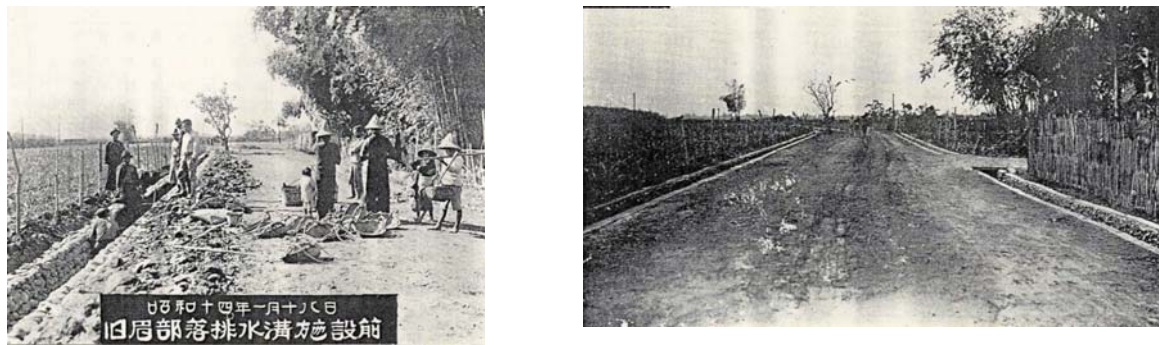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曹永和 1986《日據前期臺灣北部施政紀實-衛生篇大記事》

此時期可以說是都市計畫的萌芽時期，市區改正計畫所處理的多屬於局部性、應急性的環境改善，目的在遏止各種傳染病的蔓延，搭配「臺灣下水規則」、「臺灣給水規則」、「臺灣家屋建築規則」、「大清潔法」、「臺灣汙物掃除規則」等法規配合，成為日治時期環境技術、硬體設施轉變主要依據。借用黃武達《臺灣都市計畫歷程之建構》裡對近代都市計畫的歷史分期，管理至 1937 年以前都尚屬於都市計畫的初始階段：1895~1905 的萌芽階段著重在市街局部改善計畫；1905~1937 年的展開期著以市街的整體發展計畫為主，此時期發展出都市長遠發展的整體規劃理念，1937 年以後進入發展計畫成熟時期。對照臺灣水

道建設與汙物處理狀況可以發現<sup>10</sup>，1920 年以前的發展呈顯出的成果多屬於調查初創，真正穩定發展與擴張建設大致上在 1921 年以後。



圖【2-8】社區清掃前後比較



圖【2-9】排水溝清掃前後比較

資料來源：台中州警務部衛生課 1939

大清潔活動展現了殖民政府的治理手腕：藉由體制化的權力深入各家個戶。環境清潔活動除了規定人民如何清潔家戶外，官方面則動員街庄、警察保甲組織進行檢查，對於清潔成果不彰者會貼上標籤，要求再清潔直至檢查通過（經典雜誌 2006），這樣每年兩次的徹底環境清潔，對人民生活產生一定的形塑作用。

## （二）飲水與排水

除了大清潔法外，1899 年的「台灣下水規則」、1900 年的「台灣汙物掃除規則」和「台灣家屋建築規則」採漸行的方式在台灣施行，由北部、中南部再至東部。

<sup>10</sup> 水道與便所的詳細發展狀況可分別參閱劉俐伶（2004）與董宜秋（2005）。



1896 年擔任總督府衛生顧問一職的後藤新平來台灣視察反日後，提出建言認為：杜絕病疫首重普及全島衛生設施，「建設上下水道」為基本措施。同年便推薦英國技師 W.K.Burton<sup>11</sup>來台主持衛生工程計畫，從事水道系統設計。水道系統包含「上水道」與「下水道」；上水道供應自來水；下水道系統則是地下排水。



圖【2-10】自來水管鋪設工程  
資料來源：經典雜誌 2006《台灣醫療四百年》

台灣第一個水道在 1896 年淡水開工。此後又相繼在基隆、高雄、嘉義、台中、台南、花蓮港、澎湖建設水道。台北隨著人口不斷增加，1914 到 1917 年間為加強供水量又增設唧筒、電動機、濾過池等，1925 年在個用戶內裝設計量器（即自來水錶），總計在 1896 至 1941 年間，全台灣地區設有自來水道處共有 127 處，供水人口逾八十八萬九千一百零六人，約佔全省人口百分之十五（曹永和 1986a）。

水道建設可以反映發展狀況，其普及的速度最為快速的高峰時期有三段：在 1908 年至 1909 年；1921 年至 1922；1930 年至 1931 年，在時間上與 1920 年的農業現代化與 1930 年的工業化政策推行相吻合（王鍵 2009）。

1899 年公布的下水規則，依據 Burton 的建議仿效新加坡開渠式下水溝設計<sup>12</sup>，由台北、台中、台南的大市街開始，依序普及到小市鎮及鄉村住宅。水溝設

<sup>11</sup> Burton 曾任職於東京工科大学講師與內務省雇用技師，妻子為日本人，曾參與北海道函館的水道工程設計，1897 年領團隊到上海、香港、新加坡、南洋各地參觀，蒐集東南亞地區衛生工程經驗。參考莊永明（1998）。

<sup>12</sup> Burton 在視察過後建議台北下水道改良採用明溝，主要是來自幾個原因：『一、台灣人文化程度低，採用暗溝不易清掃。二、台北地方降雨量多且大，採用暗渠，工程費用高，且明溝氾濫時，退流快速。三、台北與歐繁華都市不同，交通流量有限，用明溝即可。四、市中舊有鑽井水位尚高，可供作自滌污水之用，新加坡即有此例，結果良好。』但溫振華在其所編的《台北市誌》中提出看法認為：『衛生工程上明溝與暗溝的優劣，不辨自明。當時決定採用明溝，主要是財政上的考慮，以台人文化低而不適用暗溝，理由牽強，尤其主要工程在城內，為日本人集中地，與台人何干。』引自莊永明（1998）。

置的權力是掌控在官方手裡的，台灣下水細則中將水溝分為公共與私設兩種，公共水溝由地方廳管理；私設水溝由個人負責，但即使是個人負責，也要官方許可，側重在各住戶污水、雨水排除，若要新建或改建私設下水溝需要地方廳許可，竣工時也要通報檢查（行政院衛生署 1995）。

1901 年配合台北市區改建計畫施工，並將基隆市納入計畫範圍，1910 年擴大至全島主要市區，成果至 1915 年台灣下水道建設的狀況合計共有 357,154 公尺。當時期完成下水道建設的市區及長度如下：

表【2-2】至 1915 年下水道建設地區與長度

臺北	114,878	嘉義	53,422
宜蘭	11,096	臺南	33,924
桃園	18,008	屏東	29,838
新竹	37,170	花蓮港	9,644
臺中	38,176	澎湖	4,204
南投	6,794		
			合計：357,157

（單位：公尺）

（資料來源：王鍵 2009《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經濟政策研究: (1895-1945)》：346）

可以說西半部地區都已納入建設範圍，雖然與上水道建設相比效果還不足夠，但至 1925 年後當時的一些小城市也出現下水道設施，例如大甲於 1934 年豐原於 1935 年的都市計畫設計都規劃包含了兩條排水路線。

### （三）汙物處理

1900 年的「汙物掃除規則」是參考日本內地的汙物取締法而來，汙物所指的是塵芥（灰塵）、污泥、污水與屎尿。一些重要的基礎設備在汙物法規下建立起來，依各地的狀況，設置汙水溝、垃圾箱、公共與私人廁所、養豬場、屎尿池等，並規定特定時間處理廢棄物，安排「掃除監督員」指揮掃除、搬運廢棄物工作（范燕秋 2004），此項規則的確立了個人對於汙物清潔具有“義務”，更甚之，政府有興建便所與處理、監督汙物的“責任”，政府的插手有了根據。

確立了個人對清潔的義務，來自人民力量開始活絡了起來，除了官方修築改善公共廁所外，私人也可依需求申請建造公共廁所，地方士紳申請在一些公眾場

合，如：公園、車站、市場、廟宇等，增設廁所。這之中很大部分是基於營利考量，董宜秋在《帝國與便所》中指出這類的運作當中好處除了不倚賴政府建設外，作為資金收入，糞便成為有價值的貨物賣給農民，此狀況在新竹廳與宜蘭都出現過。

#### （四）家屋改良

Burton 的城市調查不但從整體觀入手，含納各方面的調查建設，也模仿了西方模式，從衛生出發建設殖民地，增強了台灣在 19 世紀末疾病預防上的實力。但改革只從建立清潔空間下手似乎不夠，曾隨軍隊來臺任職的日軍醫森林太郎認為：清潔法實施雖然有助於清潔空間建立，但除非從房屋結構與日常生活著手，否則還是很難根絕疫病。

因此 1900 年頒佈的「台灣家屋建築規則」，提倡改良住宅，並規定家屋增建與改建需要地官方的同意，對於有危險堪慮的住宅則強制拆除或改建，限制住宅的面積與本身的建材、高度、採光；除此之外，在施行細則裡對建材與規格都文明規定並強制家屋納入興建便所、改良舊有廁所，有多種改良方式可供選擇：「陶製改良<sup>13</sup>、普通汲取式改良<sup>14</sup>、水洗式淨化<sup>15</sup>、日本內務省式改良<sup>16</sup>（曹永和 1986b）。」在 1907 年的修正條例裡，規定每一戶必須設有個人便所，長形屋型則每四戶設一大便所，兩個小便所。

從家屋建設著手是有意義的，原先不在生活中的便所進入屋子，意味著它成為我們生活結構的一環，從糞坑到便器，一種新的行為模式正在建立。

#### （五）衛生經費

台灣是日本人第一個海外殖民地，但在統治之初當局就遭遇到很大的困難，環境適應困難與層出不窮的台人武裝抗日，再加上對殖民地經營毫無經驗，讓初期的統治呈現很不穩定的狀態。財政收入主要是依靠日本國庫支持，經營負擔引發日本內部的爭議，1898 年兒玉源太郎與搭檔的民政局長後藤新平接手後，即試

<sup>13</sup> 備有甕型陶製儲便壺，汲取口用板蓋蓋住，防止昆蟲、鼠類。

<sup>14</sup> 原有廁所糞窟內多加一隔，汲取口用蓋蓋住。

<sup>15</sup> 每次放便後用大量自來水沖洗，由導管流入腐化槽，並設置消毒槽，以自動式滴下毒液消毒後放流。排出口設有加鎖的水門。

<sup>16</sup> 多槽式改良廁所，經過四個腐化槽流入汲取槽，總共有五槽。

圖達成台灣的財政自主，在後藤上任前提出的「台灣統治急救方案」裡提到募集公債作為基礎建設用<sup>17</sup>，主張逐步減少日本國庫對台灣的幫助，計畫大致上為日本政府所接受，但 1904 年國際局勢變化，讓補助金大幅縮減（王鍵 2009）。

從這個脈絡中可以知道：日治初期的衛生經費主要依賴總督府府庫開支補助，到 1898 年施行地方稅制確立各縣經營，各地一般衛生經費改由地方稅中撥出，支出龐大的傳染病預防費與調查費，若地方狀況拮据則由日本國庫補助。但較為關鍵的一部分還是在 1900 年後藤新平建議設立公共衛生費採取「以臺養臺」策略：「凡菜市場、屠宰場與渡船場，均不得委託個人或公司經營，應視為市街的一部分，施行共同經營。有關租用費徵收後，可作為臨時衛生設施的使用（王鍵 2009：338）」往後所建立的交易市場與屠宰場，在當中都需要徵收手續費。又利用衛生經費或籌措借款用以改良市場、屠宰場、水溝、公共井、簡易水道、墓地、火葬場、貧民住宅等建設，也資助臨時汙物掃除與傳染病預防開支。這一改制，對台灣的衛生建設助益不少。

## 2-2-2 相關行業

培養衛生習慣，除了在政策上發揮，有意促成相關產業也是策略之一，這些產業的發展興衰成為有力的社會指標。

其一即為公共浴室的狀況，透過了解公共浴室的發展概況不僅可以看到殖民政府如何在台灣社會中建立起身體潔淨的概念，觀察浴室的普及程度與地點一定程度的也反映出台灣民眾潔淨習慣的改變。

其次是石鹼業在台灣的發展，石鹼與公共浴室是相綁的兩個產業，公共浴室在一定層度上影響到石鹼業興衰。而石鹼要能在社會立足，這意謂社會已具有基礎的衛生意識，不但清潔是常態，使用基礎化學洗滌產品清潔也取得共識。以下就分別就兩項產業的概況做討論。

---

<sup>17</sup> 後藤新平除了提出當年預算外並發表二十年計畫，提出以公債籌措的資金推行六個項目：1.興建基隆、高雄間南北縱貫特路及個公路幹道並擴建基隆港以利交通；2.建設官舍、廳舍以利辦公；3.調查土地以增收地租；4.設立銀行以統一幣制並充實金融；5.發展糖業農業樟腦等以增闢財源；6.興建水道及醫院以改進衛生及醫療等。

## （一）公共浴室

公共浴室的設立是官方有意識且計畫下的推行，台灣與日本相去甚遠的潔淨習慣讓來台的日本人有諸多埋怨，傳染病與髒汙的環境讓殖民政府必須採取積極改善動作，設立公共浴室的原因可在《高雄州保健衛生調查書》中一段文字窺知：

對殖民政府而言，為了保持住民的身體清潔，而需要去馴化殖民地人民養成入浴習慣，可以說是不用贅言的。不過，重點應該是來自經濟的因素，畢竟很難讓每戶居民在短時間內都擁有浴室的設備，因此建設公共浴場，以漸進的方式，讓一般住民養成入浴的習慣，在清潔觀念的形成上意義是相當重大的<sup>18</sup>。

這段話點出一些關鍵，可以看到洗浴在台灣受到重視是基於殖民政府衛生改善的企圖，但以當時期的台灣來說，經濟條件成為碩大的障礙，在私人浴室建置困難的背景下公共浴室成為很好的選擇。公共浴室的推行也成為公共力量介入個人身體清潔的證明，透過官方改善社會條件有助於提高民眾身體清潔的可能性。

在開發之初，面對環境的限制浴場必須借助溫泉業發展，台灣的溫泉雖早在日本到來之前就有部分的發現，但都未有積極的開發，台灣居民甚至是畏懼溫泉的，除了因為缺乏對溫泉特性知識，其流經之處影響作物的收成是主要原因。

日本總督府到來後，最初開發溫泉是為了醫療的理由，將溫泉作為軍醫療養的設施，1912年總督府以公共衛生費補助建設大眾的溫泉區公共浴場，至1934年全台共計有103所溫泉區公共浴場，溫泉區與公共浴場結合帶動溫泉旅館業發展。

另一方面，溫泉洗浴在日本發展已久，早已形成了一套相應的洗浴規則，依著溫泉公共浴場開發，日本的人浴規則也一連被帶入台灣社會，例如教導民眾「入浴前要將身體洗滌乾淨、無人看護的老人、小孩、酒醉者、白痴瘋癲、患惡疾者禁止入浴、汗穢者禁止入浴、禁止在浴槽內使用雪文或洗髮（李書崇2004）」透過教導入浴規則，殖民政府灌輸一新的身體潔淨規範，也教育臺灣人民遵守公共衛生的道德感。

---

<sup>18</sup> 引自李佩鈴（2008）對《高雄州保健衛生調查書》的整理。

雖然溫泉浴場開啟了身體潔淨的初端，但這之中是帶有階層化的發展，溫泉浴場的建址都在未完全開發的郊區，提供的不只是潔淨功能，還包含娛樂的功能，浴後還提供休憩的廣室與各種日式菜食販售，對於當時一般的台灣人來說，至浴場的交通費、洗浴費都已是困難，更惶說娛樂費用。因此除了中流之上的臺人與日本人消費的起外，對一般人來說洗溫泉浴仍是屬於奢侈之一事。

隨著發展逐漸興旺也有台灣人士加入經營溫泉浴場行列，但不同經營者所吸引到的消費者也不同，日人仍喜歡去由日本人所經營的溫泉浴場在衛生與設施上較台灣人開的來的好，無意間，洗浴也對消費者做出篩選。

進一步擴大要到 1920 年後，公共浴場建設被納為「社會救濟事業」一部分，1920 年總督府實施地方改革，將公共浴場轉由州市街庄單位經營，除了鼓勵地方興建公共浴場，也開放公益團體及私人設置浴場，以低廉價格甚至是免費的方式提供民眾入浴，隔年，1921 年總督府擬定《社會事業計畫要綱》<sup>19</sup>，當中明白列出設置公共浴室一項：

- (一) 無公共浴場設備地方，開設公共浴場。
- (二) 公共浴場由公共團體或公益財團經營之。
- (三) 公共浴場可為一般娛樂慰安之簡單設備。
- (四) 公共浴場之設置，在高雄州下，已有二、三實例。
- (五) 公共浴場最宜設置於公營市場附近。
- (六) 萬不得已時，使准收取小額之浴費。

(資料來源：井出季和太 2003c：974)

1928 年「台灣社會事業協會」成立，公共浴場建設被歸於「生活改善事業」下，鼓勵民間救濟團體與財團投入資助，公共浴場隨著社會救濟事業發展而擴大，推動成果，至 1935 年全台的公共浴場共計有 88 所，庄街私人的民營浴場有 50 所，逐漸增多的低廉、免費浴場提供社會達到人人可入浴的可能，也間接地推動大眾的衛生觀念。

---

<sup>19</sup> 一次大戰後，日本思想界、經濟界及其他各方面都有所變遷，認為以往的社會設施以不足以應付現在狀況，因此總督府於 1921 年擬定《社會事業計畫要綱》，含納九個面相一、更為徹底的救療設施；二、兒童保護；三、市場改善；四、設置職業介紹所；五、小型住宅改進與供給；六、以公益團體經費開設低廉免費宿泊所；七、對公司下級員工，令其善用公休日，設法不使其染及奢侈放蕩弊風；八、開設公營當舖；九、開設共同浴場。資料來源：井出季和太（2003c）：970。

設置地點的選擇以人口聚集與燃料取的方便為主要，像是人口聚集的市場、理髮廳旁、新聞閱覽所附近或是容易取得燃料節省開銷的工廠旁，利用機械的餘湯以鐵管引導至浴場，市街內的浴場便燃燒木炭、木材作為燃料。

洗浴習慣在大眾浴池擴大下，也一同增長了，除了民間公共澡堂，很好的習慣養成場所是官方單位機構，例如：法院、監獄、公園、糖廠、煙廠，這類的建設很早就出現獨立的洗浴空間，讓工作於其中的民眾在利用的同時也能接觸到浴室。

經營公共浴場的費用除了來自官方的州資金補助與地方單位每年編列預算外，地方的有志之事與公益團體、財團也會補助經費幫助營運順利，此外，浴場每個月還會統計當月入浴人數，作為成本預算控制與運作的參考，這也成為政府衛生政策推展成效的參考數據。

浴場的使用費用是影響民眾前往洗浴踴躍度的關鍵，可以透過當時期社會一日工資狀況來評估浴場的費用負擔大小：

表【2-3】1905 年的薪資

	日本人薪資	台灣人薪資
木工、木匠	一圓三十錢	七十錢
石工、製磚師	一圓八十錢	七十錢
桶匠	一圓	六十錢
船匠	一圓三十錢	七十錢
鐵匠	二圓	八十錢
雕刻師	八十錢	七十錢
農作（女）		二十五錢五厘
割稻工		五十二錢
日薪零工		七十二錢
通信局勤務（女）	二十五到七十五錢	
月薪婦女	月薪六圓	月薪三圓

（資料來源：竹中信子 2007：248）

台灣人的薪水幾乎低於同業日本人的一半，好一點的鐵匠每月有 80 錢；差一點的農業婦女一個月只有 25 錢左右。依據李佩鈴（2008）的考查可以得知當

時期溫泉公共浴場與市街庄公共浴場的費用差異：以州營的彰化溫泉公共浴場為例，光是入場費用大人為 20 錢，小孩 10 錢，還不計算到達的交通費，即使在其他較為便宜的溫泉公共浴場，費用也大約要 5 到 10 錢左右，這類溫泉區的浴場設備與功能皆較好，因此費用較高；而市庄街的浴場就便宜多了，依據市街庄役場有制定浴場的收費標準，大人約在 3 錢左右，小孩 1 錢，相比之下，對一般民眾來說市內的街營公共浴場是較符合經濟效益的選擇。

另外，還有一類浴場是由公益團體、有志之士經營的，以免費或小額浴費提供服務<sup>20</sup>，部分浴場也會推出特定日子免費的方案吸引大眾前往，但此類小額浴費或免費的浴場，雖成功吸引民眾前往洗浴，也往往會有衛生上的堪慮。但由此點來說，經濟確實是洗浴的主要決定因素。

## （二）石鹼業

另一個可以反應出清潔行為變化的產業為石鹼業。石鹼即是我們今日所稱的「肥皂」，台灣在日本帶入化學品清潔用品前，採用的多是天然茶籬、無患子作為清潔用品，而由日本引入含有基礎化學品的石鹼後取代前者成為主要使用產品，隨著殖民政府衛生政策的成功，社會的石鹼消費也隨之起伏，可以說石鹼業的發展結果，即是台灣潔淨意識變化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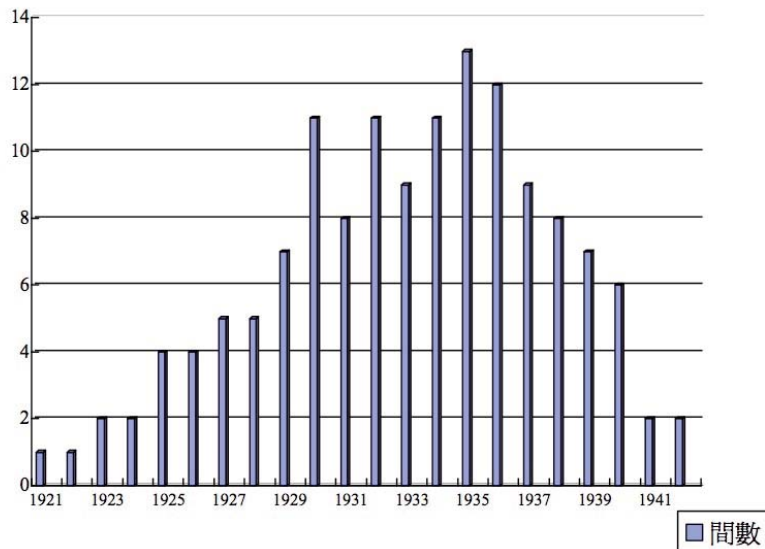
肥皂在清末時期就已經在台灣出現，但到日治時期才真正普及，普及的時間與公共浴場擴大建設的時間剛好相吻合，可以先藉台灣肥皂工廠的成長來看看石鹼業的狀況。成長是在 1920 年以後才開始的。

早期的石鹼主要依賴進口，1901 年由日本至台灣，進入初期由日商獨佔，雖然至 1920 年以前石鹼的銷售量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但皆是以日本人為主要消費者，肥皂價格的降低來自於越來越多的肥皂工廠成立，相互競爭下的結果，讓價格低廉，銷路反而擴大，除了軍隊還有雜貨、洗衣業，也走出台北地區，擴展至基隆、台中、淡水，1930 年到 1936 年是肥皂工廠全盛期，台人經營的比率增高，但 1937 年後受到戰爭的影響工廠逐漸減少。

---

<sup>20</sup> 李佩鈴（2008），引自吳開興，〈斗六街の社會事業〉。《台灣社會の友》，1934：125。





圖【2-11】1921-1942 台灣肥皂工廠成長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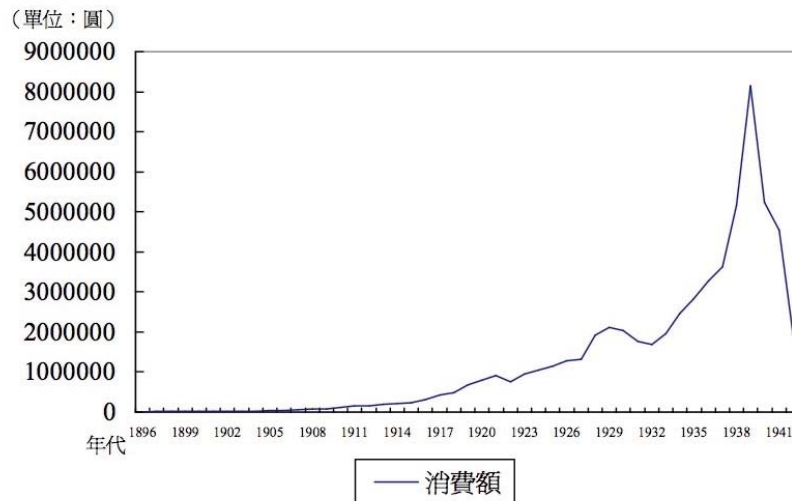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何姿香 2010：69<sup>21</sup>)

台灣肥皂能夠發展，有其特殊的地方，早期台灣雖然受限於物質與生活限制，無法達到高頻率的身體清潔，但卻一直保有頻繁洗滌衣物的習慣，片岡巖在《台灣風俗誌》中即提到台灣婦女有每日早晨至河邊洗滌衣物的善良風俗，因此就舊慣來說，台灣是頗有發展清潔產品市場的潛力，當石鹼逐漸被認識，取代茶箍清潔進而使商人看到肥皂在台灣有不錯的販賣市場，再加以 1920 年後公共浴場因為轉至市庄街經營數量大為提昇、入浴人數也大幅成長，對於肥皂的需求也隨之上升。

普及的關鍵在於肥皂工廠的出現，工廠是否設立在台灣直接影響到的事售價高低，早期銷售以台北為大宗是因為：除了台北是日人聚集地方，溫泉、浴場較多外，運費是主要因素，自日本而來的運費再加以島內鐵路運費，讓台北以外地區幾乎不可能推廣肥皂，因此生產工廠在台灣成立對於肥皂普及有不小的幫助。

<sup>21</sup> 作者整理自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1931-1941 年的《工廠名簿》、《第十一次台灣商工統計》、《第二十一一次台灣工業統計》，以及李益銘（1956）發表於《台灣銀行季刊》8 期〈台灣之肥皂工業〉，繪製而成圖表。

此外，雖然存在各式功能的肥皂，依功能又可區分為洗濯用、化妝、藥用等不同功能，但台灣早期的肥皂生產以洗濯肥皂為主，原因來自於台人使用習慣與負擔能力，洗濯肥皂不只用於洗衣，也用於洗臉或洗身體，專門洗臉用的化妝肥皂生產上所需程序較為麻煩，因此洗濯肥皂成為優先生產的類別。



圖【2-12】1896-1942年台灣肥皂消費趨勢圖

(資料來源：何姿香 2010：60<sup>22</sup>)

石鹼業在台灣的成長可以視為一種結果，是台灣在殖民政府大力推動衛生下，原有社會習慣改變的結果，市場需求又帶動工業興起，在成本壓低下普及的可能性升高，越來越多的肥皂被社會認識，專門肥皂的出現又重新形塑清潔認知。但這個認識，在日治末期因為戰爭影響，許多工廠關閉、社會狀況也普遍不佳，清潔行為的成長僅僅是曇花一現

### 第三節 社會與學校衛生教育

身體清潔的現代化是伴隨公共衛生發展而來的，而公共衛生出現本身就有政治意涵，是西方國家力量介入個人醫療與衛生活動的開始。綜觀世界公共衛生的

<sup>22</sup>作者何整理自：

《台灣貿易四十年表》，台北：台灣總督府財務局，1936，頁 224、607-608。

《台灣貿易年表昭和十三年》，台北：台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1939，頁 390。

《台灣內地貿易月表昭和十五年下（12月）》，台北：台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1941，頁 17。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古亭書屋，1946，頁 797、954。

概念與措施可以發現它們並不是統一的樣貌，歐美所呈現出來的與德法的模式略有差異，歐美公共衛生概念強調地方、社區主義；德法制度採取中央集權、強制的方式（范燕秋 2004）。

在行政上，日本的衛生制度取經於德國中央集權式的治理，將衛生行政組織分為中央與地方，中央集權加以警察系統成為它最大的特點，藉由拉攏地方社會商紳階級，以助基層行政運作。在教育方面則分別透過學校教育與社會宣導，進行全民的衛生知識提昇，學校除了結合不同學科建立衛生知識外，全校性的大掃除、健康檢查等清潔實踐是很重要的輔助，試圖以此達到全面性的健康教育；除此之外，也透過舉辦講座、電影播放與衛生展覽會的方式進行社會衛教，並以視覺的效果讓參與者由空間直接體驗衛生概念的分類。下面將分別從衛生體制、社會宣傳與學校教育三個面向討論殖民政府的衛生運作與教化。

### 2-3-1 制度網絡

#### (一)中央-衛生體制

日本在台灣運作的衛生制度是移植自日本國內的衛生行政，其特點在以國家力量強制介入個人健康管理，並樹立衛生警察一職。1895 年到 1896 年日本政府由軍政轉向民政，在總務部設置衛生課管理包括傳染病防治、海港檢疫、衛生工事、醫藥、鴉片吸食等事務，但真正有效的行政組織要到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到任後才確立，後藤新平依循的是他早先所提出的《國家衛生原理》，積極進行殖民地衛生治理，《國家衛生原理》帶有濃厚的社會達爾文色彩，借鏡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方法：強調依照生物學原則從瞭解舊慣開始，再頒佈殖民政策（王鍵 2009）。

此外，後藤新平就任時，總督府將原先的財務局與民政局合併為民政部，因此民政長官一職權力大大提昇，1901 年開始的舊慣調查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後藤新平主張總督府應藉由詳細調查台灣舊慣，保留當中有利日本統治的部份：

社會習俗或制度，必有其長久以來存在之理由，如不明就裡，一味地將文明國家之制度施行於未開化之地，此謂文明之虐政，餘以為萬萬不可。故統治台灣，首先需以科學方法調查當地之舊慣制度，採順應民情之措施。若未詳加調查，即將日本內地之法施行於台灣，無疑是

要把比目魚的眼睛變為鯛魚的眼睛一般，那就是不懂政治真意之行為  
（王鍵 2009：270<sup>23</sup>）。

後藤新平一方面重視舊慣；另一方面進行設施現代化，在行政組織上擴大整頓警察組織，1901 年總督府民政部設警察本署，由警視總長統領擁有指揮廳長的權力，在警察本署下又設立衛生課，分為四個部門：保健、醫務、鴉片、臨時防疫（范燕秋 2004）。1901 至 1905 年警察本屬下又特別設立臨時防疫課，加強傳染病防治。

1902 年日本調整了治台政策，改為內地延長主義進行地方制度調整<sup>24</sup>，總督府衛生行政機關也進行調整，警察本屬改為警務局，衛生課仍設在其下，1930 年因應時局變化需要，增加醫藥救濟管理、熱帶醫學研究、華南及南洋衛生設施。

可以看到，中央的衛生事業是隸屬於警察組織下運行，隨警察行政組織越趨完整，衛生事業範圍也就越成熟，但在後期，殖民政府將目標轉向熱帶醫學範圍研究，不可免的分散了原先積極從事的环境衛生工作，這對好不容易建立起來，小有成果潔淨概念有極大影響。

## （二）地方-警察與保甲系統

而政策之外，地方具體的執行工作，交由嚴密的基層警察與保甲系統之撐起。設立所謂的「衛生警察」。日本殖民時期的衛生事務都被放置在警務局下，1897 年的《台灣地方官制》規定衛生警察的職務範圍包含三個部分：

表【2-4】1897 年《台灣地方官制》中衛生警察職務範圍

保健事務	1.飲食及其他食物取締。2.自來水道與排水溝。3.大清潔（掃除）。4.穢物清除。5.屠宰場。6.市場。7.火葬場。8.花柳病預防。9.毒蛇咬傷。
防疫事務	1.傳染病。2.海港檢疫。3.地方病。4.瘧疾防治。
醫藥事務	1.官立醫院。2.私立醫院。3.公醫。4.鴉片麻藥取締

（資料來源：王鍵 2009：341）

<sup>23</sup> 作者引用鶴見佑輔所寫的《後藤新平》卷二，第 397 頁。

<sup>24</sup> 即日本本國法制漸進施行於台灣，先是在地方制度上確立了五洲二廳的州廳制度，分別為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台東廳、花蓮港廳，地方州廳組織規模頗大。州制、市制、街制可以進行稅收、編預算，用以作為施行經費（范燕秋 2004：62）。

範圍由疾病預防、檢驗、取締、到環境衛生督導，都是由衛生警察負責，可以說警察制度在地方衛生行政建立過程中很是重要，特別是結合保甲系統的運作，由警察擔任上層領導，配合台灣社會自治組織的「保甲制度」組成，其警察-保甲的結合，形成衛生制度在基層的運行模式<sup>25</sup>。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日治初期總督府是有意的網羅地方士紳至基層行政組織內擔任區街庄長、保正或甲長等職位，建立一套策略吸納社會傳統菁英，作為行政的輔助。許多的衛生制度與防疫工作能夠達到有效實施所倚賴的便是這一套深入市街庄的警察－保甲系統的結合。

范燕秋（2010）在《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殖民地公共衛生之運作》中指出：在《日記》中對於衛生與防疫工作過程描述可以看到整個過程是由警吏、庄長、保甲幹部到各家各戶徹底檢查，以清潔法實施為例，其是以基層保甲組織作為貫徹普及力量，保正在當中的角色是作為中介者確保活動順利進行，帶領負責監督者的巡察、警吏至各戶確認。這樣一個揉合新舊文化的施行方式，除了有效的深入地方細微做衛生監控外，也達到緩和社會對新式措施排斥的目的。

此外行政區域更動也有助於強固基層組織<sup>26</sup>，總督府 1920 年頒佈《台灣州制》、《台灣市制》、《台灣街庄制》，改正地方制度，廢了原來的堡、區、街、庄，實行市街庄制強固基層組織，設立市役所、街庄役場，至此街庄役場、警察官吏派出所、公學校成為行政、治安、教育的基層單位，也成為社會教化的焦點。

### （三）保健衛生調查

發揮重要影響力的工作為規模性的「保健衛生調查」，而執行保健衛生調查的目的在作為改進國內衛生設施、增強衛生組織計畫的依據，是日本模仿歐美衛生而實行，先是在日本國內實施，1921 年也開始在台灣辦理，並隨著台灣的特性調整調查標準。

---

<sup>25</sup> 1898 年總督府公布「保甲制度」，以保甲作為警察官吏的行政輔助，十戶為甲，十甲為保，設有甲長、保正，採連坐制度

<sup>26</sup> 日治時期台灣的行政區域有多次更動，從 1895 年的三縣一廳到 1920 年的五州二廳，1920 年的更動也是影響戰後國民政府在台行政區劃分較為關鍵的階段。

計畫內容預定一州一年內選定兩個地區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調查，由醫師、技工、副手、翻譯、雜役等人員進行，調查面向豐富深入，包含地區自然環境、社經概況、醫療設施、慢性疾病、生活飲食與衛生觀念。

以宜蘭郡礁溪庄保健調查為例子，其包含十四項調查項目，分別是（1）總說（2）人口及戶數（3）生育、死產及死亡（4）妊、產及育兒狀況（5）住民體格（6）寄生蟲、原蟲、其他地方疾病（7）住民疾病（8）衣服及其他事項（9）飲食物（10）飲酒、吸菸、鴉片（11）飲用水（12）住宅（13）井水、廁所、廚房（14）結論，其中第八項衣服及其他事項下，除了季節之衣服總類及數量外，還包含了洗澡次數、毛巾及臉盆使用狀況、醫藥及成藥等（范燕秋 2004）。

藉由調查可以詳細瞭解台灣人的入浴與使用器具的習慣，結果顯示地區的日本人有幾乎每天入浴的習慣，但台灣人入浴者甚少，且臉盆與毛巾絕多數是全家共用，因此常有皮膚病、砂眼等傳染疾病，針對此殖民政府開設治療所、推廣部落衛生改善，鼓勵增設浴室（何姿香 2010）。

#### （四）生活改善運動

在此階段後另一個對家屋、清潔習慣影響較大的是一些社會生活改善運動，這類教化運動，最先是由民間的部落組織成立，針對基層青年、家長、主婦推行社會生活、風俗改善，而後政府逐漸推動。

王世慶（1991）指出在全面實行皇民化運動以前，1914 年到 1937 年的海山地區<sup>27</sup>推行了改善運動組織發展，設有部落振興組織，其經歷了幾個階段：1914 年到 1925 年同風會時期；1925 年到 1931 年州郡聯合同風會；1931 年到 1936 年教化聯合會時期與 1936 年到 1937 年部落振興會等四個階段，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成為日本南進的據點，設立部落振興會更顯得重要，目的在革新一切設施、振興民風、加強教化。

---

<sup>27</sup> 包含板橋街、鶯歌街、三峽街、中和庄及土城庄等地區，對照現在位置即板橋區、土城區、三峽區、鶯歌區、樹林區、中和區及永和區等。

部落振興會有深入地方的特點<sup>28</sup>，推行事項包括普及日語、教育，加強神教信仰，振興產業與設施，修築道路，河川、水利整備，完善衛生設施、革除陋習，維護治安，充實文化設施。

而他們也確實對海山地區的住屋改善的了窗戶、廁所、浴室與採伐竹圍、水井、下水溝、設置助產士、公共廁所、並規定各街庄必須興建屠宰場與公共墓地、沙眼與寄生蟲預防、接種疫苗。

范燕秋（2004）以羅東地區的部落振興為例：「為美化村落，規定每月 25 日清早六點起床，每家戶派一人作為公差，約歷三小時時間，將村落內各地區作全面清掃。另為防治瘧疾，需清理砍伐竹叢枝葉，每週一次清掃村落周圍排水溝。為預防傳染病，規定禁止打赤腳，飯前須洗手，禁止以污水清洗飲食用具、禁止亂擤鼻涕，排除祈福符咒，普及醫藥、獎勵預防注射，禁止亂丟垃圾，傳染病交通遮斷地區禁止出入。〔...〕廁所設置〔...〕規定採最低昭和是廁所為標準，考量私人場所與經費困難，以設置公共廁所為重點。〔...〕住宅改善，以改良住宅通風與採光為重點，廚房採隔開式，浴室以每戶一個為目標。村落可與宗親設置共同浴場<sup>29</sup>」，事實上，看似細密的部落振興，效果有限，但卻是日治後期推動衛生的重要活動，也藉由這樣的社會生活改善運動，形成類似現代社區規模的單位。

## 2-3-2 社會宣傳

### （一）衛生講座與電影播放

針對社會的衛生教育活動，多以舉辦講座、電影播放與展覽會形式進行，表【2-5】為 1934 年到 1938 年各州衛生宣傳，台人的參與人數，由表中可以看到以衛生講座來說，逐年參與人數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官方也另外訂



圖【2-13】衛生幻燈片  
為啟發民眾衛生常識，日殖民政府印製有霍亂預防方法宣傳單分送給各家戶，並舉辦衛生演講會或放映電影以普及民眾。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sup>28</sup> 部落振興會是以村落為綜和教化單位，一百至兩百戶為標準，村落成員為會員，設有幹部會長、幹事、實行委員、顧問，由當地警察、校長、街庄長、地方紳士推薦。組織分為家長部、主婦部、青年部、處女部，各部設正副部長，以役場、派出所、學校為施行教化的核心形成緊密的控制，因範圍小容易達到徹底動員（范燕秋 2004）。

<sup>29</sup> 范燕秋（2004）：190。

定每年 4 月 28 日為結核預防宣傳日；5 月 5 日為兒童健康日；6 月 25 日為癩淨化日。總督府文教局與社會課共同舉辦，各州廳定有傷寒日、驅蟲日，發行宣傳小冊子、標語（曹永和 1986b）。

相較於前期透過頒佈法令以警察強制推動方式，1920 年以後出現更多形式的推廣，例如在《台灣警察時報》舉辦有關衛生議題的徵文比賽，透過比賽網羅各界對衛生問題的見解，當中便有論述者建議結合廟宇淨化活動，營造寺廟為清潔環境，建宣傳室向香客宣傳清潔觀念（何姿香 2010）。

表【2-5】1934 年-1938 年各州衛生宣傳本島人參與人數

衛生講座									
年份	台北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台東	花蓮港	澎湖	總計
1934	70,687	30,252	29,902	140,469	33,459	40,324	17,047	1,461	36,3601
1936	144,128	55,928	88,990	90,365	59,319	42,473	18,214	1,789	50,1215
1938	284,734	135,870	137,882	68,917	170,020	93,148	47,429	4,120	90,6120

衛生電影會									
年份	台北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台東	花蓮港	澎湖	總計
1934	82,629	21,407	13,681	2,250	375	2,150	1,787		12,3919
1936	61,993	1,540	19,042	5,770	7,082		9,601	1,430	10,6458
1938	51,073	57,699	26,692	4,640	13,026	2,046	5,115	760	16,1051

（資料來源：何姿香 2010：38）

## （二）衛生展覽會<sup>30</sup>

除了舉辦講座與電影外，展覽會也是一個社會衛生教育的重要手段。衛生展覽會出現的背景源自於日本參與國際博覽會的經驗<sup>31</sup>，所謂的展覽會規模比「博覽會」來的小，且主題聚焦。「衛生展覽會」即是藉由將「衛生」以模型、標本、圖表等視覺化方式展示出來，進行社會衛生教育。1914 年台灣總督府舉辦的「通俗衛生展覽會」為首次在殖民地台灣的衛生展覽，之後又結合警察一起展

<sup>30</sup> 整理自范燕秋（2008）、程家惠（2001），不在下文重複註記。

<sup>31</sup> 范燕秋（2008），〈衛生看得見：1910 年代台灣的衛生展覽會〉，《科技、醫療與社會》，7，66-124。頁 68 指出：日本國內第一次全國性的「內國勸業博覽會」於 1877 年舉辦，透過參展品間的技術競爭和崇尚新奇，帶動日本產業的近代化。此於 20 世紀前是推動產業發展的手段。



覽，例如 1924 年台南州的「教育衛生警察三展覽會」，表【2-6】為 1914 總督府舉辦「衛生展覽會」後台灣島內相繼舉辦的衛生展覽。

表【2-6】1914-1931 台灣各地衛生展覽會

日期	場次	地點	主辦
1914/11/21-25	衛生展覽會	總督府醫學校	總督府研究所、台北醫院及醫學院
1915/4/1-5	新竹衛生展覽會	新落成公學校	
1915/10/30	嘉義廳衛生展覽會	新建西市場	
1917/11/18-30	台中廳教育衛生展覽會	台中中學	
1921/3	藥事衛生展覽會	台北新公園	台灣藥友會
1921/8/16-24	衛生展覽會	台北江瀕街埋立地	
1921/9	高雄衛生展覽		
1921/10/9	台中衛生展覽會	台中公會堂	
1922/10	嘉義衛生展覽會		
1923/10/8	第二回衛生展覽會	麻豆公學校	
1924/7/10-14	新竹衛生展覽會	新竹公學校	
1924/8/11-15	教育衛生警察三展覽會	台南州虎尾公會堂	
1925/11	台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		
1926/3/1	北港郡物產品評會暨衛生展覽會	北港街	
1926/8/28-30	宜蘭街警察衛生展覽會	宜蘭公學校	
1931/7/6	台灣衛生展覽會	總督府舊廳舍	

(資料來源：何姿香 2010: 40；范燕秋 2008: 92<sup>32</sup>；程佳惠 2001: 31-46<sup>33</sup>)

頻繁密集的展覽會帶來幾個重要的影響，其中較關鍵的場次在 1915 年嘉義廳衛生展覽會與 1917 年台中廳教育衛生展覽會。1915 年的嘉義衛生展覽會首要的特點是參展品的新型態分類形式，衛生被明確的分為醫治、保健、防疫、獸畜等四個部類。這樣的分類依據的是國家公共衛生行政的分類，在展品數量上以保健部類的 616 種為最多，其次是醫治部類 329 種、獸畜部類 217 種、防疫部類 118 種。

<sup>32</sup> 作者整理自台灣日日新報 1914-1917 衛生展覽會報導、嘉義廳，《嘉義廳衛生展覽會》，台南市：新報寫真部，1916。

<sup>33</sup> 作者整理自 1.《台灣時報》2.《台灣日日新報》3.台灣總督府編《台灣日誌》，東京：綠蔭書房，1992 年 3 月。4.台灣經世新報社編《台灣大年表》，台北：南天書局，1994 年 9 月。5.《台灣總督府民政事物成績提要》，1896 年-1942 年，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 192 號），1985 年 3 月。

特別是被歸納在「保健類」的許多新衛生產品參展，例如大阪「中山太陽堂」<sup>34</sup>所展示的洗臉、刷牙、美顏、美髮、美身、香水等展品，其儼然是在身體潔淨外再加入美化的概念。此外，還有許多生活電器用品，例如：電動清掃機、空氣清淨機、電鍋、電扇、烤麵包機、電爐、吹風機、電燈、電暖爐、電動裁縫機等，結合科技與清潔衛生間的關係。種種展品讓「衛生」成為可以買的商品，首度地透過消費領域傳遞一種「衛生概念」。

而 1917 年台中廳教育衛生展覽會則是在會場陳列上，展示出與過往截然不同的「分類式」陳列法。在此之前的展品陳列是依據出品者各自決定，而此次則是由工作人員收納分類後，進行系統性的擺放<sup>35</sup>。因此是直接在空間上展現分類，給予參觀者直接體驗衛生知識分類概念。其次，此次的展覽會官方還制定觀覽規定與會場取締，規定觀覽時間、個人與團體觀覽方式、維護會場秩序、進出時間與方式等，相對來說是一次較完善的計畫展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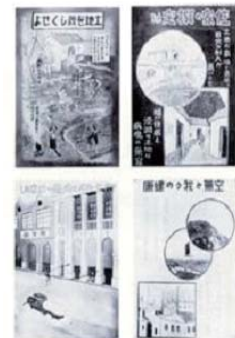
#### 建設健康之道

為了宣導健康保健的觀念，官方提倡「健康是可以依照我們的希望來建設」的理念，如保持清潔、常做戶外運動、多攝取營養的食物、呼吸新鮮空氣及充足的日曬等。



#### 衛生事務全覽

總督府除了積極展開除疫、防疫工作外，也推動公共衛生設施，灌輸臺灣居民現代化衛生觀念，並舉辦經常性的衛生展覽會，內容涵括衛生保健、防疫宣傳、衛



#### 住家衛生

污土污水和陰暗潮溼的環境，是病菌孳生的溫床，故住家宜擇高處、通風及日曬充分之處，並時時清掃；垃圾則以焚燒方式處理。

圖【2-14】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

資料來源：臺北州警務部發行 1926《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

<sup>34</sup> 大阪中山太陽堂：1903 年由中山太一創立，主要製造販賣顏面清潔化妝用品，1905 年開始以「クラブ」為商標。

<sup>35</sup> 例如瘧疾展示，是一路依病源、傳播途徑、防治的次序呈現，並搭配其他生動的機械運轉或動植物，加深參觀者印象。

展覽會不僅達到衛生視覺教化的效果，其場外還會搭配相關衛生演講與幻燈會，也吸引商業與娛樂活動聚集，這類的周邊活動讓展覽會更大眾化、通俗化。圖【2-14】為台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展示的寫真貼，展覽會透過圖文傳遞予觀覽者現代衛生觀念，傳達個人如何透過對周遭環境、身體、飲食的掌控，維持、創造出健康的個體。

### 2-3-3 學校教育

學校不僅僅是新知識傳遞的管道，也同樣是訓練身體的場域，台灣的現代教育制度始於日治，帶有鮮明的強制性格，企圖規訓台灣人的思想與行為。51 年的殖民時光初等教育對接受此制度的台灣人有很大影響力，從學校設備、課程安排到教科書內容都是讓教育得以發揮的鏈結，衛生思想與行為訓練就安排於其中。

殖民地教育的開始起因於迫需溝通人才，1895 年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提出設立國語傳習所的意見書指出語言障礙會使發展教化面臨極艱難的處境，因此有必要設置傳習所讓臺人學習日語，以利施政便利，最初設立的傳習所空間上建有教室、事務室、職員室、工友室、廁所，而初設立之時伊澤召開「公學校設置等相關諮詢會」得到結論為：

關於學校衛生重點一本府開設之日尚淺，由於緊急歲出甚多，一時難以完善教育設施。因此多數校舍以舊有廟舍充用，各項器材也不得已因應眼前之需而設置，然而在實施教育上，學校衛生之事一日都不可輕忽，希望優先注意以下各點：

- (1) 常保清潔，清掃校園、校舍、廁所等。
- (2) 注意通風採光。
- (3) 不可在教室、走廊等地丟垃圾、紙屑和吐痰。
- (4) 保持學生的衣服和身體的清潔。
- (5) 獎勵運動。
- (6) 禁用煙酒。
- (7) 應知曉鴉片的恐怖和危害。
- (8) 傳染病發生時迅速處理。
- (9) 備有急救治療和消毒用藥品、器具。
- (10) 黑板常保深黑色。
- (11) 合宜的桌椅設計，並規定其尺寸。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 4516-3：12-13<sup>36</sup>。)

1898 年因為經費與教育型態改變，總督府將國語傳習所改為「公學校」，同年創立的新港公學校校舍又較早先的國語傳習所更完備，擁有教室、事務所、教師室、應接室、學生宿舍、教職宿舍、便所、物置場、炊事場、小使室、倉庫、操場等空間（葉浩偉 2012）。

一般公學校與小學校的學生大部分是街庄住民，住家離學校不遠，因此不必然會建造宿舍，但中等教育以上的學校，因為數量有限，學生不限於在地街庄，為了遠地求學的學生著想會在校內設置宿舍，稱為「學寮」，學寮包含舍監室、學生寢室、自習室、食堂、炊事場、洗面所、浴室等（陳聰民 2005）。學校的生活有明確的時間規範與生活節奏，透過在校的生活經驗，學童能夠漸次學習到截然不同的衛生知識並培養生活習慣，如同圖【2-15】與【2-17】，分別為嘉義中學校與彰化高等女子學校學生在學寮生活裏洗面與洗浴影像，在配有浴室與洗面所的校舍內學生被規定依時間進行身體清潔活動，以實踐的方式建立個人維持身體清潔的概念，雖然是至中等教育以上的學校才有較多的機會需要建造學寮，但在公、小學校裡，環境清潔與身體潔淨一樣是學校授課的重點之一。



圖【2-15】學校生活（一）

基礎清潔訓練（左）晨間刷牙（右）洗浴。資料來源：陳聰民 2005《棟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 2：學校建築篇/校歌校旗篇》

<sup>36</sup>引用自葉浩偉（2012）：32-33。

## (一) 課程內容

1907 年頒佈律令第一號「台灣公學校令」變更公學校財務規程，讓其可以徵收學費，公學校發展進入穩定，1912 年當局以此為基礎，修訂了「台灣公學校規則」，廢除以往部分科目，提昇國語科的成績計算，讓國語成為所有科目裡最重要的部分，此一變化有當局者目的考量，其實從學校設置的教育目的可以更明顯的看到差異，1898 年第一次發佈的「台灣公學校規則」開宗明義便指出：「公學校之本旨在對本島人子弟施德教、受實學，以養成國民性格，同時使精通國語。」至 1912 年改訂後的「台灣公學校規則」指出：「公學校本旨在於對本島人兒童教國語、施德育，養成國民性格，並留意身體之發達，授以生活必須之普通知識技能<sup>37</sup>。」，修正後刻意點出了留意學童身體之發達，體育、德育、實學、愛國教育與日語成為公學校教育的五大目的，學校的課程從創立開始有多次更改，至 1922 年大致確立下來，表【2-7】為 1912 年六年制公學校課程表，由授課時數可以看出國語課程的份量是所有科目裡最重者。

表【2-7】1912 年日治中期六年制公學校教科課程表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第六學年
修身	1	1	1	1	1	1
國語	12	12	12	12	10	10
算術	3	5	5	5	5	5
漢文	5	5	4	4	男 4	男 4
理科					2	2
手工及圖畫	2	2	2	3	4	4
農業			男 2	男 3	男 3	男 3
商業			男 2	男 3	男 3	
唱歌	3	3	3	3	3	3
體操	3	3	3			
裁縫及家事			女 3	女 3	女 7	女 7
合計	26	28	男 30 女 31	男 34 女 31	男 35 女 32	32

(資料來源：姚浙生 2005：133)

國語既然為教育科目中最吃重的一科，許多重要的知識理所當然地會利用其來達到教化的目的。何姿香（2010）參考前三期的教材讀本整理出國語科中與衛

<sup>37</sup> 資料來源：吳文星（2003）。

生教育有關的部份，並分為個人衛生與公共衛生兩大類，有關身體的清潔維持、衣物清潔等歸於個人衛生；飲水、住宅、醫療、舊慣革除等歸為公共衛生部分<sup>38</sup>，可以發現在第一期課本裡，與衛生相關課數共有 21 課，佔總課數 208 課裡的 10%，至二、三期比例下降為 8%與 3.6%。

涉及的內容由個人整潔、指甲、牙齒到環境的飲水、掃除都包含，不但教導學童養成洗臉、洗手、牙齒清潔習慣，也傳達正確的洗濯方式與傳染病預防，像是注意水源清潔，「衛生」、「蚊子與瘧疾」此類的課文。第二期的《公學校用國民讀本》卷八第七課課文這麼說到<sup>39</sup>：

要注意不要吃太多或吃到不好的食物。傳染病大多因為不乾淨產生，所以身體、衣服或家裡都要保持清潔。每天要運動手腳，身體才會強壯，且不要早上睡覺或熬夜，要早睡早起。而遠離鴉片、煙酒，則是保持健康與長壽的最好方法。

由此來看，教學不僅是要傳遞理想地衛生資訊，而是要試圖從生活起居去改變陳舊的習慣與建立基本概念：告訴你生病要尋求醫生而非求神問卜、環境不潔與不良衛生習慣是傳染病的來源，且藉著將每年兩季的大掃除活動收入課文，對於警察在防疫過程中的重要性與正當性也有強化效果。

教育作為工具，將國家介入正當化，試圖建立民眾對「疾病—不潔」間的連結，將對疾病的恐懼轉為對身體清潔的維護。

## （二）實作課程

透過學校所欲教化的對象不會僅止於就學的孩童，能有效地由學童間接作用到家庭上是殖民政府重視學校衛生教育的原因之一。除了知識教化外，衛生實作是實踐層面的加強，學校會在學期初就制定一年的衛生工作表落實學校衛生生活，以台中師範附屬公學校為例：

表【2-8】台中師範附屬公學校

四月	上旬	掃除的方式指導
		身體檢查的預備調查
		兒童家庭調查
	2 日	決定掃除值班

<sup>38</sup> 詳見附錄三

<sup>39</sup> 引用自何姿香（2010）：50，註腳 149。

	中旬	身體檢查開始
	下旬	月末大掃除
		注意身體檢查處理及家庭兒童
		遮陽、夏帽使用預告與準備
五月	1日	遮陽、夏帽使用
	中旬	擦冷水與呼吸指導和獎勵
	下旬	月末大掃除
七月	上旬	學期末大掃除
九月	上旬	學級身體檢查
	下旬	月末大掃除
	29日	獎勵自備便當
十月	上旬	學級身體檢查
	中旬	身體檢查開始
		全校兒童寄生蟲驅除
下旬	月末大掃除	
十一月	下旬	月末大掃除
		父兄會
十二月	下旬	學期末大掃除
一月	7日	學級身體檢查
	下旬	學級兒童寄生蟲驅除同結果調查
		月末大掃除
二月	中旬	學期末大掃除

（資料來源：台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 1938《健康教育的實踐》<sup>40</sup>）

幾乎每個月都月末大掃除，學期末又有學期末大掃除，學期初有學籍身體檢查。圖【2-16】、【2-17】學校生活裡校園環境清潔實作與學童進行身體保健檢查的留影，范燕秋（2004）在對宜蘭縣醫療衛生研究中透過對不同公學校衛生活動的檢視，指出 1910 年後地區學校展開學童身體檢查活動，並以總督府 1910 年 4 月正式公布的「台灣小公學校兒童身體檢查規程」為實施依據，由駐地公醫每年 4 月及 10 月各施行一次，1921 年保健衛生調查實施後，一連串的兒童保健措施展開，1923 年學童寄生蟲防治、1928 年口腔衛生教育，並配合疫病流行實施種痘與預防注射。

<sup>40</sup>引用自呂明純（2001）：165-167。



圖【2-16】學校生活（二）

（右上）鳳山公學校弓道場（右下）大埔公學校校園清潔活動（左上）草屯公學校體操活動（左下）校園打掃活動。資料來源：陳聰民 2005《棟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 2：學校建築篇/ 校歌校旗篇》



圖【2-17】學校生活（三）

（左上）彰化女子高等學校洗面所與浴室。（左下）鼻子頭國民學校劍道。（右下）基隆市雙葉尋常小學 學童健檢。資料來源：陳聰民 2005《棟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 2：學校建築篇/ 校歌校旗篇》



此外，學校還會舉辦各種大大小小體育活動，不只安排在學校修習的體育課程內也發展為校際間的競賽，像是游泳、相撲、劍道、體操。在多樣化的體育活動下反映出公學校施辦要旨中對鍛鍊「學童身體之發達」此點的重視，從學校內年級體育活動開始，進而學校間的體育競賽、州之間的大型體育活動，至 1935 年有全島收音機體操會。

還會配合紀念日、流行疾病之際舉辦校內衛生講座，透過教育，當局所希望孩童達到的不是只有在學校內學習到衛生知識與培養正確習慣，更進一步希望能在未來個人以正確健康生活為基礎進入社會、家庭，成為強健能被國家所用的一員，因此對自己身體狀況的了解是健康維持的重要知識，學校教師就肩負起檢查角色，被要求重視學童部分行為：

- 一、身體的清潔與校舍運動場清掃
- 二、牙齒清潔
- 三、教室的通風
- 四、姿勢端正
- 五、正確的呼吸
- 六、進教室前擦鞋
- 七、正確使用聲音
- 八、正確使用眼睛
- 九、頭髮與指甲
- 十、使用自己的湯匙、鉛筆與其他用品
- 十一、學校設備的擦拭
- 十二、黑板的掃除
- 十三、使用手帕

(資料來源：新竹州教育課 1924：199<sup>41</sup>)

洗浴在學校推動下有所成效，例如台南市港公學校便推出與附近湯屋合作，優惠家中無洗浴設備學童前往洗浴。也針對三年級以上的學童編輯「教へ草」作為健康生活指導；台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健康訓」培養衛生習慣，包含運動、曬太陽、營養、空氣、睡眠、作息、清潔、穿著、姿勢、預防等面向。一個健康

---

<sup>41</sup>引用自呂明純(2001)：169。

生活被認為從飲食、起居作息、眼、齒、鼻、呼吸、皮膚都需要加以管理，因此會獎勵入浴、打掃指導、儀容檢查、飲食管理（呂明純 2001）。

這樣的衛生訓練，不只是在注重身體的保養清潔，還結合了道德訓練，除了希望達到生理衛生知識養成，更理想狀態是能夠擁有自覺的健康意識，自動自發的進行衛生實踐。

學校衛生教育包含老師與家庭的連結，提昇學童衛生成效只有學校的推動不夠，家庭衛生的影響也十分重要，因此學校對家長與教師的配合和家庭訪視很是重視，會針對學童家庭衛生設備與衛生狀況進行調查，例如飲用水設施、電燈、廁所、入浴情形、家長職業等，兒童健康檢查狀況與治療檢查，會透過聯絡簿方式與告知家長特別注意，要求家長加蓋指印，並發行相關衛生手冊宣導。定期的家庭訪視指導：

- 一、衣服、身體、住屋清潔
- 二、營養與偏食狀況
- 三、更正錯誤的衛生觀念
- 四、蛀牙寄生蟲防治
- 五、家屋構造改善
- 六、改善家庭給予兒童的桌子與照明設備
- 七、打破迷信思想與行為
- 八、兒童的睡眠與保健

（資料來源：高雄州內務部教育課 1928：97-98<sup>42</sup>）

與警察方式不同，警察在監督家庭實行環境打掃時，是粗暴且強制的，但教師不一樣，他們是用勸導的，但兩者相輔相成（E. Patricia Tsurumi 1999）。教育以家庭作為基礎單位，搭配對社會進行的衛生電影、講座、展覽會宣傳，有效達到衛生觀念的擴大，透過不同學科結合，國語教材、體育活動、修身、家事課，顯示保健活動是全面的展開。

事實上，日本的教育制度是建立在「限制性」的原則上，特別重視「實用」的訓練，他們不打算在教育上抹除儒家的忠誠、孝順、服從思想，反而這些思想

---

<sup>42</sup>引用自呂明純（2001）：173-174。

還可以連結到政權的服從上，但他們試圖灌輸「身體勞動」的概念，將其建立為高尚、榮譽的事，因此教導學童打掃教室、在學校菜園工作（Tsurumi 1999）。

#### 第四節小結

日本殖民經驗是台灣在各方面現代化的開端，鐵路、水道、電力、衛生、都市規劃，即使只是局部地區性的發展，但日本政府為台灣基礎建設已先做了披荊斬棘的動作，一定程度的降低日後國民政府重建的困難度。

疾病是最可怕的殺手，但也是推動變化的關鍵角色，日本人著手建設台灣初期正式出自於流行疫情的可怕，為創造出適合日本人居住的環境，利己的生存誘因讓殖民政府正視起清潔問題，隨後轉為建設殖民地以創造母國經濟的利益，無論何種原因，相較過往來說，衛生讓國家公領域力量能夠以各項統計、測量、政策、組織，規模性的介入私領域。

日本政府從居住環境與家屋結構著手，正是試圖從根本上改變台灣人的生活習慣，但正如 Frykman 所說：「在新的關於衛生和清潔對健康有益、也令家居舒適的觀念變得普遍以前，必須要有適當的經濟條件，他們才能實現。最重要的是，它們必須要與人的社會經驗相關。」在民間無法獨立達到的階段，政府的介入顯得極為重要，因此像建設公共浴室、便所，各種優惠吸引大眾前往都一定程度的加深大眾對清潔的認同。

從衛生的角度看待日本殖民，展現的是殖民的多樣性，衛生之路打開新的潔淨知識、新的洗浴文化進入台灣，雖然其形成的是一個更為嚴密監控且深入社會的權力控制，但人民的生活環境與生存機率都在此之下提高。

就手段來說，讓殖民地住民文明化的第一步，是讓他們醒悟到自己生活在骯髒之中，沒有適當的個人衛生，因此透過來自學校、社會組織各式的宣傳，目的都是在教予他們更好的衛生習慣，或說創造為符合期待的國民。日治以前，潔淨概念處於原始清潔階段，日本人到來，為潔淨概念注入階層化發展，不同的清潔方式與握有權力的政府相連在一起，形成文明化的想像，模仿與學習也開始有了目標。

但必須注意到：日治時期的發展仍是局部性的展開，以日本人居住地區為主，這一定程度的影響到台灣人的清潔衛生知識影響圍繞在中、上層階級展開，無法完成全面有效的深入。殖民時間僅僅五十年必然是個重要因素，特別是衛生所對抗的是個古老的文明習性，這需要長時段反覆的衝擊才可能達到翻轉。

總的來說，日治時期的潔淨以治理工具的角色被注意到，且有意識有計劃的朝殖民政府的目標發展而去，這階段的潔淨觀念從表面走向內裡的關注，但它絕大部分是在粗暴的強制脈絡下發展著，並依附著日本母國的利益而生，這必然影響到日後脫離殖民統治，正是在這來來回回擺盪之間，社會潔淨又回復到原始清潔方式去。

## 第三章 潔淨與文明形象：清潔作為一種重建社會的訴求

結束日治時期，台灣的潔淨發展進入另一個階段，但仍脫離不了它工具的角色，特別是經歷光復到國府來台前的混亂時期，流行病疫重新復出社會，讓政府不得不面對清潔與秩序間的關係。

在這個重建階段，也是台灣與另一外來文明的碰撞，美援帶著強大資源，既幫助了我們，但也限制了我們。隨著經濟發展台灣終於能衝破物質條件的藩籬，在清潔習慣與空間都達到新的高度。

這一章將焦點放在國民政府如何重建社會衛生秩序，並且嘗試釐清大眾的清潔習慣如何隨著經濟與社會發展，邁入我們今日熟悉的樣貌。

### 第一節 物質生活的挑戰

#### 3-1-1 困境阻礙了可能

國民政府遷臺之初，面對的狀態可以說是一切從頭開始，受到戰爭影響台灣在日治時期所建設起的基礎設備，像是：交通、電力、自來水廠都遭受嚴重破壞。過去在推動大眾認識洗浴時扮演重要角色的媒介—公共浴室，受到戰爭影響也不復存在，社會在此之前所建立起來的衛生意識與環境清潔狀態產生不小的變化，原因除了受到戰爭開始的影響外，最主要的因素在日本政府進入戰爭階段後衛生政策轉變。

日治末期為因應國際戰況，日本政府將衛生目標轉向熱帶醫學研究，對原先所看重的環境衛生改善與傳染病防治關注降低，因而社會傳染病有重新復出的現象，而緊接而來的國民政府遷臺，大量移民擁入對已經超過乘載的社會環境來說，被推向更為棘手的狀態去。

透過一些數據與報導可以更具體的理解嚴苛的生活條件如何限制洗浴的發展、大眾對於洗浴又是何等陌生，回顧戰後至 1955 年前後，報紙上不時有「河邊洗浴遭流水沖走」或「公共浴室洗浴怪難為情」等新聞標題，1951 年《正氣中華》第四版一篇名為「克難浴室，定期洗澡」的報導，內文描述到軍方駐村尋覓平房建設公共浴室開放大眾每日洗浴以解決環境衛生需求。這些都反映出當時期的清潔條件與人民習慣。

除了報章媒體，從部分對眷村與農村生活調查的研究也可一窺時代的艱困，例如林樹《新竹市眷村田野調查報告書》中如此描述眷村狀況：

初入眷村時，沒有廚房、沒有浴廁。煮飯用煤球，常薰的讓人受不了。全村 108 戶只有 2 個公共廁所，每個公廁有 8 間。洗澡用木盆，在房子外面圍布幔或木板就洗起來了，用的是水井，村內有電。

初期的眷村，除了少數高階軍官，其餘士官階級必須共住在大廠房，過著使用土坑廁所無浴室的生活，衛生條件直到民國五十年左右才有所改善

原來村子以及周圍社區的地下水道系統都是日據時代的管線，大雨來的時候常常來不及排水，淹水的結果造成村子衛生條件不佳。五十幾年後下水道系統更新，換了較大口徑的排水管，淹水就比較不常發生

而為數眾多的農村狀況，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1952 年曾對台灣省 16 個代表鄉鎮做社會經濟調查，在訪問 857 戶農戶裡，住屋地面材料有近 90% 是使用泥地；磚與水泥地者僅佔 10%；用水來源有 55% 使用井水，30% 使用河溝；廁所設備有 60% 為戶外廁所、20% 為戶外糞坑。由這樣的調查結果可以確定當時期洗浴設備簡單的事實，屋內家庭用具項目裡擁有日式沐浴桶者不到 5%，有近七成農戶洗衣盆同時用做浴盆（雷柏爾 1954）。

開始念小學那一年，我第一次看見衛生紙，至於正式使用是在二年級的時候，在這之前，解手後都是用竹片子或黃麻敢一揩了事。大人們的廁所在房間內，用花布廉圍住壁角，裡面放著馬桶；小孩子們沒有限制，水溝、牆角、甘蔗田以及任何可以蹲下來的地方，統統是廁所（阿盛 1997：35）。

日治時期提倡的衛生習慣與便所使用，在城市與近郊或許有所成效，但對於偏遠一點的農村來說，就不是那麼一回事，此時期有關於身體的洗浴知識需要政府極力地在大眾社會間宣導，1951 年《民聲日報》中就特別有一則「洗澡與生活的關係」的討論文章，文內完整的介紹了有關洗澡的知識，指出：

不洗澡，長了虱，就會生病，毛孔被污垢阻塞了，皮膚的呼吸作用被減低或部分停止，於是大氣溫度變化，身體中失去調節的功能，因此常感冒、頭昏腦脹、神經失調

點明洗澡的必要性後，接著就要討論洗澡的效果與種類：認為洗澡除了清潔身體外，還能促進青年的發育、恢復疲勞增進食慾。有趣的部分是此篇文章詳細幫洗澡做出分類，並告訴大眾一天內合宜洗浴的大約時間是何時，類別有多種包

含「全身浴、半身浴、局部浴、人工藥浴、電氣浴、寒水浴、冷水浴、微溫浴、溫水浴、熱水浴等」，此外，在維持身體清潔中，外衣的狀態也被關注到了

和洗澡很有關係的一件事而時常為一般人所忽略的是換衣的習慣〔...〕。須知衣服清潔與否，對身體的健康及有關係，根據衛生專家說：『內衣穿衣天，每方寸就有一種名叫內臟病的細菌，可由毛孔鑽到血管裡，再藉由血液循環的作用，分佈道內臟中，以致引起內臟病、胃病』，根據醫界統計，因懶於洗澡和換衣而引起的各種內臟病及胃病，佔全病數百分之十，發各種皮膚病的有百分之三十以上，表皮被腐蝕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這是多麼嚴重的一件事阿！

在這裏面，洗澡被與疾病被連結在一起，又藉由專家、學者與統計數據作為根據，抬高論述的正當性，目的無他只在於傳達出一個概念：洗澡是該被重視且基本的，既然洗澡是以衛生為主要目的，任何方式均可採用，家庭被要求有最低限度的簡單配備，像是洗澡盆或洗澡池，以家庭洗浴取代公共洗浴，降低疾病傳染的機率。

但現實狀況是：清潔處於原始狀態是普遍，並非他們無清潔意識，兩、三天不洗澡仍然是惠感到不適，但是物質條件限制了可能性，好一點的可以使用公共井水，露天洗浴：「夏天，古井邊就是老人小孩們的「浴室」。不論男女、裸上身沖涼，沒有人認為失禮。乳房乾癟下垂的老婦，怡然洗垢疏髮，兒孫嬉戲幫忙擦背，其實有趣友情（阿盛 2012：180）。」但至冬天就是個極克難的方式在進行身體清潔：

忍著點，大家又回到井邊洗「特攻隊澡」〔...〕名為特攻隊澡，意思很明白，那是表示光著身子洗井水需有鋼鐵般的精神。狂風中，未沾水即已遍體起雞皮疙瘩，井水，冬天裡洗井水，說不上來是什麼滋味，好像是熱鐵突然浸水，好像是骨頭抖散了許多小節，好像是牙齒已不接受指揮（阿盛 2004a：268）。

### 3-1-2 經濟/社會/環境：差異下的衝突

回到當時的社會經濟來看，戰後的經濟與社會都處於波盪之中，不穩定的狀態是延續自戰前的統治政策與戰爭影響，林鐘雄（1998）將 40 年代的台灣經濟發展稱之為「黑暗時期」，因為此階段的前半為戰爭所困，後半時期進入復原階段仍然遺留許多戰時的經濟統治，嚴重影響經濟活動發展。應戰爭需要發展軍備經濟的台灣本身不具備戰爭資源，故需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得以達到目標，日本

政府又不斷輸出可用物資讓台灣陷入資源貧乏的狀態，當日本戰敗結束政權，原先幾乎完全倚賴日本的出口外貿限入困境，面臨必須在短期內轉入自力更生的狀況，讓台灣光復初期就入不敷出。

但蠟燭的另一端，大陸自身陷於混亂中，無暇接濟台灣，趙既昌（1985）分析當時的政府收概算，1946 年的全省收入與支出各為舊台幣 27 億六十餘萬元，收入中課稅收入不及總支出的四分之一，有幾乎 10 億元以上的差額要靠借入款彌補。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倚賴庫存黃金支應，但台灣惡劣的環境狀況生產設備與交通都呈現停頓狀態，社會要自戰爭後陰影中復原需要大量的支持，在資源困境與大陸通膨的雙重影響下，讓社會狀況走向物價飆高、惡性通膨的結果。

經濟不穩定，社會也在政權變化下遇上不安與矛盾，以衛生狀況變化來說，除了經濟艱困帶來的低落生活品質外，也同時受到來自政治的與社會的壓力，人民的衛生倒退行為在表面看來是文明退後現象，探究背後原因卻是來自執政者與人民兩肇間文化認知落差所引起。

日治政府極力養成的人民衛生習性，在光復過後普遍出現無政府狀態的衛生作為，鍾逸人在回憶錄《辛酸六十年》中，有這麼一段對台灣社會光復初期社會狀態的描述：

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警察都不出來維持治安秩序。竊盜事件，日有所聞，警察都裝聾作啞，視若無睹。人行道被攤販所佔，馬路上垃圾堆積如山。

日本戰敗了，他們不敢再管我們。台灣是我們的，我們都自由了，我們要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在一夜之間台灣社會遽然變成無政府狀態。於是一向被規定應在市場內設攤營業的，此時都為了「爭取生意」，竟把攤位移到市場外，人行道上和馬路旁，因為市場的門口都被攤位堵住〔...〕

另一方面街道的髒亂日甚一日，攤販們隨地任意傾倒垃圾。自家門口給攤販所堵，以致垃圾車無法靠近的錦町（今中正路）自火車站前，到若松町，自中山路口到公園路口新富國小一代的住民，也不得不將家裡的垃圾任意傾倒在馬路中央。

台灣是屬於亞熱帶地區，八月在台灣是孟秋盛夏，是將近入「秋老虎」的季節。天氣是相當燠熱，每天受到火傘烤煎的垃圾，經一陣西



北與的淋濕後，便會發酵，會使馬路兩旁的住民，難於忍受從垃圾堆裏散發出來的臭氣（鍾逸人 1988：283）。

這樣的現象，陳君愷（1993）分析到，日治後期短時間內極速成長的皇民化政策並沒能達到全面的滲透，當日本入侵中國，戰火點燃之際，對台灣人民來說是充滿矛盾且憤慨的情緒，面對總督府的強勢，人民只能隱忍順服政策，但這種並非在意識上認可而自然發展的衛生行動，一旦擺脫政權，過去被禁制、蔑視的事物也就一同得到「解放」，因此一些回歸傳統的行為重新在社會浮現也並非無法想像。台灣光復後的狀況，也可以說不過是恢復日人來台前的狀態罷了。

而導致這種前後反差，很大部份因素在於日本衛生改革有層級差異。影響必需要分層次來看。所謂的「現代化」與後期的「同化」，讓台灣中上階層的人有機會接觸到新教育、新知識，擁有啟蒙的效果；但在一般民眾裡，現代化是殖民地警察強制規範下催生的結果，是依附在強而有力的外在力量下建立起來的表象。

這個差異不僅僅在階層間，也在地域上、空間上顯現，城市與鄉村就如同一塊土地上的兩個異質世界，一些日本政府加強改善的重點，如傳統房屋結構改造、隨地吐痰、便溺、傾倒垃圾等衛生行為，在都市已逐漸消失但在鄉下地方依然是隨處可見。

社會在「現代化」與「同化」認知存有差異下，連帶台灣「光復」所代表的意義自然也有層級差異，簡單來說，對於中上層人士而言，光復有擺脫日化取回尊嚴，有重新學習祖國文化的意涵；但對於一般民眾來說，日本統治消失是意味著重新回復到以前的生活（陳君愷 1993）。台灣除了要面對本身內部的複雜性，也要面對與來台中國人之間的落差，受到日本五十年統治的台灣，與當時期的中國在文化與衛生認知上已有明顯的差異，剛剛抗戰勝利的國民政府越海來台收復淪陷區台灣，彼此間的文化隔閡，鍾逸人《辛酸六十年》裡有這麼一段描述：

（接收作業人員）看到每個家庭洗衣間、廚房牆上都裝有徑口約半吋，長不過兩吋直彎金屬管，稍加扭動即會流出清水。好奇之餘，也私自到五金店買一個回來，在自己住家牆上挖一個洞，便把這金屬玩意兒（水龍頭）插進去。扭來扭去，弄了半天始終未見水流出來，一氣之下，便將這金屬玩意兒拔出來，跑到五金店去咆哮叫鬧，指責五金店欺侮他故意拿壞的、不出水的賣他。

影響而較為嚴重的是：對於基層的接收人員來說，居民生活如何不是他們的主要考量，他們真正在意的，是如何把資源與設備轉為錢財收入。當局忽略兩地的文化隔閡，在強制的干涉與介入過程中終究引發社會衝突。

### 3-1-3 從基礎著手：變化的軌跡

發展洗浴最為基本的條件是確保水的供應無慮，台灣的自來水系統在日本政府建設下，先後完成了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百餘處數水廠與簡易水道，最大出水能力可以達到每日二十三萬六千立方公尺，普及率到達 22.1%。但這些供水系統在二次大戰中多數受到毀損，光復時，全台灣一百八十幾處大小自來水供水系統出水量每日僅剩十萬立方公尺，普及率 17.89%。

政府為改善狀況，即使財政困窘在 1949 年以前都仍致力於都市自來水設施的修復工作，1950 年以後才擴及鄉鎮地區，但實際成果卻不盡理想，在經費有限下進展是緩慢的，到 1958 年左右的供水普及率只能夠達到 28% 左右。

從消極的修復跨到積極的建設的過程，扮演催化角色的兩個事件為國民政府遷臺與美援支助，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發展，1964 年起推行「自來水事業長期發展計畫」，這是改善環境品質的方法，也是縮短城鄉差距的手段，1980 年起推動的「基層建設方案」包含了自來水工程，政府投入約 26 億元的資金，自來水公司自籌 31 億元，共計投入高達 57 億元於供水工程上，改善 1400 個村落，157 萬人飲用水。自來水工程建立起來最重要的意義在突破台灣原有的環境限制，讓原先受限地形、雨季影響，水源分布不均、無法有效蓄存備用的問題得到改善。

艱困的情況在 1951 年到 1974 年間逐步獲得紓困，最好的證據是人民整體的生活品質提昇，在變化的背後進一步探究看到的是社會型態的轉變，我們可以透過幾組指標尋找到變遷的軌跡，分別是國民所得與產業結構、消費型態、居住質地。

若將產業依型態分為農業、工業、服務業，透過表【3-1】可以看到 1950 年到 1989 年間各產業生產指數的消長：

表【3-1】1950-1989年國內生產毛額與各業生產指數

年 \ 類別	國內生產毛額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1950	100	100	100	100
1960	568	483	708	563
1970	2,139	866	3,904	2,213
1980	14,389	3,253	30,694	14,642
1984	19,006	3,727	41,137	19,642
1985	20,066	3,593	43,529	20,741
1986	23,160	3,957	51,718	23,378
1987	26,144	4,302	58,126	26,636
1988	28,366	4,413	60,740	30,148
1989	31,512	4,812	64,227	35,049
平均增加率	16.4%	10.7%	18.6%	16.7%

(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1990：590)

整體來說，這期間各領域均呈現成長的趨勢，不同的在於擴張的程度不一，初級產業農業每年平均增加 10.7%，次級產業工業每年平均增加 18.6%，服務業平均每年增加 16.7%。

而依據統計工業部門內每年增加最高的為製造業與水電燃器業 19.1%；服務業內為金融保險及工商服務業，平均增加 17.9%，其次是交通運輸業 17.5%。各級產業產值增加快速，讓農業產值由 1950 年的 32.3%至 1989 年剩下 4.9%；工業部門由 21.3%上升為 43.5%，經濟型態在這其中已由農業轉向工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1990）。

再將視野移至消費這頭，民間消費型態隨著經濟提昇也產生不小的轉變，在經濟成長、個人所得不斷提高、國民生活水準改善、消費金額增加之餘，消費內容也在改變，1950 年個人總消費支出中最高比率为飲食消費 61.8%，其次為居住費 15.8%，衣著費 5.4%，醫療保健 2.6%，育樂費 6.1%，交通 1.7%，但 1988 年飲食消費雖然仍然是總支出消費中最大者，但比率變動為 32.4%，居住費 22.5%，醫療保健 4.8%，育樂費 15.4%，交通費 12.6%。

總的來說，食品消費支出佔的比率逐漸下降，居住消費、整潔保健消費、娛樂消費的比率相對提高。消費結構的變化充分指出台灣社會在 1950 到 1980 年間逐步從追求基本生活條件滿足跨到進一步要求生活品質改善，例如對居住環境的講究、交通便捷、教育、文化、娛樂等需求（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1990）。

居住方面不僅居住型態與成長數量是關注的焦點，房屋建築材料與時並進，早期以磚、木造房為主，後期轉變為以鋼筋混凝土、磚造房屋。內部的自來水供應與電器使用狀況，是生活品質提昇的證明，也是牽連浴室出現的關鍵，瞭解它們何時出現、何時普及也就瞭解現代室內浴室出現的歷程。

1952 年自來水用戶的比率為 28.8%，至 1974 年增加到 48.8%；而最為明顯的是電力進入家庭的狀況，1952 年用電住戶還僅有 35.4% 至 1974 年已達到 97.3%<sup>1</sup>，各種電器普遍使用讓每人年用電量不斷升高，1952 年每人用電量為 29 度，1974 年提高至 239 度，20 年間增加了 9.6 倍（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1975）。

從變化的軌跡，可以為改變抓住幾個重要的時間點，1960 至 1980 是台灣基礎環境、經濟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由戰後困頓狀態到擠身開發中國家，台灣的經驗受到注目，我們社會的潔淨概念在這過程中能否找到它的一席之地？需要借助另一概念的身影來抓到事情的脈絡，下一節要從「衛生」來帶出清潔行為的變化。

與現代化一同相隨的是「文明化」的追求，李丁讚（2010）認為 1960 年帶中葉後，台灣社會到國家都進入一種「文明化」的全民運動中，一時間外國人的眼光與標準充斥，對既有習慣與可見的髒亂感到羞恥，各報張雜誌都出現要求國人禮儀與衛生改進相關言論。例如，1968 年內政部發動的「國民生活須知」，規定了國人食、衣、住、行、育樂該有的樣貌與遵守的舉止禮儀，透過各社會機關、學校，深入人民日常生活。

這也是永井良和（2008）所說的文明開化裡「視野」的問題，如同日本明治初期對風俗的整頓，是來自對外國人驚訝反應的回應。政府推動文明化石，將歐美的「視野」內化到意識行動中。

衛生與清潔這兩個自日治時期便相綁在一起的概念，是政治的表現，是社會對秩序的追求。在日治時期清潔作為一種殖民治理手段，它既帶有安撫殖民地的作用，也是文明與非文明的區隔，從那時起「潔淨」的工具性質便確立下來，歷經戰爭的摧殘，面對有待重建的社會，國民政府重新拾起這項工具作為輔助，此時要尋回的不僅是文明的形象，也是民族的正當性，依附在衛生的力量下，清潔

---

<sup>1</sup>台電公司於民國 39 年開始策劃農村電化工程，1954 年開始至 1989 年底，受益村裡共計 3009 村，配電線路 9514 公里，普及率達到 99.7%

行為成為建立生活準則的一環，不僅要在硬體上建立起確保生命活力的環境，也要在軟體思想上支撐著，而同時肩負起引導責任的是美國以經援展現的分配權力。

## 第二節 衛生思想的滲透與基礎改善

“因為一個人一旦開始講究衛生，那麼很快地也就會遵從秩序和法令。”（Vigarello 2005：232）。

### 3-2-1 封閉的政治、國際化的衛生：美式公共衛生的介入

之所以不能夠忽視美援介入的意義<sup>2</sup>，關鍵在於美援機構在進行各項計畫時，能夠隨時直接或間接的對政府與民間提出檢討、建議，或設立某些限制，因此由原本的資金援助成為無形中對政策的指引。加以其涉獵之廣，影響層面不只在經濟貿易上，它與農業發展、工業發展、公共事業建設、衛生計畫、教育、行政制度等，都存在緊密關係<sup>3</sup>。

台灣的「衛生政策」是在美援背景下確立發展目標，雖然美援對衛生計畫的支助初期不多，但是以逐漸增加的走勢呈現，將資助經費用於幾項用途上：

（一）傳染病防治：包含瘧疾、結核病、熱帶疾病防治。（二）擴充醫療衛生設施：例如建立省立醫院與衛生試驗所、改建及擴建省立醫療機構、辦理公共衛生示範教學以提高醫療水準。（三）改善衛生環境：例如協助成立環境衛生實驗所，規劃都市衛生與給水改善、訓練衛生人員。（四）工業衛生與安全：與工業主管單位合作興辦工廠衛生與安全調查（趙既昌 1985）。這四大類別之中影響清潔設備變革的首當改善衛生環境一項。

---

<sup>2</sup>二戰後美國的對外經濟援助，成為各國在復興過程中的重要角色，台灣真正獲得大量且持續的美國經濟援助是 1951 年至 1965 年止為期共 15 年，一年平均一億美元左右的援助金額對國家經濟穩定有極大的幫助。

<sup>3</sup>美援的起源是以軍援為主要目的幫助特定國家穩定經濟，因此在分配上自然以軍事、經濟兩個領域為主要大宗，以防衛支助借款來說主要是以計畫形式協助台灣各項建設與經濟發展，此種計畫型援款是先由執行單位提出計畫蓋要與價值，核准後成立計畫並指定開始與完成期限，不論是有形的發電廠、公路、橋樑、森林、礦產，或是無形的疾病預防、教育、社區發展，都是計畫援助的對象。

除了直接撥款執行計畫的方式外，另一間接影響的方法為技術合作援助。由台灣派遣人員出國考察、訪問、受訓，帶回相關專業技術訓練成果。以人力資源培養方式的特點在於其效果是長久的，國家利用美援款項派遣人員至國外學習範圍含納多項，軍、農、工、交通、衛生、教育、傳播、公共行政、社會福利、投資貿易等都屬於學習的範疇。

戰後社會的潔淨意識是隨著衛生與教育兩區塊成長一同變化的，美援初期重點放在農、工發展上，社會經濟狀況並未能允許在衛生與教育上多投注心力。但作為時代整體的背景，美援對於衛生與環境建設仍有極大的影響力，而這也是美援在衛生發展上最核心的兩個影響：「政策引導」與「推動基層環境改善」<sup>4</sup>。這兩部分的變化間接的打下日後潔淨概念邁向普遍化的基礎，下面就分別就衛生體系變化與鄉村環境改善裡美援所佔據的位置作論述。

美援帶來的衛生政策是從國家出發，以衛生所的方式取代了日治警察在基層執行的公共衛生業務，就某一層面來說，官方力量在公共衛生發展裏的位置是未曾變過（經典雜誌 2006）。

### （一）政策方向移轉<sup>5</sup>

國家有意重建衛生政策，但卻遭遇經費短缺的阻礙，從另一角度來講，美援之所以能夠發揮龐大的影響力，原因就在於它能夠給予政府需要的資源。但相較經費資助，美援對衛生發展更重要的影響在「政策形塑」上<sup>6</sup>。

之所以產生政策形塑的效用，一方面來自政府對美國的依賴，視美國為政策仿效對象，另一方面，美國也主動的對政策進行了強烈的「呼籲」<sup>7</sup>，最為明顯的例子是「台灣省環境衛生實驗所」的成立<sup>8</sup>。

---

<sup>4</sup>支助是以「大計劃」與「公衛示範」兩種模式在進行，大計劃主要是在實際層面以計畫方式發掘個別問題並解決它，而公衛示範是設立示範單位並提供進修機會進行各種研究與實驗（經典雜誌，2006）

<sup>5</sup>整理自楊翠華（2008），美援對台灣的衛生計劃與醫療體制之形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作者資料來源取自美援會檔案，探討美援在戰後台灣衛生策略擬定、推動與執行過程中的角色。

<sup>6</sup>如前述所提過的，美援用於公共衛生計畫、醫療、自來水計劃的金額相對於電力、工礦來說是少的，計畫最初的策略本來即以軍援為主，經援為輔，公共衛生計劃援款在當中不超過全部總額的2%。

<sup>7</sup>1953年美援總署派遣專家來台考察，並依結果提出建議報告「美援衛生計劃」（U.S.AID Health Program），美援會將此轉送各單位參考，告知「此項說明，暗示分署今後對於本省公共衛生之援助政策」，提出兩個原則與十二項細項，分別由農復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安全分署、WHO合力推動。指出應積極去除病源環境，實現最低限度衛生水準，包含醫療體系完善、衛生院所、學校教育等。

<sup>8</sup>環境衛生實驗所是在美方一再催促下成形，美方與安全分署強調環境衛生之於公共衛生的基礎，卻為台灣政府衛生施為上最弱的一環，因此數次建議增設「環境衛生科」，但台灣方面以預算為由試圖暫緩增設，最後，是在安全分署的堅持與經費補助允諾下，省政府核准設置「台灣省環境衛生實驗所」，安全分署看重環境衛生改善的必要性，堅持設置環境衛生科，允諾給予開辦經費與各項補助，並提出若未能增設逾期撤回的條件，在此脈絡下台灣省政府便於該年核准設置「台灣省環境衛生實驗所」（楊翠華 2008）。

前期的美援扮演的是直接資金協助的角色；到後期轉為督促角色，希望省政府能夠達成不依靠美援獨立承擔的能力，因此政府方面提出了「長期的衛生計畫」<sup>9</sup>，針對計畫方向，美方透過建言與批評確立了台灣的衛生計畫焦點放在「衛生教育」與「環境改善」，超越了過去停留在流行疾病預防的層次朝向健康維持的目標，並建議設立一永久性的機構從事衛生計畫設計與方案實施。1971 年台灣衛生的永久性機構終於完成，成立行政院衛生署。

## （二）廣設衛生所

在台灣各地廣設衛生所，連結起一張龐大的衛生網是美援衛生體系一項重大的成果，它是貼近人民生活得基層單位，也是執行國家衛生制度的機構。1951 年公佈的「台灣省各縣市衛生機關組織規程」中明指出各鄉鎮衛生所業務職責，凡診療、傳染病管理、婦嬰衛生、衛生教育、環境衛生改善、學校衛生、生命統計業務、配合國際衛生合作計畫等，都屬衛生所職務範圍。且其成長速度之快，不到 3 年，全台便有 22 個衛生院、360 個衛生所、140 間衛生室（經典雜誌 2006）。

取代過去日治警察主導公衛組織，在美援衛生政策下設立專門的獨立機構，以任務、大計畫的方式完成衛生改造事業，政治作為其他領域領導的社會背景下，衛生從建立到發展都有很明確的目標，是以國家經濟繁榮為主要考量，而非以人民福祉為出發點。

## （三）基礎環境改善

將環境衛生自戰後殘敗的狀況下重建起來是一件浩大的工程<sup>10</sup>，從「環境衛生實驗所」與「農



圖【3-1】社區標準公廁  
1958 台灣省環境衛生實驗所建的社區標準公廁。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1995《台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二）》

<sup>9</sup>長期衛生計畫成為經濟建設下一環，為因應美援終止，1963 年美援會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其用意主要在爭取貸款，資助經建計畫，因此希望先成立一經濟設計機關取得更多國際外援，並負責經建計畫草擬與推動，擔任各部會協調工作（楊翠華 2008）。

<sup>10</sup>而這工程在省府與美援單位的合作下得到實現，一些關鍵性的基礎工程例如：掘井建廁與自來水給水工程、衛生技術人員培訓，分別由環境衛生實驗所、農復會與衛生處或獨立或合作的模式下完成。

復會」在衛生改革上的成績來看，可以說美援單位在 1960 以前的台灣衛生裡，幾乎取代國民政府成為主要的推動力。

以人員培訓來說，美援總署要求環境衛生實驗所因應國內衛生工作人員嚴重缺失的狀況，與農復會、台灣省衛生處合作，展開技術指導與人員培訓工作，部分技術與協助經費由美援補助，每年選派兩名人員出國進修，國內則開辦訓練課程，提供包含井廁監工員、環境衛生稽查員、環境衛生工程員、水質檢驗員、簡易自來水管理員、村裡幹事環境衛生講習、餐飲、食品衛生從業人員等教育訓練，課程內容與教材是經過美援總署審核，並要求定期繳交報告。

而針對偏遠地區人才缺乏問題，農復會與紅十字會合作 1956 年開始在台東、花蓮、澎湖等地設置獎學金，由縣政府自當地女性中選出人員至省立台北、台中、台南三所護理學校就讀（張淑卿 2009）。

而基層環境改善，以「鄉村環境實驗示範區計畫」為例，內容包含改善給水、排水工程、廁所興建、水肥處理與衛生教育，楊翠華（2008）考察台灣省環境衛生實驗所，給予美援會建議指出：示範區應該以逐步擴散的方式展開，環境示範區在 1956 年開始至 1962 年，四年內便達到 22 個：

實驗所於 1956 年首先在士林社子建社環境實驗示範區，與當地衛生院所、各里里長會商合作，按戶調查統計，配料實施房屋、豬舍、廁所、堆肥庫、飲水、排水溝等改善工程，此後，示範區陸續擴及全省各鄉鎮村落，包括新竹竹東、彰化鹿港、嘉義朴子、花蓮鳳林、苗栗卓蘭、台中大同村、台南嘉南村、宜蘭舊街村、雲林新吉里等地。

其對環境衛生的基礎是有正面力量的，不但協助地方政府調查與規劃給排水系統，也提供美援剩餘物資與衛生設備的補助，例如：淨水設備、便溺器、管溝器等，但相對的，作為鄉村示範，受益住戶有保持環境清潔的義務，扮演好他人學習仿效的對象。

另一邊，同樣為了幫助改善農村生活，農復會也創辦了「實驗農村」，分別從教育、文化、衛生、福利面向著手，當時期的農村狀況從各個面向來看都處於傳統的生活型態：醫療求醫是中、西醫與宗教信仰同時並行；婦女生產是尋求親屬、產婆接生；多數的家戶廁所使用的是戶外廁所、屋內為泥地。因此在 1958



年農復會與地方政府合作挑選出的八個作為示範區的不同類型村里<sup>11</sup>，便要求參與的農戶必須達到以下幾點：

- (一) 各家均有各自毛巾、洗面盆、牙刷、漱口杯。
- (二) 設置食櫥或食物紗罩，保持食物衛生。
- (三) 盛水用具、便器、廁所均需加蓋。
- (四) 家禽應以籬笆圍起，保持環境衛生。
- (五) 住宅、豬舍、牛舍均應徹底清潔。
- (六) 廚房之爐灶應設置活動火門，以節省燃料。

(資料來源：張淑卿 2009)

這裡面個人與環境都對象，歸納目的，其就是希望養成農家每日打掃、個人衛生維持，這不容易，也需要長期投資經營，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農村環境結構改變的軌道，農復會這一美援相關機構扮演重要的角色，其成立之初目標便是致力於農村發展，看到了衛生與生產間的關係，遷台後就著重在農村防疫保健工作與協助修建鄉村衛生機構<sup>12</sup>，在建立起地方衛生網絡上，農復會是重要的推手。

台灣省政府雖規定鄉鎮區衛生所工作範圍包含了診察疾病、傳染病通報、推行預防注射、改善環境衛生、婦幼衛生、助產、學校衛生宣導。但 1949 年全台 104 個鄉鎮衛生所，有 46% 未開使運作，54% 僅有治療無保健。1951 年起農復會提供器材、技術、藥品的方式，協助尚未設立衛生所的地方成立衛生所；已有衛生所的地方修繕衛生所，至 1952 年底，已完成每個鄉鎮都設有衛生所並修繕完畢。

1954 年有鑑於偏遠地區民眾至區衛生所辦理



圖【3-2】家戶推廣基礎清潔用品  
1957 年農復會推行實驗農村，要求農家每人都有自己的牙刷、漱口杯、毛巾。資料來源：劉志偉 2012《美元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

<sup>11</sup>範圍分布於台北、桃園、台中、南投、宜蘭、嘉義、台南、台東。

<sup>12</sup> 1950 年代農復會鄉村衛生組主要的工作在：改建給水工程、改善環境衛生、防治特殊疾病、建立示範農村的衛生教育

有關衛生事項的不方便，省衛生處聯合農復會撥給藥品、機械與交通工具，協助縣市衛生院在離衛生處較遠村里成立衛生工作巡迴站，以衛生保健廣播、配給收音機方式推廣衛生教育。



圖【3-3】社區位衛教宣傳霍亂預防廣播車。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1995《台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二）》

最後一個要點工程為給、排水設備的改善，給水與排水問題完善與否直接關係到浴廁普及化的可能性，農復會與省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合作，以 1949 年所做的調查結果為依據開始修復工作，在人口達到 501 到 2500 的社區協助興建簡易自來水。至 1958 年，台灣自來水普及率已由光復初期的 17.89% 提昇至 28.5%，系統性的發展要到 1964 年實行「台灣自來水十年計畫」<sup>13</sup>。

但事實上至 1967 年止，還有許多地區使用井水而非自來水，特別是農村地區，「日常飲用煮食洗滌沃樹，都用井水，裝設自來水管的人家極少，可能是供應量不足，可能是為節省開銷（阿盛 2012：180）。」

自來水長期的事業計畫發展以來，分期辦理，每期訂立提升目標，1972 年底除去大台北地區不計於台灣省人口內，台灣省自來水普及率達到 40.75%，363 個地區，為了加速普及速度，蔣經國在健全都市發展措施中指示：「為有效發展各地公共給水，應成立全省自來水統一作業。」1974 年台灣省自來水公司成立，將全省 128 個自來水廠陸續併入公司統一管理。一個全面性的專職機構成立後，無論在出水能力、供水人口、普及率、用戶數上，都達到明顯的效益提升：

表【3-2】自來水公司成立前後效益比較

項目	出水能力 (立方公尺/日)	供水人口 (萬人)	普及率 (百分比)	用戶數 (戶)
1973 年公司成立前	1,364	580.5	42	661,081

<sup>13</sup>自來水建設為配合經濟發展與民生所需，工程繁複且時間甚長，自來水公司參照先進國家的發展擬定十年長期計畫，分別就上游水源開發與建設下游配送管線的供水工程為計畫重點，因應地方建設發展也投資辦理許多大小工程，例如小琉球海底管線工程、高屏溪高架水管橋工程、大度山引水隧道工程。

1984 年底	4,627	1,322.6	80.25	2,354,013
增加效益	3,263	742.1	38.25	1,692,932

（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1985：436）

至 1973 年公司成立以前普及率尚及 42%，至 1984 年底，已拉抬至 80.25%，自來水的發展無疑是重要的，穩定、乾淨的給水是整體發展的基礎，也是改善生活品質的第一步。自來水的普及率也可作為國家發展與生活水平的指標，為縮短城鄉差距，政府亦推動「加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方案」<sup>14</sup>，辦理公共給水工程，針對全省約 1400 個村落，157 萬人的飲用水改善（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1985）。

相較給水工程，台灣的排水工程則緩慢的多，截至 1980 年全省規劃的排水幹線總長度約 4,107 公里，但僅完成 526 公里，平均實施率為 12.8%，都市的污水下水道到 1980 年僅普及不到 1%，鄉鎮排水系統狀況更為困難鄉鎮村落排水工程屬於中、小排水銜接，將中、小排水銜接上大排幹支線為主要內容，據調查全省中、小排水計 6,389 條，長 9,789 公里，但至 1990 年僅完成 2,932 公里（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1995）。

總的來說，在重建階段的台灣衛生可以說是在美援單位的積極推動與支助下完成，從日治到美援衛生觀念在台灣社會逐步被具體化，追尋西方潮流的腳步衛生體現在健康標準上，這是 19 世紀後布爾喬亞階級建立的清潔理論延伸的產物，衛生被賦予明確的生理效果，以增強機體能量為目標，這觀點被提出以來，有多種論證方式試圖去檢證它的正當性，但無論如何，「保持清潔，就是保護和強健身體」這一觀點從未被改變過，在這個理論上，污垢、易腐物質、骯髒成為帶來危險的對象，清潔、沐浴要對抗這個威脅。



圖【3-4】簡易自來水  
1964 年農復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補助鄉村建設簡易自來水。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1995《台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二）》

<sup>14</sup> 除了此計畫外，還有「全面推動基層建設方案」，許多重要的民生基礎，電力、自來水、公用電話、公路、鄉道、下水道等被納入此範圍內修建管理。

這讓抽象的衛生有了具體實踐的方法，就如同當初中產階級對普羅大眾推廣潔淨理念一樣，它突顯了主導一方的影響力，清潔不僅增強生理抵抗力，它還控制了環境的混亂、確保社會秩序、穩定生活，又同時是文明的表現。

如此發展下來，潔淨概念擴大不只有關注在個體身上，它還對其他領域產生影響，城市建築與地下建設都發生劇烈改變，而這個部分需要系統性的力量去完成，因此政府的行動更顯得更重要，傳統的供水、排水方式被推翻，甚而新的技術發展出來。

### 3-2-2 清潔的教化：推動全民健康教育

在學校裡，老師天天交代我們：要穿鞋子，要常洗頭髮，要買衛生紙，不要隨地大小便。我回家跟爸說要買鞋子，爸說沒那麼「好命」；我提起衛生紙的好處，媽說那太浪費，小孩子不懂賺錢的辛苦；我又引用老師的話，說用竹片子揩屁股會生痔瘡，爸生氣了，他說老師一定是瘋了，因為他從一歲到二十多歲都是這樣，也沒生過痔瘡；我小聲地說，應該有廁所，祖父說，奇怪，水溝不是很多嗎？  
（阿盛 1997：35）

同樣利用教育為政治服務，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的目的差異不大，思考的是如何把經歷皇民化的台灣社會教化成政權的支持者，但國民政府的教育掌控又更明白直接，更深入體制，掌握教育實踐過程，詮釋與傳播現代性內容，不容人質疑、批判（蔡瑞明 2010）。

從實際效果來看，日治時期的衛生治理是在強權壓迫下完成的衛生改善，衛生統治充其量只達到外塑的效果，在中、上層階級身上能夠看到外來文化帶來的新思想衝擊，但對一般大眾來說，更多的是衛生警察的嚴刑壓迫，因此在光復後外在環境不穩定下輕易的就出現倒退衛生行為。

國民政府的公共衛生事業在來台前就已有初步的嘗試，而衛生教育工作在衛生事業中又佔有重要的地位，是實現公共衛生目的的必要手段。即便透過政策、硬體改善打造出有利生存的環境，若沒有適應的衛生習慣不仍利於優勢環境長久，因此結合教育的用意就在建造培養出適宜的思維與生活習慣。

來台後為落實思想面的影響，政府選擇由國民教育著手推行各校實施學校衛生，1950 年代擔任台北保健館館長的王耀東說到：「兒童正在發育時期，苟環境

不良，易影響健康，影響國力。學校衛生乃促進社會衛生教育最經濟有效的辦法。」此外，「啟發兒童衛生智能，使能保障個人與公眾之健康；培養兒童對於衛生之興趣與信心，由個人之努力，促進學校家庭，社會環境之健康<sup>15</sup>。」由這段話即可看出，以兒童為對象除了因為正確的衛生行為從幼年開始培養較修正成人早已形成的習慣來得容易外，確保孩童健康成長擁有強健的身體，同時也是確保國家茁壯發展的基礎，透過學校教育又能夠進一步影響家庭推及社會。

既然施行學校衛生目的，在透過教育改善既有衛生狀況達到發展公共衛生，那何為公共衛生之目的呢？討論此問題必須要回至民國時期「衛生」對於東亞地區來說具有的特殊意義脈絡，Rogaski 認為民國時期「衛生」一詞在東亞，特別是對於中國來說是圍繞著「國家權力」、「科學標準」、「身體潔淨」及「種族健康」展開，是實現現代化生活方式，這概念的興起與日本在大東亞地區所展現的生物學統治有關。

問題開端要從傳染病與潔淨劃分談起，傳染病劃分潔淨與不潔，連帶引發歧視性行為，這喚起了國家衛生主義觀<sup>16</sup>。日本利用「衛生」區分與在地者間的落差，展現其優越位置與文明的象徵，衛生被與文明發展畫上等號，相對節節落敗的中國被視為骯髒、陋習、傳統腐化形象，在列強侵入下國家權力陷入動盪，在重振國立的渴望下，積極的展現衛生—文明成為建立國家權力的一個手段，同時的，衛生成果又可穩定內部展現統治者治理的正當性鞏固其權力。

在此脈絡下，不能忽視衛生整頓背後的政治化意義，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借鏡日本模式力圖改革之際，透過整頓衛生事業期望建立近代化國家體制，延續此思維，來台後在美援幫助下著手衛生重建工作，一個不同於德、日體系的衛生系統借美援之手進入台灣。

「建立良善的環境衛生」與「培養適宜的衛生習慣」是衛生政策推展的兩個重點，我們對自我的身體清潔管理在此發展下有了劇烈的轉變，再一次的原先私領域範圍被拉至公共領域管轄下去，這與「國家」有強烈的關係。

<sup>15</sup> 轉引張淑卿（2010）對省立台北師範附小主編，《國民學校保健教育實施方案》的引用。

<sup>16</sup> 可參考杜麗紅（2009），二次大戰日本在東亞戰事中坐擁巨大的勝利；原本所屬不同的地區在殖民主義擴張下被相連起來，但越來越密切的聯繫也讓傳染病成為嚴重的問題，開始的，區分行為出現了，潔與不潔成為傳染病擴散的指標，連帶引發的歧視性行為。

事實上台灣在日治時期，身體清潔就或多或少地被納入公共範圍內加以管理，但日本政府是立基在建設殖民地轉為殖民母國利益的思維下著手進行衛生改善，從某一方面來說這成為一種限制，無論是在硬體或軟體上的執行皆以在台日人與中上層級為核心展開，未能在有限時間內達到深化民間。

國民政府同樣將身體清潔視為公共管理的一部分，但背後的動機與日本政府不同，蔣介石 1934 年發動的「新生活運動」明顯的表現了「骯髒－野蠻；潔淨－文明」的關係，「剪髮理甲，沐浴勤加」被作為復興中國傳統的手段之一，透露出骯髒即是混亂，清潔為恢復秩序的手段，也是文明生活的標誌（張瑞 2009）。

1968 年開始的「國民生活須知」，細密的規定人民的食、衣、住、行、育樂制定的範圍，舉凡說話、舉止、待人接物，都有理想的標準。這是深入人民生活習性的規範，也夾帶明顯的政治改造意圖（黃金麟 2010）。

杜麗紅（2009）指出：要在陌生社會推行新制度，必須重視此制度在原社會得以建立的基礎，包含幾個面向：專業基礎（知識）、物質基礎、社會基礎。借用此觀點來看，日本在台灣推行的衛生改革，在專業基礎與物質基礎上，日本政府成功的達到引導作用，展開醫學教育、公共衛生管理，也著手建設基礎設備改善環境，但在社會基礎上卻始終未能深化，雖進行教育與公共設施修建，但在有限就學比率與晚期戰爭影響下，日治時期的衛生教育無法有長遠的成效。

而傳統漢文化觀念在長久歷史中已累積一套固有的社會認知與生活習慣，與西方社會在歷史中對身體、生命、環境理解發展而來的衛生制度不相融，要改變這長久以來的社會習慣，需要同時在環境與思想上徹底改造，實行全民的義務教育成為很好的著力點。

### （一）建立衛生教育組織體系

但在大陸時期的衛生教育經驗顯示，若只依靠醫護人員的努力，衛生推行成果是有限的，還需要教育人員的投入，延續這樣的思維，來台後分別由兩個層次著手：一是建立國家至地方一體的衛生教育制度、組織，二是由基層學校執行具體的衛生教育。

第一個層次制度面包含了建立「省縣－學校」的衛生教育組織，省縣市級的衛生教育組織負責規劃、審核、編印資料，培養師資與相關技術人員；學校內的衛生教育組織規劃學校衛生事宜並執行官方計畫。

國民政府深入教育體制的一個方式，是在教育機構設立指導與監督者，強調教育與衛生相互合作，教育廳在行政部分由具備公共衛生專業背景人士規劃學校衛生工作內容，衛生處派技正至教育廳擔任衛生督學負責聯繫工作，要求各縣市衛生院保健課長擔任該縣市衛生督學設計該縣市學校衛生工作。

這部份的經費是編列在教育經費下，又獲得農復會的補助。為了建立統一標準並逐步傳播開來，1953年各縣市教育局主辦演習，以學區為單位選出該學區內一示範演習學校，學區內國校校長與全體教師都必須出席參加，花一日時間將規定的學校衛生項目配合學校時間，逐項演習。這項觀摩參加的教師佔了當時全國國校教師的91.28%（張淑卿 2010）。

1955年因應日漸繁重的衛生教育工作，教育廳成立「台灣省衛生教育委員會」，至此台灣有了執行衛生教育工作的專責機構<sup>17</sup>。

為了順利推行衛生教育，政府注重相關人員培訓，培訓護士與保健員至各校擔任校護，並建立衛生導師，1951年夏天教育廳與衛生處合作舉辦衛生導師講習，全國各個國民學校派一名教師接受訓練，分三期完成，每期兩週<sup>18</sup>，受訓完以衛生導師名義將所學衛生知識與技術傳授全校教師，使每位教師都能具備執行學校衛生工作的能力（張淑卿 2010）<sup>19</sup>。

在基層國民學校內成立相應的衛生組織負責執行政府單位的衛生政策，各學校必須設有「學校衛生教育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衛生導師擔任副主任委員，訓導處下設有衛生組，連同學校保健室護士、級任導師、學生衛生隊，共同負責學校衛生工作（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94）。其中，衛生隊是由學生組

<sup>17</sup> 工作範圍包括擬定全省衛生教育工作實施計畫，審定衛生教育機關的計畫、經費，編發衛生教育工作教材、宣傳，技術指導與人員培訓工作。此機在在 1972 年政府機構精簡後併入教育廳第四科衛生股。

<sup>18</sup> 課程內容包括：1.相同主題制定不同深淺程度，用以實施不同年級衛生教育。2.公共衛生、個人衛生、環境衛生、營養的基本常識。3.實際保健工作：晨間檢查、身高體重測量方法、視力檢查、急救技術、缺點矯治內容。還學習「衛生十大信條歌」（張淑卿 2010：105）。

<sup>19</sup> 轉引張淑卿（2010）對佟世俊，〈台灣省學校衛生之沿革與台北世學校衛生之發展〉與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十年來的台灣教育》資料的整理。

成，自中高年級各班選出學童成為衛生隊隊員<sup>20</sup>，規定訓練時間，訓練其協助導師衛生工作進行（佟世俊、朱寶鈿 1973）。

可以看到，政府建立起的嚴密一體的中央－地方體系，由中央掌握整體教程、內容設計，派與專業領域人員置地方協助；基層地方則組織校內完整執行體系，不只校長與導師，連學生都是主動執行體系的一份子，一些具體的保健工作與分級衛生教育已初步成形。

## （二）學校衛生活動

### 1. 課堂教授

學校衛生教育執行有賴課程規劃與保健活動，就課程內容來說最重要的在建立健康觀念，它是相關衛生活動與環境維持的基礎。教材裡除了以文字傳達知識外，還會借用圖畫、說唱、標語的方式傳達概念。教材編定在 1953 年與 1955 年有兩次重要的修訂，1953 年修訂台灣省新竹師範附屬小學編的衛生手冊作為衛生教材，定名為「國民學校級任導師衛生手冊」；1955 年又邀請了相關專家編印「健康教學指引十二冊」，修正部分缺點，依學童發展區分教材程度，較大的變動在 1968 年「健康教育」被獨立出來成為一科目<sup>21</sup>。

由 1953 年的「導師衛生手冊」到 1955 年的「健康教育教學指引」可以發現，對衛生知識與習慣的重視提昇，強調個人生理衛生改善，這與社會背景重新



圖【3-5】兒童健康教育與人員訓練

（上）衛生教育活動。  
（下）公共衛生教育活動。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1995《台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二）

<sup>20</sup> 省立台北師範附小衛生隊訓練課程即包含知識（衛生教育的重要性、個人、公共衛生基本常識）與技術（晨間檢查步驟、身高體重測量方法、一般藥品使用方法、急救包扎訓練），衛生隊隊員還須遵守衛生隊信條並以此為榮，信條內明列注意學校環境衛生、每日接受晨間檢查、調查與報告家屬、親友、鄰舍出生、疾病、生育的責任、幫忙老師協助護士進行衛生工作、接受各種預防、以身作則等（張淑卿 2010：109）。

<sup>21</sup> 戰後初階段，衛生教育將「知識」與「習慣養成」分開，前者編於「常識」與「自然」兩科下；後者歸類到「公民訓練」，直到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獨立出「健康教育」。



負起的傳染病疫情有直接關係。後續衛生教材的變化又逐步由疾病防禦擴及到積極保健。

教材分級也是衛生教育逐步成熟的表現，中低年級著重在各項傳染病病徵與防禦，其次才是日常生活衛生知識<sup>22</sup>，高年級深入討論生理衛生、身體器官與急救知識<sup>23</sup>。1968 年健康教育獨立出來後，呈現更系統性教材，範圍增大至心理衛生與公共衛生。

另外教育廳還編制一系列輔助教材與書籍作為教學補充，像是衛生掛圖<sup>24</sup>、砂眼防治壁報，翻譯美國衛生教育書籍作為參考<sup>25</sup>，這類宣傳品未必能符合台灣所需，但對正在建立中的台灣衛生教育來說，有具體經驗上的引導。

有許多相關現代知識確實由孩子的所見所聞傳達到家庭中：

本來，我校的學生家境差不多都不好，沒有穿「內褲」的習慣，三年級時，新校長到任，大力提倡規定所有男女生皆應穿內褲，這是「文明」。我向母親說了，他一口咬定校長「神經線絞不緊」，男孩子穿什麼內褲？她說：「細漢諸甫穿什麼內褲？校長神經有問題。」話是這麼說沒錯，他還是用麵粉袋為我縫了一件內褲，只一件，隔幾天洗一次，晚上洗，早上就風乾了（阿盛 1991：102）。

雖然不見得有立即的效果，但學童起了中介的效果。

## 2. 衛生檢查

具體衛生活動包括健康檢查、晨間檢查、預防接種，以導師為主要動力展開，特別是在學校衛生與護理人員缺乏狀況下，班級導師成為衛生活動的主要執行者。王煥琛在〈級任導師之衛生教育工作〉中列舉班級導師所應完成的衛生工作：

### 一、學期開始衛生教育工作

#### 排定兒童席次

---

<sup>22</sup> 課文名稱出現像是住的衛生、人體清潔法、食物和飲料的衛生、衣服的衛生、霍亂的病象與預防。

<sup>23</sup> 內容像是食物的營養價值與選擇、保藏方法，消化器官的功能與保健方法，日常藥物的應用，創傷、流血、骨折、脫臼的急救等。

<sup>24</sup> 衛生掛圖由教育廳印製，免費分發至全省國民學校、師範學校、縣市衛生局，囊括從衛生教育的基礎意義到一般日常行為（洗臉、洗手、刷牙、大便、洗澡、吃飯、睡覺）、疾病常識（寄生蟲、滅蚊、滅蠅、滅蝨蟲、結核病防治）

<sup>25</sup> 台灣省衛生教育委員會編《健康教育第一步》、《健康教育與體育》；中央衛生實驗院編《學校衛生與健康教育》

調整教室桌椅

排定教室整潔服務輪值表

檢齊教室清潔用具

督促兒童自備清潔用具（茶杯一只、口罩一個、擦布一塊）

## 二、定期衛生教育工作

測量兒童身高體重

晨間檢查

協助健康檢查及預防接種

協助學校衛生訓練活動實施

（資料來源：王煥琛 1959：7-10）。

其中以晨間檢查意義最為重要，晨間檢查不同於健康檢查，健康檢查以一學期兩次由醫師擔任檢查工作，通常在學期開始與結束以便於觀察缺點矯正的效果。晨間檢查的主要目的在針對兒童衛生習慣，一方面檢查兒童整潔，以養成兒童良好衛生習慣；另一方面藉由檢查早期發現缺點。

每日晨間檢查是學校對兒童身體的監控與規訓，除了隨時掌握兒童身體的發展狀況，也透過規範告訴兒童應該如何做。它有一套細密的檢查程序<sup>26</sup>，在檢查過程老師與衛生隊員不能動手檢查，以避免成為傳染病媒介，檢查完畢會由老師發表結果，不合格者放學前會再次提醒注意，於隔日晨間檢查複查。



圖【3-6】學童晨間檢查與刷牙訓練  
（上）1950年嘉義三田國小學童晨間檢查。（下）1950年代學童刷牙訓練。資料來源：莊永明 2001《台灣世紀回味：生活長巷》。

<sup>26</sup> 1.先複查前日不合格者是否已改正

2.準備工作-先將手帕、手紙、口罩、帽、茶杯等排在桌上，然後解開袖扣、領扣、捲起袖子。

3.由級任導師檢查衛生隊員

4.全班檢查開始（按各排列）

5.每項完畢由不合格者自行站起來報告姓名與不合格項目

6.衛生隊員登記

7.級任導師做最後糾正和檢討。

資料來源：王煥琛（1959），〈級任導師之衛生教育工作〉，《教育文摘》，4，11，頁8。

檢查的內容除了有無攜帶規定的衛生用品外，會要求捲起袖子查看手、指甲有無保持乾淨，牙齒是否刷乾淨、面部臉是否洗乾淨？眼睛有無紅腫？而打開領扣目的在檢查耳後及脖頸是否乾淨？有沒有常洗澡可以在此時看出，頭髮檢查方式要求接受檢查學童將頭髮自後下方向上掀起，在由左右側兩耳向上掀起檢查頭癬與頭蝨有無治療？導師在檢查完後要記錄下檢查結果，衛生導師、教導主任、校長每週檢查一次記錄簿，必要時進行臨時抽查。

除此之外，校園衛生活動還以其他特殊形式舉行，例如演講、辯論會、故事講述、海報競賽、班級整潔活動比賽<sup>27</sup>、電影播放、展覽會、班級母姊會<sup>28</sup>等，這類的活動影響跨及家庭與社區。

國家藉由學校體制，以衛生活動與課程教授告訴學童何為「正確」的衛生知識，晨間檢查即體現國家對個人衛生的要求，雖然容易流於形式，但也深具影響力，是培養衛生習慣的重要手段，讓學童內化理想的衛生行為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進而推及家庭、社區。由學校衛生教育實施項目也可以發現逐步的由矯治、預防到提倡健康促進，個人自發的衛生行為提昇健康環境維持的效率。

### 3.校園環境衛生維持

建立完善的校園環境也是影響學生健康行為的一部分，可歸屬到間接預防的部份，含括各項硬體環境的建設：校址選擇、教室設備、給水設備<sup>29</sup>、廁所<sup>30</sup>、垃



圖【3-7】頭蝨檢查與社區衛教活動

(上) 台灣省台北保健館公衛護士為學童頭蝨治療擦藥。(下) 舉辦社區母親會。行政院衛生署 1995《台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二)》

<sup>27</sup> 整潔活動為每日進行活動，由學童親自參與勞動，導師監督指導，科任導師督導校內公共場所。每日整潔活動結束後由值日生與衛生隊員隨同協助記錄，每週末統計成績評定名次，次週週會發表優勝班級並頒獎鼓勵（佟世俊、朱寶鈿，1973）。

<sup>28</sup> 班級母姊會規定每學期至少舉辦一至二次，母姊會聯繫起家庭-學校，由母姊參與老師對學童生活習慣、健康狀況有較完全的掌握，也順便增加母姊對學校與基礎衛生知識認識（張淑卿，2010）。

<sup>29</sup> 學校的給水為環境衛生中最重要項目之一，水質與水量為必要條件，校園給水設備要至 1976 年政府實施「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五年計畫」後才普遍獲得改善，飲水設備與洗手設備的設置確保飲用水安全與養成學童維持手部清潔的習慣，一些大型學校還會設置浴室，採淋浴方式。

<sup>30</sup> 藉由廁所管理可以直接表現學校環境衛生的優劣，大部分的學校廁所都無法達到無臭、防蠅、無污染水源的條件。許多偏遠地區的廁所採用出糞式廁所，部分校舍在日治時期影響下使用改良式廁所。其後才逐漸採用沖水式廁所（李淑佩 1988：19-35）。

圾處理、設立健康中心、運動設施、營養午餐。學校通常也是早於社區、家庭推行公共衛生建設之處，少數的學校會設立浴室，供學童使用。

(1962 年)我讀的是升學班。水泥屋專供升學班使用，只建一層，水泥屋之外，校舍全是二戰前留下來的木造日式平房。校內有一座大澡堂，分男女學生用，強制每週或間週洗澡一次；強制的理由很簡單，其一，幾家能有洗浴設備？其二，幾人能有時間在家洗澡？週日也未必休假的（阿盛 2012：23、24）。

除了提供友善環境予以學童外，完善校園衛生還有另一層意義，成為一個平台作為家庭與社區的衛生示範，結合社會組織資源健全校內設施，在學校與家庭社區的交流中衛生設備與管理方式傳播開來<sup>31</sup>（李淑佩 1959）。



圖【3-8】國民小學沖水式廁所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1995《台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二）》。

### （三）社區衛生教育

由國民教育入手，是針對培養兒童正確衛生習慣，併帶有企圖由兒童擴及家庭的方式塑造出全民適宜的衛生行為。但為提升重建效率、改善環境，也試圖建立起社校園以外的衛生教育，我們可分為「環境」與「人」兩個部分來看。

1966 年推動的社區發展，已是一較完整系統性的計畫，在此之前僅是部分地區的改善行動<sup>32</sup>，1955 年在美援幫助下環境衛生實驗所在全省完成 24 處鄉村衛生示範區，小有成果，但充其量只能說是起了個頭，真正引起政府著手加速行動是要到 1962 年流行病影響連帶打擊到國家經濟，1964 年「社區發展計畫」頒佈開始規模性的環境改善，計畫的重點工作涉及到環境、家戶、個人三個層次：

#### 一、公共衛生設施：

（一）飲用水供應：興建簡易自來水或公用水井。

（二）建設排水系統：修建大小排水溝。

<sup>31</sup> 例如利用家長會、懇親會或社區舉辦的有關集會中說明環境衛生推廣計畫。

<sup>32</sup> 1947 年政府是依據國民義務勞動法發動民眾整頓環境衛生，但法令制度修訂、技術改善是 1954 年才真正開始，民眾也才有較多的認識，1955 年環境衛生實驗所成立，在美援幫助下在全省完成 24 處鄉村衛生示範區，在各地建立公廁。

但疾病永遠是最佳的催化劑，1962 年西南地區發生霍亂，蔓延至全省，連帶打擊到發展中的國家機經濟，這事件加速政府研訂「公井公廁推行計畫」，1964 年依行政院的「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訂頒「社區發展八年計畫」。

(三) 修建廁所：興建公共廁所或補助私人修建私用廁所。

(四) 鋪設村里巷道。

(五) 興建公共浴室或補助私人浴室。

## 二、改善家庭生活：

(一) 輔導個人衛生習慣：刷牙洗手、沐浴、良好生活習慣。

(二) 改善家庭裝設及內外環境的整潔美化。

(三) 食物營養指導。

(四) 保育常識及技術指導。

(五) 推行家庭計畫。

## 三、衛生保健：

(一) 配合勞動服務，整修環境衛生。

(二) 充實地方衛生所。

(三) 實施預防接種。

(四) 推廣村里衛生教育。

(五) 設置貧病免費醫療。

(資料來源：佟世俊、朱寶鈿 1973：280-281)

包括了飲用水、排水溝、廁所、浴室、房舍、畜舍、堆肥等傳統居所最為人詬病之處，進入社區發展時期才真正掀起環境衛生改善的熱潮，改善的成果充分反映在數量上<sup>33</sup>，會發現前兩個階段以水井、廁所、排水溝為主要改善目標，進入社區發展時期，浴室也成為其中一環。

我升上五年級，村長換了人，新村長說，要好好整頓村裡的衛生環境。首先，他出錢蓋了四棟公用廁所，又一家一家地勸人蓋廁所，他跟祖父說，廁所和吃飯一樣重要，祖父說哪有那種事！一有空，他就騎著腳踏車到處巡視，發現有小孩隨地大小便，當場打屁股，我們班有好幾個男生被他打過，都很氣他，叫他「哭鐵面」。每次開村民大會，他一定會再三地說明廁所的重要性，有一次還說「廁所就是生命」，六叔跑到臺上去，不知道跟他說了些什麼，他馬上又補充一句：「廁所為成家之本！」（阿盛 1997：38）。

---

<sup>33</sup> 見附錄四，台灣社區發展歷年改善環境衛生項目及數量。



圖【3-9】《豐年》雜誌農村衛生宣導以插圖方式教導農民相關衛生習慣。資料來源：劉志偉 2012《美元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

而在「人」的方面，則是利用各縣市衛生局及省立醫院，由官方印製各種衛生教育宣傳單、展覽圖版、幻燈片、衛生教材，分送至衛生局，配合巡迴醫療服務、家庭訪視、護士駐村、電影播放的方式，進行大眾衛生教育。另外也利用廣播與電視節目，例如：中國廣播公司的「安和樂利的社會」插播宣導，還有中廣農業電台每週以不同主題向

民眾宣導衛生知識（台灣省新聞處 1985）。

除此之外，也不能忽略早在社區發展前就發行的《豐年》雜誌，農復會於 1951 年針對農民出的刊物，目的在農民教育，除了相關農業知識外，也利用小插圖傳達基礎衛生知識與適當的生活習慣。

### 第三節 浴室的工業革命

1960 年以前的台灣，純粹農業化的社會，人口不多，居處分散，住宅也都以傳統平房為主，處處是稻田，人人都能接近大自然，因此一般家庭使用的燃料大部分是當地生產的天然燃料，北部因為產煤，一般家庭多半燒煤炭、焦炭；南部是農產地，農家多半燒穀殼、蔗葉、稻草、竹枝、木柴；澎湖風砂大，農作物不易生長，居民就燃燒乾牛糞（端木華 1977a）。

受到經濟發展與大規模城鄉遷徙影響，台灣在 1970 年開始有明顯的都市化現象，1950 年都市人口佔台灣人口的 24%，到 1976 年已達到 67%，人口聚集隨後要面對的是各種公共設施問題，都市用水、住宅、交通成為新的社會課題（台灣省新聞處 1985）。

傳統住屋炊煮照明仰賴的是燃燒柴薪，石油與電在台灣歷史雖可以追溯到日治時期，但真正進入家庭還是要到 1960 年代末以後。日據到光復初期，薪柴都是主要的能源，家庭用來炊煮；工業用以製糖、製茶、煉瓦、燒陶，其方便取

得為最大優點。「柴勿須購買，到處撿拾，蔗葉、木麻黃葉，引火甚快，細樹枝捆紮一束一束，置廚房邊角備用（阿盛 2004：52）。」也因為此，住屋總要有塊地方堆滿大量薪柴，在普遍的狀況下，只有兩種家庭例外，一是經濟收入較好中、高層級以上的家庭，可以燃燒木炭；二是台電員工的家庭，因為有電費優待可以使用電力（端木華 1977）。

1956 年政府計畫擴大煤餅產業來取代砍伐木柴使用<sup>34</sup>，其後煤球以廉價、易燃作為木柴的替代品受到廣大歡迎，但不管是使用木柴或煤炭，在使用上都有一個特點：伴隨大量又刺鼻的煙灰，這也讓總是待在廚房的傳統婦女特別辛苦：

舊代農村婦女可敬亦可憐，田事家務之外，還得找薪水，薪是斫來拾來的，水是肩挑手提的。公婆丈夫兒女永遠優先，自己吃飯永遠最後，看著殘湯剩菜，一邊掛心大鍋洗澡熱水，三餐復三餐，咦，總在灶邊翻尋鍋巴的兒子們忽然焉壯如山了，總被柴煙燻得流淚流涕的女兒們忽然焉美如水了，然而，噫，昨日新婦忽焉老且駝了（阿盛 2012：182）。

當台灣進入工業化人口開始聚居於都市後，家家戶戶使用煤炭炊煮讓城市籠罩在污濁黑煙中，且人口成長快速，壓縮了每人平均居住空間，住宅型態改變讓住屋沒有多餘的空間可堆放木柴或煤炭，另一方面，現實的是：煤礦自日治大量開採以來產量已逐漸減少，都市的空氣問題愈來愈嚴重又讓政府不得不思考應對策略，提出「淨化空氣污染政策」，希望以現代民生燃料減少公害污染<sup>35</sup>。

### 3-3-1 邁向單一化的空間

都市發展人口急增，土地價格上漲必須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空間，集合式住宅因此成為城市住宅建築趨勢，樓層一路由兩層樓、三層樓、四層公寓到五樓以

---

<sup>34</sup> 政府成立景美煤餅廠，生產的煤餅供軍公教家庭使用，煤餅打開知名度後，又陸續有民營煤餅廠在全省興建（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2004）。

<sup>35</sup> 即氣體燃料，主要運用內容為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氣體燃料為一統稱，其底下又可分為煤氣、液化石油氣、天然氣、丙烷混合氣。

煤氣為煤炭煉焦時產生，日據時代就開始供應，以管線方式直接輸送至用戶家中，台灣沒有達到普及，後由天然氣取代。

液化石油氣為石油煉製時產生，可加壓後成為液體儲存於鋼瓶中，方便運輸。

天然氣為自然生成的能源，運用上需要管線輸送，進口時會將其冷凍液化為液化天然氣。

丙烷混合氣為替代性質氣體燃料，在天然氣未進口前，瓦斯管線已鋪設完成，為使業者正常運作與用戶能夠習慣，先提供丙烷混合氣使用（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2004）。

上，但集合住宅發展，差別不是只有在高度上，在建材與內部空間也是逐步的在革新中。

### （一）國宅示範效果

當中首具代表性的為政府興建的國民住宅。國民住宅的出現同時包含了政治、社會的考量，國家至 1960 年代以前都對於住宅問題不太重視，以寬鬆、容忍的管制任由住宅發展，造就許多臨時住宅與違章建築，狹窄簡陋居住空間讓生活品質低落，在天災破壞、衛生條件不佳狀況下嚴重威脅到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這現象受到專家學者的強烈批評。

另一方面，遇上國際石油危機，房地產漲價，即使是中產階級民眾也無力購買高價住宅，各方輿論都朝向國家應問負起人民良好居住生活的責任，加以，當時正值台灣的國際形勢改變，先是 1971 年退出聯合國，隔年與日本斷交，1975 年蔣介石去世，台灣在國際地位與內部政治都陷入一極不穩定的狀態，政府在各方壓力下要試圖穩定島內民心，致力於改善人民居住環境成為很好的方法。

1975 年頒佈《國民住宅條例》，一方面作為國家照顧弱勢者的形象，另一方面又可對發展中的民間住宅市場有「示範住宅」的效果，因此 1977 年提出了《國民住宅規劃及住宅設計規範》<sup>36</sup>，一個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空間結構出現了，獨立浴室於家屋內不容置疑的地位被確立下來。

移植國外的屋內結構，引進美國式的「簡約浴室」，配備了最低限度需求設備。這不但顯示了台灣與美國間的倚賴關係，也是後進國家才可能完成的快速轉變，相較歐洲諸國在洗浴發展的長遠歷史，既存結構限制新型態的可能，要將各種供排水管線、浴盆、臉台、馬桶等設備集合至一獨立的室內空間是西方耗費了幾個世紀才得以完成的結果，台灣在數十年間一躍便邁入現代化浴室<sup>37</sup>，這也意味著社會已達到一定水平的發展，脫離農業社會進入工業化階段。

---

<sup>36</sup> 規範明確規定，室內的連接動線不可有下列狀況：1.自居室到浴室必須通過臥室。2.自居室到居室必須通過浴廁。3.自臥室到浴廁必須通過另一臥室（劉詩彥 2004）。

<sup>37</sup> 這種小浴室，有安排緊湊、空間利用經濟的特點，是美國人的發明，與歐洲將移動式浴缸擺在化妝間或臥房一角的方式不同，歐洲的移動式浴缸需要經由中央加熱水，送入化妝間中，不然就是須倚賴僕人倒水；而美式小浴室意味著房間可以省去擺放浴缸的空間，面積縮小又簡化洗澡的準備工作，很適合於工業化後無多餘勞力擔任僕人的社會。就如 Rybczynski（2007）：「只有在最貧窮、工業化落後的國度，中產階級可以雇用許多僕婦。」



國宅的示範效果讓民間也紛紛出現模仿，相似構造與改良進一步提昇建材設備，成為高級住宅，「配有高級豪華衛生設備」一度成為售屋廣告。

## (二) 建商取代自建

浴廁的發展很大一部分與房屋市場的發展有關，台灣的住宅投資 1950 年時僅佔國內生產毛額 0.99%，1970 年以後比例達到 3% 以上，國內經濟成長與國際通貨膨脹，讓人民普遍存在購屋保值的心態，因此建築業快速擴張一批批房屋如雨後村筍般冒出（中華徵信所 1985）。

住宅由自建轉為建商興建的痕跡在國民住宅也可見到，政府的國民住宅政策 1963 年以前是以貸款給民眾供其自建，1963 年到 1973 年是以整建住宅為主，到 1975 年頒佈《國民住宅條例》後，配合六年經建計畫 1976 年開始轉為大量興建方式。

房屋銷售經紀也是變化的見證者，早先的不動產經紀規模都是屬於個人性質或家庭性質，以勞力奔走撮合達到交易目的，隨著房屋市場的發展，大規模的數量必須改以有效的分配模式，因此企業化的營銷組織出現擔任代理商的位置，利用詳細的市場調查、分析經驗、掌握購買階層，運用媒體功效取代舊有模式（中華徵信所 1985）。

特別提出這變化用意在住屋是以自建為主或是建商大量建築，兩者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在個別建築的階段屋子從結構到建材，民眾都可以說或多或少的參與到；由建設公司建築販售則是購入一套既有的家屋結構，從而我們的生活習慣是配合於外來給予空間。

浴室在這過程中有了顯著的變化，私人浴室比例大幅提高了。

表【3-3】1966 到 1985 浴室類型比較

年份 類型	1966	1975	1980	1984	1985



圖【3-10】1980 年代集合住宅廣告 其中一點即為「擁有 American Standard 進口設備」。資料來源：1981，《家庭月刊》。

自有	32.75	69.65	84.70	93.83	96.00
共用	14.91	12.03	8.74	1.95	1.34
無	52.34	18.32	6.55	4.21	2.66

(百分比)

(資料來源：陳修兀 1990)

### 3-3-2 源源不絕的熱水

一般來說，人們把家中的浴室建在廚房或洗衣間的隔壁，因為既然這兩處地方反正無論如何都得點火，他們就可以在不產生額外開支的情況下加熱需用的洗澡水（Klaus Kramer 2001：28）。

同樣的情形在台灣也是如此發生著，早期洗澡不是選在廚房就是在離廚房不遠的地方，熱水一直是最大的問題，我們現在進入浴室隨手一轉開便源源不絕而出的熱水，它的發展歷史並沒有很久遠，跨入現代浴室很重要的一個事件是家庭能源革新。

俗稱液化石油氣的瓦斯幾乎成為民生燃料的主宰，它的出現讓熱能取得更方便，節省廚房勞務時間讓婦女走出家庭投入職場可能性提高；同時又輕而易舉的讓我們每天洗澡成為常態。

我們可以沿著兩條視野來看待這段熱水日常生活化的歷程，一是由台灣能源史著手：理解瓦斯進入社會的背景脈絡；另一則是瓦斯的普及過程來看待它是如何由奢侈品進入到我們日常生活？

#### (一) 認識液化石油氣的經驗

俗稱瓦斯的液化石油氣（LPG）是煉油時的副產氣，在了解到它的應用價值之前，煉油廠都將它視為廢棄物處理掉，與其他新技術一樣，最早的認識是透過當時在台灣的外僑與教會，根據《台灣煤氣》的回顧，液化石油氣首次被國人認識，是當時期駐台美軍以家鄉帶來的鋼瓶，向中國石油公司購買液化氣<sup>38</sup>。

在分銷商出現以前，要購買液化石油氣只能透過運輸公司代運或自己開車載運，最先有興趣的是台南汽車貨運與高雄汽車客運兩家公司，在 1957 年將液化

<sup>38</sup> 1956 年有位駐台的美軍顧問團大兵，代了一只煤氣鋼瓶，獨自開車由北南下，欲尋找液化氣，鋼瓶為其自其本國帶來，但當時臺灣市面上並無銷售液化氣，四處打聽後得知中油公司在高雄設有煉油廠，於是帶了鋼瓶開車南下。但當時煉油廠還未達到開拓副產品液化氣階段，也沒有相關配備設計，因此無法提供液化氣，後經由美國大兵畫了一張導管設施圖並詳加解說，當時的廠長胡新南決定著手試試看，第一只鋼瓶裝載的液化氣產生。

氣用做交通燃料。隨著產量增加，中油開始希望轉移銷售目標，想將液化氣應用到一般家庭日常燃料，於是於 1959 年以國石油公司名義首次登報徵求分銷商，核定全省 34 家分銷商（王源趕 1979）。

分銷商是擴大液化石油氣被社會認識的關鍵，但在建立起銷售網絡前首要面對的是技術不足與社會誤解這兩大阻力，簡陋的技術配備是最大的問題，發展瓦斯業需要穩定的氣源與承裝的容器，但當時國內沒有專門製造鋼瓶的廠商，因此業者們想到以舊氧氣瓶替代鋼瓶，但這些瓶子本身笨重，每支光瓶身就有六十公斤重，一些使用舊冷氣瓶替代的也有三十公斤重，而上頭的調整器則需要由國外引進，容器來源不繼限制市場擴張速度。

此外，社會大眾對於新穎的液化氣是懷有恐懼與懷疑的，首次見到鋼瓶的外型容易將鋼瓶的外型與炸彈連結在一起，更遑論將它放置在家裡使用。再者最大的阻力還是在價錢上，昂貴的價錢讓人卻步，一套設備動不動價值高達七、八百，非當時一般人的薪水所能消費得起。

但這也讓使用液化石油氣產生象徵意義，當時期提供給駐臺美軍的宿舍，為求舒適都盡可能做到重現美國生活條件，宿舍內的新穎設備對當時期的台灣來說不僅沒見過，有些甚至連聽都沒聽過，相對的也就成為社會努力模仿的對象，可以說，使用瓦斯是社會地位與現代化的代表，反之對比下，使用焦炭與木炭噲鼻煙燻就成為傳統的形象。

## （二）從地位象徵到生活的必需品：分銷商的努力

瓦斯行不遺餘力的推廣液化石油氣是瓦斯能夠普及家庭的重要因素，為突破民眾恐懼心理又增加大眾對液化石油氣的認識，業者以點對點的方式挨家訪問開發第一批客源，作為新產品一開始必定是以奢侈品之姿進入社會，尋找對象自然要朝上層階級著手，曾經做過液化氣推廣業務的李祖根<sup>39</sup>先生，談到過往推銷經驗說到：「初期的推廣以有錢家庭為主要銷售目標，最直觀的就是尋找外型高級、漂亮的房子登門拜訪，其中外省人佔的比例又比本省來的多，特別是來自上

---

<sup>39</sup> 為《台灣煤氣》1979 年以〈二十年來液化石油氣業〉為專題系列受訪者之一，李祖根為液化氣業發展初期業者之一，曾任台北市工會理事長暨大眾煤氣公司總經理，由推廣業務做起，後任送貨工作，最後自己經營兼送貨員。

海的人更多，因為上海有英國人開設的瓦斯公司供應瓦斯，在上海住過的人用過瓦斯，了解瓦斯的優點與使用方法，向他們推銷液化氣是最簡便不過的（王源趕 1979）。」

為了擴大社會對它的認識，提高液化石油氣進入一般家庭的可能性，銷售員也曾走入菜市場將目標對準家庭主婦，以敲鑼打鼓半表演的方式介紹使用方法。另一位分銷業受訪者陳成火先生的經驗是以教會為初步對象，向外國人推介液化氣，以全省教會為對象益處在：教會有間接影響力，教友經過教會的使用看到液化氣方便、清潔的特點，逐漸增加使用人數。

對於費用昂貴問題，部分業者應變之道是提出分期付款的方式鼓勵機關團體使用，一套八百元的爐具拆開第一期付兩百元，第二期開始每月一百元，如此可以在半年內付清，又降低用戶負擔的難度。並嘗試以免費試用方式，先安裝或放置一套設備於用戶家中，試用一、二月後滿意再付錢。

### （三）人人有權享用熱水

每一座建築都應安裝這種既舒適又維護生命的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它花費低廉，任何人都可以承受；它設置簡單，連小孩都會操作（Lawrence Wright 2007: 247）。

要成功建立起客戶對產品的滿意，瓦斯才可能理所當然地進入家庭，因此瓦斯該怎麼應用就成為重要課題，除了「瓦斯」本身外，結合相應的技術網絡是增加大眾接受的方式，例如進入廚房結合炊煮爐具成為瓦斯爐；應用到浴室成為瓦斯熱水器的使用。

人類洗澡使用熱水識自遠古就出現的行為，而近代科技的努力就在如何讓熱水取得能夠更為便利又符合經濟效益？歷史上加熱方式最早是用滾燙石頭，後來是放在爐火上的鍋子，再後來是外屋的“大銅鍋”，最後才是與廚房爐灶相連的鍋爐。

最先將煤氣商業化應用到加熱水的是 1850 年代的英國，但不當的使用讓駭人聽聞的意外事件頻傳，技術改良就在層出不窮的事件裡完善，較接近現代的熱水爐設計在 19 世紀末出現，增加了安全設施，1899 年又出現多點式的熱水爐，只需在住屋一個地方裝設熱水爐，就可以供應多個水龍頭使用（Wright 2007）。

回到台灣來說，瓦斯普及與熱水器廣泛使用是相互映照關係，結合熱水器與爐具讓用戶體會到使用新能源便利、清潔的優點，而熱水器的技術網絡建立，瓦斯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瓦斯未建立起穩定供輸系統與大眾對其信心以前，熱水器用戶數寥寥無幾。台灣熱水器的開端大約在 1964 年左右，少數使用的家庭是由日本購回日製熱水器，大部分是在國外使用過，體會到熱水器的方便就帶回使用。

但使用熱水器需要各種條件滿足，例如瓦斯量、水壓與維修技術人員等，特別是售後維修問題，成為初期國產品牌打敗進口品牌的關鍵，進口國外熱水器在未能有良好環境條件配合下，無法充分發揮它的功效，當有問題發生，又求助無門，即使打著「進口」的名號，也贏不到信任感。

大約在 1966 年開始有國內業者模仿國外熱水器生產國產熱水器，但在基礎知識不足下時常有為了降低生產成本，而擅自更動設計、零件的情形，因而製造出品質不佳、危險性高的產品，這反而容易加深用戶的恐懼。

因此，不論進口或國內生產的熱水器都有不盡人意之處：進口熱水器除了價格提高兩倍外，台灣未能提供相應的環境條件，水壓不足、瓦斯壓力不夠、維修零件缺乏等問題，時常有「水量小、不夠熱」的批評而遭到淘汰；國產熱水器設計不及進口熱水器多樣<sup>40</sup>，又有安全上的疑慮。

但無論如何，最終決定性的因素還是在價格上，國產品牌低廉的優勢讓它受到用戶歡迎，當 1968 年左右熱水器開始展露頭角之時，國產貨銷量就遠高於進口貨。

整體來說，液化石油氣與熱水器結合成的網絡技術，是現代浴室重要的元素，它們的出現時間點大約在 1950 年末期到 1960 年中期左右，瓦斯熱水器進入一般家庭，則大約在 1970 年後才有明顯的提昇，表【3-4】為 1977 年到 2006 年瓦斯熱水器城鄉普及率，1970 年末在都市普及率達到 54.3%，鄉村則要到 1988 年後才達到半數普及。

---

<sup>40</sup> 當時一些頗具名氣的廠牌：光陽牌、天鵝牌、理想，生產的國產熱水器與日本產品比較，光缺點就可以列出十項之多：1.沒有母火安全自動控制。2.沒有熱水器本身應具有的瓦斯壓力調整器。3.沒有順燃、緩燃-無爆音裝置。4.火咀燃燒效率不好，聲音大。5.熱交換器（俗稱水胴）偷工減料，吸熱效率不佳。6.重要零件之一的水壓坐動薄膜（膠質做）材質不耐用。7.噴流器的尺寸不適合，不能正常使用。8.瓦斯部分密封材料品質不佳、尺寸標準。9.無水溫、水量自動控制裝置。10.不耐用，易漏氣（王永杰 1978）。

表【3-4】瓦斯熱水器城鄉普及率

年度	都市	鄉村
1977	46.0	14.6
1978	54.3	16.6
1979	59.3	19.2
1980	61.3	24.9
1982	67.8	25.7
1984	74.6	37.3
1986	79.7	43.3
1988	85.3	57.1
1990	88.5	68.9
1992	91.4	79.6
1996	93.6	83.0
2000	95.8	90.3
2006	97.6	92.8

(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1977-2006 家庭收支調查)

另外我們也可以藉由瓦斯中毒案件數量看到瓦斯熱水器使用率的提高趨勢，特別是在集合住宅興起與浴室進入屋內成為普遍趨勢後，《健康世界》1977 年討論瓦斯熱水器與一氧化碳中毒情況就說到<sup>41</sup>：

根據台大醫院的病例資料統計，因瓦斯熱水器而導致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例，在民國 59 年以前很少（民國 59 年有 8 個病例），民國 60 年以後一下子多了起來（民國 60 年有 33 個病例），這與瓦斯熱水器的銷售量、使用量及大家住在公寓房子有密切關係。

特別是在發展初期，還未建立起使用瓦斯熱水器基本知識以前，有許多錯誤的設計將熱水器安裝在私密不通風空間，引起不少嚴重後果。

總的來說，氣體燃料普及對台灣生活型態有革命性的影響，它解套固體燃料邁向貧瘠的困境；也解決都市化後集合住宅的能源問題，讓洗澡不再受制於空間、時間的束縛，結合逐步在擴大的全民衛生教育，衛生思維與環境技術的相互揉合下，就如同，台灣也迎向 Kramer（2001）所說的這麼一回事：「總有一天我們會達到如此境地，人只要一天不洗澡，就有一種慚愧和不適感油然而生。」

<sup>41</sup> 引自傅憲豪（2008）。

### 3-3-3 擺脫惱人的氣味

要“為廁所修一個通風口，以排出臭氣”。人們已經開始意識到，“一個明智的建築者會將廁所建在看不見也聞不到的地方”（Wright 2007：69）

現代浴室讓我們可以在一空間內同時解決兩件重要的事情：排泄與洗澡，過去被視為骯髒的事情與現代最為私密的行為放在一起，其中的緣由極富意義，關鍵在於「抽水馬桶」。

我們上廁所必須使用馬桶是學習來的常識，廁所之所以長期被排斥在建築外或是在建築構造中邊緣化，或多或少與難聞的氣味有關，這個問題一直要到水洗便所出現才看到解決的曙光，而隨後抽水馬桶的普及更是社會由傳統邁入現代化的指標之一。台灣第一套抽水馬桶在 1952 年台灣工礦公司開發出來，其後衛浴品牌大廠-和成也自行研發坐式沖水馬桶。馬桶改變大眾使用廁所的習慣也改變衛浴的結構（林登讚 2011）。

台灣衛浴設備的發展是受到日本的影響，在日本政府衛生政策推動下，東洋便器進入台灣。由東洋便器到抽水馬桶，是兩種文明的表現，也是台灣在政治與社會轉型的兩個重要階段。如果由上廁所的姿勢來看，一個是蹲姿一個是坐姿，在東亞社會普遍來說傳統廁所不是像中國一樣的糞坑就是像日本一樣的蹲式便所，這無絕對的時間、區域差別，在日本與中國兩種廁所都曾同時存在。而坐式廁所也是很早就在不同文明間出現，但革命性的發展要到抽水馬桶發明後，進一步來說，現代馬桶之所以能夠擺脫異味秘密在「S 型彎管」與「虹吸式抽水設備」，虹吸式抽水設備將馬桶的水抽入水管，滯留在 S 型彎管中的水則封住管子使臭味不會溢出，自此馬桶可以很貼近我們的生活卻不會被我們察覺到。

但即使是坐式馬桶也存在兩種差異，歐式系統與美式系統，兩個差別在排除汗物的方式，簡言之，美式的沖水系統是將水抽走，歐式的沖水系統是將水推



圖【3-11】1955 年和成白釉馬桶研發成功。  
資料來源：彭芃萱 2011《淬鍊點土成金的創新與智慧》

進，台灣兩種類型的馬桶都存在，但以虹吸式抽水馬桶為多，這恰好也反映出台灣在邁入現代化的歷程美國有著深遠的影響（Rose George 2010）。

使用美式馬桶還是歐式馬桶有極大差別，甚至可以說這影響到如廁習慣翻轉的可能性，因為日本日後所研發出來的高科技免治馬桶即是以歐式推進式沖水的系統為基礎再結合電腦發展出各種功能的技術產品，免治馬桶除了馬桶的基本功能外，還有許多令人眼睛一亮的附加功能，但放眼全世界，這項高科技產品卻只在日本境內取得傲人的成績，不是日本人擁有他國無法比擬的潔淨思想，而是免治馬桶的推廣很直接地面對一個現實問題：已根深蒂固的清潔文化要如何扭轉？

全世界如廁習慣可以粗略分為兩種：濕式與乾式，更直白一點來說即是上完廁所清潔肛門是用水沖或是用紙擦的差別，華人世界長久以來是用紙張或是樹枝，傳統日本也是如此；印度與巴基斯坦、伊斯蘭世界是用水的文化，每次去廁所必定會帶小壺或杯子以水清洗。這種習慣是很少改變的，我們很難去評定哪種方式是恰當的清潔，這要考慮到地區間來自自然、物質、經濟、潛在競爭產業的限制。

表【3-5】如廁清潔習慣、姿勢與文明

如廁姿勢 清潔習慣	蹲式	坐式
乾	傳統亞洲	歐美
濕	印度（水源附近的野地廁所）	日本

（資料來源：George 2010：59、204-235）

日本曾經試著為免治馬桶打開全球的市場，但這是場慘痛的經驗，免治馬桶不只是奢侈品，它更大的意義在嘗試改變社會的清潔習慣，在這一點上，日本社會的轉變顯得更有意思<sup>42</sup>。

和成 1994 年在台灣推出免治馬桶座時，同樣是在嘗試突破這重障礙，要先讓社會相信既有清潔方式是很糟的選擇，即使既有的馬桶可以靠更換馬桶座與加裝電源來進入免治馬桶的境界，但要如何說服要選購新馬桶的民眾選擇免治馬桶？就需要增強他們對於清潔效力的重視，還有對附加價值的倚賴，換句話說，

<sup>42</sup> 可參考 George（2010）



要說服國人拋棄既有馬桶與過往清潔習慣，朝向相對高價全新的技術與認知，這只能在廣告手法上努力與耐心的等待清潔思維再度轉變進入新階段的時機。

回到社會剛認識坐式馬桶的時刻來說，作為一外來產品它是屬於少數人才能消費的奢侈品，大約是在 1960 年代以後才達到基礎的普及，且是有城鄉差異的普及。

二年級下學期，三姑帶著表弟從臺北來我家玩，吃過中飯，表弟說要上廁所，我帶他到門前的水溝邊，他很驚訝，硬是不肯脫下褲子。說是沒有東西擋著他拉不出來，我帶他到豬舍旁邊，他蹲在地上，不時的看我，然後站起來，說他拉不出來。我祇好走開，隔一陣子就喊：「好了沒有？」表弟苦著臉走出來對我說沒有，我拉起他跑到學校，他急忙衝進廁所，出來後，滿頭大汗。在回家路上，他一直問我：為什麼廁所裡沒有水箱子？為什麼有很多白白小小的蟲？還有，在水溝裡拉屎為什麼警察不管？我說警察的兒子也和我們一樣，他就說，回台北以後要報告老師，叫老師來抓警察（阿盛 1997：36）。

有許多人第一次接觸，不是透過學校，就是在都市的旅店住宿時看到。

第一天晚上，住在台中火車站附近的一家旅館裡，這纔第一次看見了抽水馬桶，以前祇看過圖片。住進旅館以後，大家都往廁所裡跑，鄉長站在一邊維持秩序，一面叫著慢慢來，他說劉的屎噁在那怕沒得拉？等輪到我，我一頭衝進去，看見抽水馬桶，心理有點害怕，還好我知道是用坐的，坐了上去，也不知怎麼搞的，幾乎用了兩百公斤的力量，仍然拉不出來（阿盛 1997：36）。

從數據來看，表【3-6】為 1977 至 1981 年抽水馬桶普及率<sup>43</sup>，1978 年全國才達到半數普及，都市普及率有 79.5%，而鄉村僅 22.7%；1981 年全國達到 67.4%，但城鄉差距仍然大，都市有 86%，鄉村僅有 31.2%，都市抽水馬桶的高比例除了顯示抽水馬桶的普遍外，也存在一戶超過一座以上馬桶的可能性。

表【3-6】1977 至 1981 年抽水馬桶普及率

年度	全國	都市	城鎮	鄉村
1977	48.2%	75.4%	45.0%	13.3%
1978	55.0%	79.5%	51.8%	22.7%
1979	57.2%	80.9%	50.0%	19.1%
1980	63.8%	83.7%	60.6%	29.1%

<sup>43</sup>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1995、2005）的說明，都市、城鎮、與鄉村的區分是依據家庭所在的村里內，農、林、漁、牧、礦等產業之就業人口佔該村里所有就業人口的比例，以及服務業就業人口的比例來決定，倘若該村里內農林漁牧礦業人口比例超過 45%，則歸屬「鄉村」型；若農林漁牧礦業口比例不及 25%，且服務業人口比例不小於 40%，則歸屬「都市」型，其他分類為「城鎮」。

1981	67.4%	86.0%	64.7%	31.2%
------	-------	-------	-------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1977-1981 家庭收支調查表)

要從奢侈品轉為家家戶戶消費的起的必需品，除了經濟與政府政策的幫助外，廠商在商品售價，調整符合社會消費能力很重要。突破點在於達到技術精進帶來量產成果，而這是一不間斷的模仿與創新的過程。此外，社會要保有發展的活力，必須不斷持續接收新知，在保守的政治背景下，除了美援外，商業成為與國際存有連結的渠道。

衛浴的老品牌-和成在台灣的發展歷程，反映了台灣衛浴設備的發展歷程，這些發展特點是因應社會環境而生，也改變我們的使用習慣，為潔淨領域打開視野與新的可能，以下便透過和成的經驗來看台灣衛浴設備的發展變化<sup>44</sup>。

### (一) 單一到系列

以和成來說，為擴大普及率，提高技術、降低成本是唯一的辦法，因此必須不斷保有與國外技術知識的聯繫，創辦人邱和成便時常出國考察，尋找節能省本的築窯方式，引進國外的新燒窯技術，簡化了製作過程也成功的壓低成本，進入馬桶量產的階段，讓普及有了可能。

仔細觀察家裡的浴室或學校、辦公室、公共場所的廁所，衛浴廠牌不出幾個耳熟能詳的名字，且包辦的範圍之廣由馬桶、臉台、水龍頭到磁磚。這可說是衛浴市場常見的營運模式，即發展系列化的生產。

衛浴產業多角化經營，幾乎包辦了整間浴室的產品，廠商投入成套衛浴產品生產是常見的發展，探究主要的原因這與其銷售對象：建設公司，有密切關係，建設公司都希望將衛浴設備交由一家合作廠商負責，因此如果只生產單樣產品勢必得尋找生產周邊產品的廠商外包。和成的例子即是由原先生產馬桶，先是跨入浴缸再朝向地磚、壁磚、鏡台、毛巾架研發，1960 年代，又先後與美、英等國廠商合作，跨入給水銅器生產。

建築產業的影響不僅止於此，住宅市場的變化時時刻刻在牽動著衛浴設備產業，衛浴產品銷售的起落與台灣房地產業景氣發展有密切關係，1971 年到 1978

<sup>44</sup> 整理自方天龍（1996）、彭芑萱（2010），不在下文重複註記。

年台灣房地產蓬勃發展，連帶的也帶動衛浴設備發展，和成欣業總裁邱俊榮回憶那段時間：「所有的和成產品都非常好賣，搶手到客戶開著貨車在工廠門口排隊等出貨，產品才剛出窯，燙得不得了，客戶就迫不及待地搬走；價格也很好談，說多少是多少，都不用講價。」而到了 1981 年，因建案減少加以國外品牌競爭，業者必須改變過往方式，因此和成轉向「服務」與「維修」考量，而這一點也是衛浴與熱水器等



圖【3-12】單槍水龍頭。  
資料來源：和成官網。

耐久產品在發展初期，國產品牌能夠打敗進口產品的關鍵，在產業成長時，代理商引進進口產品，當市場開始飽和甚至萎縮時，代理商不再代理該品牌，維修便成為很大的問題。

## （二）浴缸：超前的技術

從浴缸的生產可以看到技術與社會間複雜的交纏關係，早期的浴缸大多是用水泥砌成，再貼上磁磚，這類浴缸有幾項缺點，容易留下污垢不易清洗、表面不平、不保溫等，隨後引進玻璃纖維浴缸、搪瓷浴缸，前者又稱為 FRP 玻璃纖維，耐熱、重量輕易於安裝、表面平滑，但保溫效果不如後者搪瓷浴缸，又可稱為琺瑯浴缸，是採用銑鐵鑄，它不留污垢、容易清洗、保溫效果好，但耗費成本高讓搪瓷浴缸銷售遇到很大阻力，和成在 1970 以前即推出這類產品，但當時其人民的生活水準還未到達到相應的高度，充其量只有高級一點的飯店採用，最終還是不得不先暫時停止生產轉向售價較低的玻璃纖維浴缸製造。

## （三）水龍頭：雙頭到單體的習慣改變

水龍頭發展是和成多角化經營的例子，也是技術改變習慣的映證，比較早的水龍頭是分為左右兩邊，左邊是熱、右邊是冷，使用時為了達到適合溫度，必須右轉、左轉、試溫度、再調整直到滿意的水溫，這樣的方式有個缺點：容易造成浪費水的可能，天氣冷洗澡時乾脆一直開著水省去重新調整溫度的麻煩。和成 1983 年與美國史坦那達（Stahadyne）公司合資成立豪士多公司生產冷熱混合的單把水龍頭「夢龍頭」。

夢龍頭也是屬於昂貴的高檔品，高價位很關鍵的原因在史坦那達公司掌握了專利權獨佔市場，直到 1995 年才出現突破卡軸取代圓形蕊軸，其他廠商沒有專利阻礙，開始廣泛使用進入量產，壓低價格。李孟杰（2006）針對三大都市住宅熱水使用現況調查，水龍頭的形式單槍混合式的就佔了 71%，冷、熱水分離式的佔了 24.4%<sup>45</sup>。

由此來看，衛浴設備確實是受到市場與技術的影響極大，特別是建築市場的興衰，但這不意味著官方的影響力就不足掛齒。政府掌握住住宅結構的管理，特別是對於人口越來越密集的大城市，住宅改建、隔間都需要申請，以確保基本通風、採光與用電安全。連帶的衛浴設備的配置也受到限制，加以，近年來受到環保議題熱度的影響，1994 年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公布，馬桶衝水量應限制在 9 公升以下，並推出省水標章，這讓馬桶業者紛紛必須朝技術精進思考，以配合省水要求。

#### 第四節 小結

1950 到 1970 台灣社會由戰後重建進入開發中國家，是經濟與社會改變的過渡時期，也是確立衛生與清潔關連的時期，相較日本殖民，國民政府的介入是更全面性的，清潔雖然同樣都是作為輔助經濟發展的角色被推動，但日本政府在教育制度上採層級劃分，不但台、日學童接受教育的學校有差異，許多台灣兒童受限於家裡窮困也未能完成基礎的教育，更遑論男女生在受教機會的差別。

而國民政府以義務教育與社區發展，有效達到衛生意識的全面普及，確保「健康追求」成為全民的目標，在教育的力量下，恐懼不只是由外在對不潔與生命威脅而來，也形成內在恐懼表現為對邇邇與氣味的羞恥難堪。社會禮儀運動讓我們的自然身體行為逐步脫離喜好、慾望，進入以經驗為行為指導的階段，也在這裡，受到我們對身體態度的變化清潔行為改變了。

---

<sup>45</sup> 主要是針對台北、台中、高雄的透天住宅與公寓住宅調查，以戶為單位隨機方式發放問卷 700 份，回收 622 份，有效問卷 546 份，男生佔了 1040 人，女生 1168 人，共 2208 人。其中透天住宅 244 戶，公寓住宅 302 戶。

這體現 Elias 所說的社會在文明過程外來強制通過社會結構轉為自我強制，過去，國家必須在健康管理下的重複論及清潔的必要性，但如今已不需要了，因為它內化為社會的本能。

健康被操作為本能，給予國家介入私人行為的契機，也賦予每個人有追求強健身體、保持個人與環境清潔的義務，國家介入的結果是讓我們對潔淨的標準有一個統一的答案，也界定了一個正常人應該達到的潔淨程度。

美援的資源挹注無疑對衛生政策發生形塑的力量，政府在重建、摸索的過程裡，美國成為我們學習效仿的對象，美援機構更是對整體農村生活水平的提升付出及大的貢獻。

但不得不注意到，此階段初期的潔淨意識是有層級差異的，社會普遍回復到以外表為主的清潔行為，但對於居住在城市裡與隨後移民來的外省中產階級來說，他們的潔淨意識是較接近於帶有衛生觀點的潔淨，而存在等級差異正是讓社會存有變化的可能，透過環境建設、制度規範、教育、民間機構，在位者將特定的潔淨概念擴大。

此外，這個階段也是社會進入技術成長的時代，經濟結構改變讓居住型態變化，市場與國家同時在住屋結構上發揮影響力，國家以建設集合住宅打下住宅結構示範基礎，隨房地產熱潮興起，一波波住宅建設潮大規模、單一的浴廁空間設計有了既定的樣貌，也帶起衛浴設備發展，馬桶、浴缸、臉台、磁磚、熱水器逐步改良，讓清潔的樣貌越來越具體。

總的來說，此時期的台灣正介於由困頓到富裕的過渡，無論是在環境設備或衛生意識都仍然需要政府的力量引導、支持著，潔淨在這個階段帶有文明化的象徵，一種外來的視野被內化為我們的視野，當潔淨裡衛生被確立下來，並成功打下社會基礎後，隨著消費社會來臨市場力量取得領導位置，下一章便是要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台灣潔淨概念的新變化。

## 第四章 沒有休息站的旅程：清潔作為一種產業發展

台灣經濟大約是在 1960 年代進入工業發展階段，開始趨向於大量生產與市場擴大，也是在這個時期社會結構一同發生明顯的轉變，新的中產階級逐漸形成、都市人口增加、產業由一級轉向二、三級為主、受薪勞動人口增加，明顯的資本主義色彩在 1970 年代表現出來，大量生產與技術改變帶來的是「商品化」與「普羅化」的社會。越來越多的東西被納入「商品」，同時國外的「商品」又進入重整國內產業發展，市場一下子就擴大了，刺激了社會對消費品的需求，也進入一面對「大量選擇」的狀態（陳東升、周素卿 2006）。

這一章是將視野放在清潔產業的角度，觀看潔淨的意義，端看消費力量如何在潔淨領域內掀起另一波浪潮，延伸出新的表現方式，重新塑造我們的清潔習慣。而我們所遇到的是一群不起眼但也功不可沒的小兵，他們構築了另一幅清潔圖像，依附在社會清潔知識增長下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但也因著它們逐步壯大的發展反過頭來改變了我們的清潔習慣。不同於前面階段社會要透過各種力量在個人身上建立起潔淨的概念，走至此，我們已習慣清潔，也認同清潔。接下來要思考的問題成為：我們要做何種選擇來達到有效的乾淨？

底下會先由肥皂談起，肥皂工業是清潔商業化的開端，早期一塊肥皂可以由頭洗到腳、衣服，隨著科技與社會的推進又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洗滌用品，除了自國外學習新的技術外，國內業者依著利益也不斷積極的在開發新的洗滌領域，隨著各種洗滌產品在不同領域扮演著相同的角色，肥皂市場逐步被瓜分。

### 第一節 清潔的商業化

當商業觸角伸入清潔工具裡，事情變得更為複雜了，經過漫長的時間終於建立起來的清潔方式，在產業發展撼動下有了新的樣貌。在這裡有必要跨出身體清潔的討論範圍到達廣泛的清潔用品上，包含了洗衣、家居清潔用品，因為我們今日泛稱的具有清潔效果的產品，它們在發展歷史過程中可以說是連根共樹、唇輔相連。依據「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的定義，清潔用品製造分屬於化學製品製造業，凡屬於「從事清潔洗濯用品製造之行業，如表面活性劑、肥皂、天然甘油、洗衣粉及清潔劑、洗碟劑、衣物柔軟劑、牙膏及口腔衛生製劑等製

造。」都歸為清潔用品業。而在諸多產品裡，又以肥皂為發展的核心，就如同《清潔的故事》中所比喻的「台灣的清潔之路，是一株成長中的大樹，由強健的主幹（肥皂），眾多枝葉（其他洗滌品）衍生而出。」

肥皂在人類歷史的起源相當早，最早開始商業化成為工業發展，發生在 14 世紀的英格蘭，但當時期的社會，相較於用肥皂清洗身體，人們更喜歡使用各種香水來清潔身體。17 世紀出現了專門製造肥皂的大公司，被課以重稅卻讓它在價格上無法受到普遍的歡迎，1815 年起，肥皂經歷了稅收由百分之百到減去一半到 1853 年完全廢除，普及化有助於民眾建立沐浴習慣。20 世紀合成化工發展，降低了原料成本，將洗滌劑帶入全新的模樣。

台灣的肥皂之路又是如何？又稱為石鹼的肥皂，是日據時期由日本帶至台灣發展為商業行為，但日治時期的肥皂業主要停留在中、高層級的消費，且由殖民掌控著，生產、販售都掌握在日本手上，對於台灣社會來說，使用肥皂的習慣僅有認識的開端而未能深化。

#### 4-1-1 故事的開端：肥皂與香皂<sup>1</sup>

戰後台灣肥皂業的發展有兩個重要轉折階段，一是國家開放外匯後，油脂可自由進口改變市場狀況；其次是 60 到 70 年代經濟朝向國際化後所帶來的影響。這兩個階段分別為我們的清潔產業帶來什麼衝擊？又引導出什麼變化？在這變化下，我們的清潔行為又有什麼樣的轉變呢？這三個問號串起這一節的主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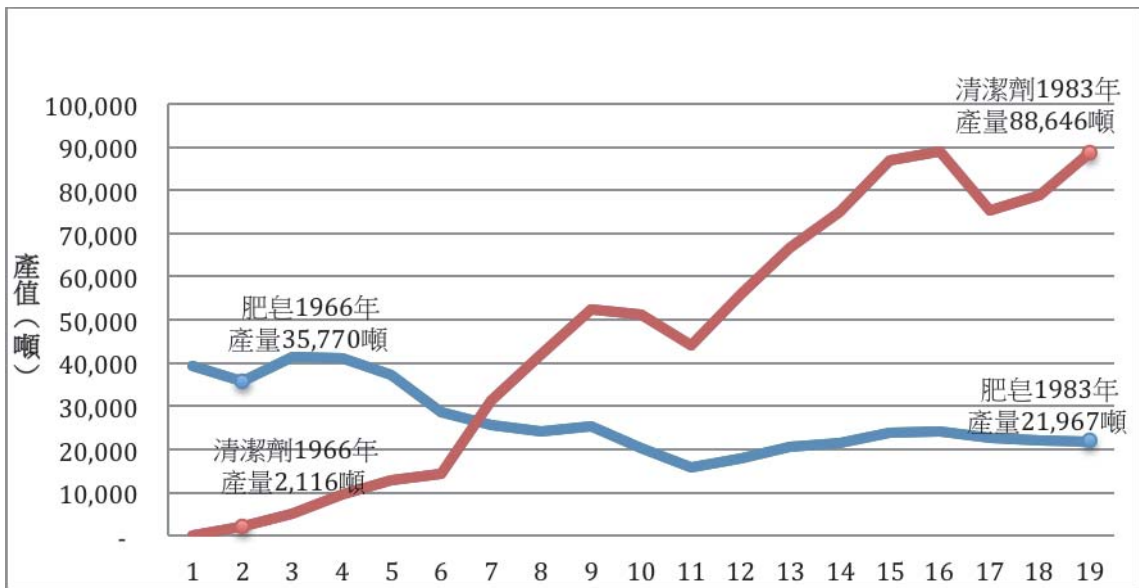
有必要先進一步指出香皂與肥皂的區隔，兩者在製作上密切相關但有差異而發展出不同用途，添加香料又較為溫和的香皂被用來洗滌身體，肥皂則用於洗滌衣物。在「肥皂全能」的時代，市場上的香皂多是由國外走私或自大陸帶來產品，台灣真正建立起香皂產業，是 1949 年美琪化工由廣州遷至台北松山後，在此之前清潔洗滌品一直都是肥皂獨大，若說肥皂是清潔工業的源頭，那香皂可以說是打破局面的發軔之始，之後又逐步分化出洗顏皂、液體清潔劑等領域。

可以透過一些統計數據觀察到清潔產業的變化。

---

<sup>1</sup> 洗滌產業的歷史資料整理自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同業工會出刊的《清潔的故事》、《共同打造一個潔淨社會》，不在下文重複註記。

表【4-1】1965 至 1983 年，肥皂與清潔劑產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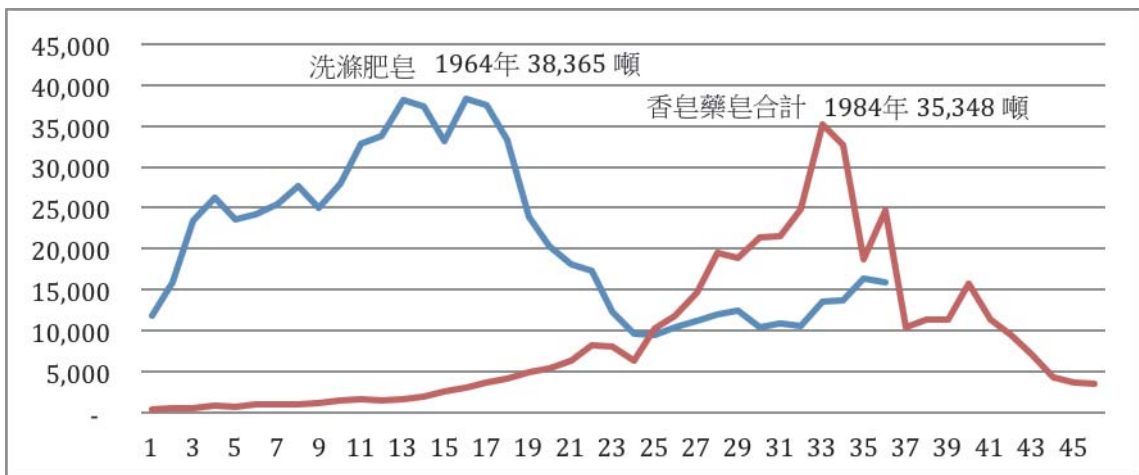


註：左側年份為 1965 年，右側為 1983 年，肥皂包含洗滌肥皂、香藥皂，清潔劑包括洗衣粉、液體清潔劑。

(資料來源：中華徵信社 1984：212)

從肥皂與其他洗滌產品的比較來看，表【4-1】為 1965 年至 1983 年肥皂與清潔劑的產量<sup>2</sup>，1966 年兩者的產量比率分別為 94.41%與 5.59%，但肥皂產業是呈現緩慢下降的趨勢，清潔劑則逐步上升，1970 年清潔劑的產量超越洗滌肥皂，至 1983 年兩者的比率變為 19.86%與 80.14%。

表【4-2】1952 至 1997 年，洗滌肥皂產量、香皂與藥皂合計產量



註：左側年份為 1952 年，右側為 1997 年

(資料來源：1952-1987 年數據，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同業公會 1988：35、37

1988 到 1997 年數據，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同業公會 1998：57)

<sup>2</sup>詳細數據請見附錄五



但不只是與清潔劑間的變化，肥皂本身內部也有明顯的波動，表【4-2】為洗滌肥皂與香藥皂 1952 年至 1997 年的產量變化<sup>3</sup>，1955 年的時候洗滌肥皂年產量有 26,150 噸，而香藥皂僅有 926 噸，大約在 1976 年左右，香藥皂的產量超越洗滌肥皂，事實上，1964 年開始洗滌肥皂的產量就逐年下降，而香皂大約在 1972 年後就開始有明顯的上升勢態，到 1984 年達到最高峰，一年產出 35,348 噸，隨後也逐年下降，至 1997 年僅剩 3,543 噸。

### （一）肥皂產業

肥皂產業發生規模性的變化，關鍵原因在原料供應充足與否上，國民政府剛遷至台灣的時候，物資匱乏狀況下，製作肥皂所用的油脂原料採取配額管制方式，因此即使社會對肥皂的需求逐步擴大，但業者卻無法在產量上提昇，價格也無法壓低<sup>4</sup>。

轉折發生在 1959 年伊眾容等技術官僚為吸引外資，決定採取開放外匯，美援牛油可以自由進口，肥皂市場進入一個自由競爭階段，價格決定權不再鎖於賣方手上。進入這階段，發展最為亮眼的有天香公司<sup>5</sup>與南僑化工<sup>6</sup>。

新機器引入大量生產是帶起肥皂商機的關鍵，天香公司引進「真空壓皂機」製作出潔白、略透明的肥皂，生產成本也大幅降低，擁有美觀的外型讓 VP 肥皂頓時成為潮流，其他廠商紛紛加入生產，市場呈現一片 VP 肥皂熱。南僑化工此時引進義大利馬紹尼廠新型自動製皂設備，1963 年推出南僑最具代表性的產品——南僑水晶肥皂。



圖【4-1】1960 年代南僑肥皂廣告

資料來源：莊永明 2001《台灣世紀回味：生活長巷》。

<sup>3</sup> 詳細數據請見附錄六

<sup>4</sup> 也有許多業者不進行肥皂生產，轉以販售配額牟利，甚至有這麼樣的局面：登記生產肥皂的工廠有一百六十幾家，但實際進行生產的卻只有二、三十家。

<sup>5</sup> 天香公司為台灣工礦公司開放民營，台灣工礦公司為戰後主要的肥皂工業，由日治時期的花王石鹼株式會社與東光油脂株式會社合併成台灣工礦公司的台灣油脂公司，利用日本人所留下的機器設備產製肥皂。

<sup>6</sup> 原先許多靠販售配額的公司，在開放進口候優勢不再因此也選擇進入肥皂生產，但大量投入下，反而讓肥皂供過於求，品質參差不齊，而這問題也成為日後南僑改革的切入點，引進新型機器針對品質改善與市售其他產品做區隔，在利用這點作為行銷核心。

南僑水晶肥皂在市場上的成功有幾個特點，為了與當時普遍的 VP 肥皂做區隔，南僑水晶肥皂外觀選擇保留半透明褐色的純皂化原色與白色 VP 肥皂明顯對比。加以在機器大量生產下價格壓低親民，成為大眾能夠消費的產品。最後是它展現的獨特銷售手段。

水晶肥皂推出的時候正是 VP 肥皂當紅之時，要如何打開通路又說服消費者接受成為最大難題，在多數經銷商不敢嘗試這新產品狀況下，南僑決定跳過通路改為直營，在各地成立營業中心掌握零售，並成立宣傳車隊、宣傳小姐，深入都市、鄉間基層拜訪推銷。

南僑這樣的宣傳方式是高成本的投入，但也確實打開知名度。除此之外，也抓緊機會利用 1963 年剛成立的第一家電視台：台灣電視公司，首創肥皂在電視上打廣告，在這之後跨入香皂產業生產的「快樂香皂」、「洋洋洗髮精」，也是利用大量電視廣告達到提高知名度。

1967 年左右是肥皂產值頂峰時期，但隨著其他清潔劑的發展越來越穩定，肥皂在民生用品裡的重要性被動搖，特別是在社會逐漸能夠消費的起「洗衣機」後，肥皂的狀態讓它難以在洗衣機使用中發揮完全的效力，1976 年肥皂的產值跌至谷底，肥皂絲、洗衣粉反而在這股潮流下，取得注目。



圖【4-2】水晶肥皂宣傳車隊與宣傳小姐  
資料來源：南僑網站  
<http://www.namchow.com.tw>

## （二）香皂產業：品牌林立

香皂廠除了少數是專門生產香皂外，絕多數是由肥皂工業加入香皂生產，在激烈競爭下，如何在行銷手法上突出，成為策略的焦點，1970 年到 1980 年代是香皂產業接二連三幾乎無間斷地推出新產品的階段，利用逐漸成熟的電視廣告，成功的將品牌深入社會消費中。

1950 年代初，高雄的南華化工推出的瑪莉香皂，與美琪化工的美琪藥皂成為台灣香皂業的兩個代表，但 1957 年起市場發生了一些變化，在此之前多家肥皂業者中，只有南華與美琪進行香皂生產，1957 年後開始有新的廠商加入，像益豐化工、盛香堂、榮豐化工。除此之外，還有肥皂業者投入，包含天香、寶豐、中光<sup>7</sup>。

進入 1960 年後有兩個較為重大的變化，先是美琪化工買下了南華化工，讓美琪、瑪莉兩大香皂品牌從屬於同一企業下，其次 1965 年稱霸於肥皂業的南僑化工加入香皂生產行列。這兩件大事讓香皂消費重新洗牌。

南僑在香皂業打下名聲靠的是 1968 年推出的「快樂香皂」，「快樂香皂」的盛行有歷史性的意義，原因在它的銷售手法上，因為快樂香皂，產生了第一首量身創作的廣告歌曲，雖然價位快樂香皂比一般香皂貴了幾塊，走中高價格路線，但因為南僑化工在投注大量資金在廣告行銷上，利用剛興起的電視廣告，以輕鬆旋律簡單歌詞結合高頻率的廣告量，讓快樂香皂迅速打開知名度，即使不過短短數秒的時間，也快速傳達出廠商所欲營造出的產品形象<sup>8</sup>。

電視廣告銷售能夠成功，是經濟、社會生活水平改善的支撐，電視成為大眾消費品，廣告價值也因而提高，快樂香皂的成功讓其他業者開始重視廣告行



圖【4-3】1950 年代香皂廣告

(右上) 益豐化工的「蜂王黑砂糖香皂」(右下) 天香化工的「天香檸檬香皂」。資料來源：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同業公會 1988《清潔的故事》；莊永明 2001《台灣世紀回味：生活長巷》。

<sup>7</sup> 天香化工加入香皂生產，推出「天香檸檬香皂」。榮豐化工、益豐化工、盛香堂、百鹿陸續推出黑砂糖香皂。1960 年代市場更為豐多彩，1965 年南僑化工加入香皂生產，化成化工「鷹王肥皂」「黑砂糖蜂蜜香皂」中光肥皂推出「牛乳美顏香皂」「冷霜香皂」。以「瑪莉香皂」、「美琪藥皂」、盛香堂的「櫻桃黑砂糖香皂」、益豐化工的「蜂王黑砂糖香皂」最為受歡迎。

<sup>8</sup> 快樂香皂的歌曲是第一首台灣原創廣告歌曲，「快樂快樂真快樂，HAPPY，HAPPY，真 HAPPY，你愛快樂，嗚，我愛快樂，嗚；快樂快樂真快樂，HAPPY，HAPPY，真 HAPPY，大家快樂，大家 HAPPY」，在此之前的廣告歌曲，多是改編世界名曲再填上詞，例如：綠由精。而這首「快樂之歌」，請到日本作曲家三木雞郎譜曲、雙燕姊妹演唱，此後相繼又有大同、乖乖等廣告歌曲出現（胡婉玲，2009）。

銷，與此同時，一股推波助瀾的力量由肥皂清潔劑工會與美國油脂協會合作，試圖對社會大眾推動「肥皂洗手運動」，讓肥皂需求大增，在這波熱潮下，各家廠商又加緊推出品牌香皂<sup>9</sup>。

面對眾多新品牌的競爭，原先引領市場的美琪化工加緊腳步 1977 年合併美琪、瑪利化工廠，更新設備加大產能，並推出全新品牌：「鸞鸞浴皂」，針對過去檸檬香皂拿取不適的缺點，鸞鸞浴皂的特色就在於他鸞鸞的弧度，標榜第一塊符合人體弧度的香皂，推出後在香皂市場炙手可熱，同樣利用電視宣傳，但不同的是它找來明星代言，拍攝沈醉於使用香皂洗澡的樣子<sup>10</sup>，在社會風氣剛邁入開放階段之時，這樣的形象可說是一次大膽的嘗試，為消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激烈競爭下，1970 年末，香皂業者紛紛成立研究部門，試圖突破傳統模式發展新的香皂，所謂新的香皂特點在加入「保養品功效」，例如羊毛脂、冷霜，強調中性、不傷皮膚、細膩泡沫淡雅的香味<sup>11</sup>。

事實上，在品牌推陳出新、看似百花齊放的背後，是大經濟環境變化下一個不得不的結果。洗滌產品往常固體形式被打破了，液態清潔劑引入與包裝革新讓肥皂獨大的勢態發生變化，而這一發展又與國際化發展密切相關。



圖【4-4】1970 年代鸞鸞浴皂廣告  
資料來源：1982，《家庭月刊》。

## 4-1-2 延伸的競爭者：洗滌的專門化

### (一) 洗顏皂獨立：美容與保養

其實消費者在使用香皂的時候，即會自動以價格為產品做區分，單價高的拿來洗臉；低價拿來洗身，第一塊標榜專屬洗顏的香皂在 1962 年出現，由台灣資

<sup>9</sup> 例如南僑加碼推出「親親香皂」，全德化工推出「貓王香皂」、「欣欣香皂」，寶豐推出「蜜桃三色香皂」、「摩登美容香皂」，國聯推出「白蘭香皂」，益豐「珍珠美人香皂」。在銷售手法上，以「白蘭洗衣粉」聞名於洗衣領域的國聯，除了密集廣告也搭配泡綿、魔術皮夾小贈品吸引消費者購買，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化妝品業者與製藥公司加入，例如中國化學製藥公司生產四合一香皂「綠的藥皂」。

<sup>10</sup> 找來女星胡慧中拍攝使用鸞鸞浴皂沐浴的形象，搭配輕快廣告歌曲「鸞鸞浴皂、鸞鸞浴皂，陶醉在鸞鸞裡」。

<sup>11</sup> 較有名的產品像是盛香堂的絲紋乳霜香皂、雪芙蘭冷霜香皂、第凡內美容香皂。

生堂推出的蜂蜜香皂。蜂蜜香皂的特點除了他標榜洗顏外，透明均勻的色澤也突出於一般香皂的外形，且是由化妝品業者生產推出。

當時期，除了洗滌廠商外，一些衛生雜誌也時常強調使用香皂洗臉的重要性，特別是清潔與美容間的關係。

洗臉，確實是美容工作最基本的一課 [...] 一個人每天洗臉的次數，固然要看生活的情形而定，但主要的決定因素，還是年齡和皮膚的性質。在 17、18 歲到 24、25 歲這一階段，正是脂肪和汗水分泌旺盛的時候，所以每天早晚都應用肥皂去洗臉，皮膚較為乾燥的人，每天洗一次也就夠了（奂玲 1961：18-19）。

1976 年第一隻軟管包裝洗面乳出現改變了洗滌品在洗顏領域的狀況，在此之前也存在著盒裝洗面乳，但禮蘭蛋蜜乳帶起了管狀洗面乳風潮，由固體香皂轉為液態香皂，又隨國際大廠到來，多個國外廠牌紛紛在市場出現<sup>12</sup>。洗面乳在逐步穩固後轉向針對消費者作族群區分，例如針對不同膚質、性別、年齡層。隨著化妝品技術愈趨複雜繁多，我們的清潔就需要花更大的心力關注。

## （二）樣子不是只有一種：肥皂絲、洗衣粉的意義

洗滌產業一個劃時代的發展在肥皂絲、洗衣粉的出現，它們的出現有不凡的代表性，告訴了消費者洗滌產品存在其他樣態的可能。而它同樣也挑戰根深蒂固的洗衣習慣，在 1950 年左右台灣的洗衣習慣大多是以洗衣盆洗衣，使用肥皂也就沒有什麼用量控制的問題，而洗衣粉與其前身「非肥皂」在使用上就需要納入拿捏用量的考量。

台灣大約是在 1952 年非肥皂、肥皂粉、洗衣粉等非塊狀清潔產品出現，1960 年開始進入生產的成長階段，1970 年左右洗衣粉產量超越洗滌肥皂產量。在這個過程中不是簡單的競爭消長問題，而是有一股強大的支撐力量與兩個重要的階段。



圖【4-5】第一塊洗顏香皂：資生堂蜂蜜香皂  
資料來源：

<http://subchannel.sogi.com.tw/beauty/articles/6062678>



圖【4-6】1950 年代利台化工出產的非肥皂。

資料來源：莊永明 2001  
《台灣世紀回味：生活長巷》。

<sup>12</sup> 金美克能的「蓓爾麗」、花王「蜜妮」、旁氏的「旁式洗面露」、聯合利華「麗仕」等。

洗衣機的快速發展是支持著洗衣粉市場成長的堅實基礎，1963 年到 1964 年，一年內台灣地區的洗衣機由 386 台成長到 1500 台左右。到 1967 年已到達八千多台，1969 年邁入六萬餘部。成長數量與速度都是驚人的，幾乎每年都以雙倍數度在增長。

洗滌肥皂的塊狀型態，相對的在洗衣機上有不適合的缺點，這讓洗衣粉與肥皂絲的重要性提昇，而美國清潔劑大廠－寶鹼（Procter&Gamble）來台投資利台化工推出「汰漬」洗衣粉，也將洗衣粉產業帶入一波成長階段，連同寶鹼共有八家廠商在生產洗衣粉<sup>13</sup>，當中絕多數是肥皂業者跨至洗衣粉產業生產。

而另一個階段性成長在 1967 年後，原先最早進行非肥皂生產的利台化工又重新回來加入台灣洗衣粉市場，創立「國聯」推出白蘭洗衣粉<sup>14</sup>。而在洗衣機高速成長的一遍繁景下，一些知名的清潔大廠也加入洗衣粉生產<sup>15</sup>，原先生產洗髮劑的花王加入市場成為洗衣領域的大王，得到寶鹼產品的代理權，等於同時在市面上囊括汰漬、非肥皂、新奇三牌洗衣粉<sup>16</sup>。

另一方面，洗衣產品包裝有了新的突破，保麗袋取代過去紙



圖【4-7】汰漬洗衣粉廣告與國聯的白蘭洗衣粉  
資料來源：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同業公會 1988《清潔的故事》；莊永明 2001《台灣世紀回味：生活長巷》。

<sup>13</sup> 松山興記化工推出「非皂粉」，泰新推出「象頭洗衣粉」、「象頭洗衣膏」，天香推出「天香雪泡太空包」，大昌化工推出「棉皂王洗衣粉」、「毛皂王洗衣膏」。1965 年松山興記推出「如意洗衣粉」，寶鹼則收購了利台化工「汰漬」的經銷權轉為南僑化工，信興化工推出「太陽洗衣粉」、「太陽新皂粉」。大春化工「大春洗衣粉」、大昌化工「藍寶洗衣粉」。

<sup>14</sup> 利台在 1963 年備寶鹼收購後退出台灣，直到 1967 年才又東山再起創立「國聯」，推出日後最為知名的「白蘭洗衣粉」。

<sup>15</sup> 例如台灣花王推出「新奇洗衣粉」、南僑在結束「汰漬」的經銷後，也推出自有品牌「快樂洗衣粉」、「水晶洗衣粉」。

<sup>16</sup> 寶鹼在 1968 年申請生產其他清潔劑，遭到政府否決便退出台灣，將工廠賣給日本花王，日本花王將「汰漬」、「非肥皂」(原先利台生產的產品)代理權交予台灣花王，台灣花王又推出自身的清潔劑「新奇洗衣粉」。

盒包裝降低不少包裝成本，國聯為取得市場以大量生產、大規模促銷活動方式，讓售價又降了不少<sup>17</sup>。1970 年後洗衣粉就超越洗滌肥皂，到 1980 年進一步追求不同功能訴求，像是強調加入酵素去污功能、浸泡提昇效果、無磷、軟性等<sup>18</sup>。

### （三）「洗頭髮就該用專用的清潔劑！」

洗髮精領域的發展是最明顯的市場發展改變我們清潔思維的例子，在洗髮精出現之前是由洗髮粉打破過去以肥皂或洗衣粉洗髮的習慣。1958 年脫普化工生產脫普洗髮粉是台灣最早的頭髮專屬洗滌產品，到 1964 年才又有第二家業者耐斯化工成立推出洗髮粉。比較規模的銷售是到 1966 年花王加入推出洗髮粉後，花王利用報紙宣傳試圖建立起一個概念：「洗頭髮就該用洗髮專用的清潔劑，用洗衣粉是不對的」，因此到 1970 年以前洗髮產業都是將目標放在開發消費者上，主打以專屬洗髮的洗潔劑取代其他的洗滌品。

至 1970 年以後已發展出基本的規模，各家廠商開始朝向強調自家產品獨特性，在這樣的目的下一些新的訴求被創造出來，像是去頭皮屑、止癢、柔順、光亮等<sup>19</sup>。到 1976 年洗髮精市場又有些變化，潤髮乳出現把民眾對洗髮的知識由洗淨頭髮轉向保護頭髮<sup>20</sup>，於是各家廠



圖【4-8】1960 年代花王洗髮粉廣告與產品包裝  
資料來源：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公會 1988《清潔度故事》；高傳棋等編 2010《臺灣百年生活圖錄廣告時代第貳冊－三六〇行》。



<sup>17</sup> 國聯安裝了全台最大的洗衣噴塔，除了生產自家的洗衣粉外，也代工生產其他廠牌的洗衣粉，例如南僑的快樂洗衣粉、水晶洗衣粉。

<sup>18</sup> 例如白蘭在 1983 年推出「白蘭無磷洗衣粉」強調「無磷無公害軟性」，主打環境保護「無磷，留給魚兒呼吸的空間」

<sup>19</sup> 耐斯化工推出的「耐斯 566」正是取諧音「烏溜溜」。南僑推出「洋洋洗髮精」搭配廣告歌「不一樣就是不一樣，洋洋洗髮精不一樣」，強調洗時「泡沫柔細、清香四溢」；沖時「不殘留髮根、刺激皮膚」；梳時「髮絲柔軟帶有韌性、輕柔服貼」，使用洋洋洗髮精可同時獲得喜悅。而第一個高價位洗髮精是自國外來的「可麗柔·綠野香波」帶著濃烈的香氣與獨特青草香味，一瓶要價一百多元，與一般二、三十元的洗髮精區隔出不同層級市場。

<sup>20</sup> 主打輔助洗髮精的不足，洗髮精備只使用後頭髮乾澀、分叉。而潤髮乳則可以幫助中和殘餘的洗髮精，且在洗後的頭髮表面形成保護膜。



圖【4-9】1980年代花王潤髮乳廣告  
資料來源：1982，《家庭月刊》。

商推出同品牌的潤髮乳、護髮乳，洗髮與潤髮形成相綁的概念<sup>21</sup>。

除了洗髮必須使用專門的洗髮產品、洗完髮還要潤髮等概念建立，在洗髮領域還存在一個普遍的觀念，而這也影響到洗髮產業的生態：即洗髮精要經常更換，才可以增加護髮的功能。在這觀念影響下消費者因此對品牌的忠誠度並不高，時常更換不同品牌，1988年根據業者估計，台灣洗髮精銷售高達23億，每年以5%速度成長，但卻沒有任何一個單一品牌的市占率超過10%，廠商為此演變為必須不斷推陳出新的形勢，以吸引消費者購買<sup>22</sup>。

#### （四）沐浴乳革命

台灣第一瓶國產沐浴乳是1979年耐斯推出的「澎澎香浴乳」，隨後其他香皂生產業者也投入生產，像是瑪利美琪的比佛利沐浴乳、麗仕美容沐浴乳、嬌生嬰兒沐浴乳、白雪、雪芙蘭、蓓爾麗。

大體來說，沐浴乳能夠在普遍使用香皂的習慣下尋找它的到位置，是來自於經濟水平、衛生知識、成功銷售手法三者結合。

其實沐浴乳與一般市面香皂同樣用來清潔身體，在效果與功能上兩者差別不大都是化學合成清潔劑，但沐浴乳推出之時，台灣社會已進入經濟成長階段、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基礎的提升，清潔劑已成為普遍的必需品，不需要苦惱清潔習慣有無的問，且大眾也普遍認可洗滌產品的輔助功能。



圖【4-10】1980年代白雪香皂乳廣告  
資料來源：1981，《家庭月刊》

<sup>21</sup> 例如花王最先推出「花王潤髮乳」，隨後耐斯化工推出「耐斯嫩舒」。

<sup>22</sup> 脫普推出「NEW.1」，耐斯推出「耐斯荷荷葩」、「海鳥」、「556E」洗髮精，花王推出「伊斯麗」、「飄雅」洗髮精，金美克能化學製皂廠「全美克能」洗髮精，禮蘭「蒂爾夢洗髮精」，另外還有一些新興品牌，喜徠化妝品公司「雅緻」、「多麗」、「滋麗」、「創意」洗髮精，潔安股份有限公司「晨之風」、「水蜜桃」系列，資生堂「蒂髮麗」系列，國聯「蒂牧蝶」、「天美」洗髮精，寶僑引進寶麟的「海倫仙度絲」、「飛柔矽靈」洗髮乳。



其次，醫學與衛生知識論述多對於使用香皂容易產生的乾澀感有所批評，沐浴乳出現針對這點做為銷售特點，強調不加皂鹼的滋潤、滑嫩觸感，加以美容、保養風氣漸盛，間接地幫助到沐浴乳站穩腳跟，能夠輕易搓出泡泡的特點，也讓消費者產生清潔效果更佳的錯覺，香氣、滋潤、泡泡成為沐浴乳能夠取得一席之地的最大優勢。

再者，業者不遺餘力地在廣告行銷上努力是強而有力的幫手，除了在標語上提出「澎澎不只是沐浴乳，更是保養品」主打女性市場外，找來當紅明星拍攝儘是異國風情畫面的廣告，將沐浴乳形象與「外國人都用的高級品」形象做連結，抓住當時期普遍未能有出國機會的社會大眾的出國夢。

### 4-1-3 推陳出新的背後

清潔產品不但進入各司其職的專門化面貌，市面上又品牌林立推陳出新，但這背後其實是整體經濟社會變遷在引導，不但我們的清潔習慣在琳琅滿目的清潔消費品前改變了，廠商也在經濟環境變遷下改變的自身的定位。

#### （一）市場自由化的衝擊

事實上蓬勃發展推陳出新的洗滌產業發展背後，是回應到大環境變化下的結果，國家在經濟政策上，有意逐步朝向自由化發展，而美國針對日益擴大的貿易出超要求降低關稅、市場開放、美元貶值等方式，市場走向與國際大廠相互競爭的局勢無法避免，進口產品在短短幾年內大量湧入國內，廠商不可免的要面對瓜分問題，必須做出應變，這重組了清潔劑產業的生態樣貌。

在自由化為必然勢態的狀況下，一些本土較大的清潔劑廠商開始與國際清潔劑業者進行技術合作或投資<sup>23</sup>，其原因就如同南僑集團會長陳飛龍所說：「一旦外國人來了之後，我們知道打不過它，打不過它我們就參加它們，那來到不能再一起來了，我們才退出（梁欣如 2000）。」

---

<sup>23</sup> 例如日本獅子株式會社投資獅子油脂，日本花王投資台灣花王；美國且是寶.旁氏公司與南僑合資成立了台灣旁氏；美國寶鹼來台先是投資利台，收購利台後與南僑合作成立寶僑；英商聯合利華投資國聯；美國比佛利天然產品股份有限公司與瑪利美琪合作；益豐化工引進日本 MAX 香皂等。1990 年寶僑與南僑間的合資關係結束，南僑將股份轉移給寶鹼，寶僑家品成為寶鹼在台分公司。

因應外國清潔產品的入侵，國內廠商重新調整腳步「外來商品夾著廣大的行銷宣傳預算，本土業者不得不改弦易轍，結合外力，產品的生命週期也就更短（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同業公會 1998）。」國產業者上不斷推出新品牌，並成立研究部門，試圖在形象與品質上力求一爭，廣告行銷也因而有了新的突破，清潔產品逐漸朝向更細緻的功能發展，甚至重組了我們對身體的分類，年齡、性別、膚質成為我們觀看自我的方式之一。

## （二）從生產者到通路者

在自由化的同時，許多國產大廠改變了自己的位置，從原先自產品牌發轉為通路角色，廠商紛紛走入多角化經營，他們既縱向的朝相關產業深化<sup>24</sup>也橫向的跨至不同類別產品<sup>25</sup>，甚至是完全不相關的事業。原先的肥皂廠陸續投入香皂生產，後又加入洗衣、洗髮等液態清潔劑，除了洗滌產品還會加入上游原料與下游加工品製造，像南僑加入甘油、人造奶油、餅乾產品；花王的介面活性劑，又跨及食品、醫藥、農藥、塑膠、鋼鐵、建築、造紙等，現今花王美妝用品事業佔旗下產業銷售額的 44.2%，其次是家居清潔用品業 23.5%，化學製品業 17.3%，健康護理用品 15%<sup>26</sup>。

發展至後期，廠商的重心甚至已不在洗滌產品上，以南僑為例，南僑以清潔產業起家，後又轉向食品業，至 1984 年南僑在旗下產業的比重，洗潔劑佔 24.95%，油脂 57.18%，冷凍麵團 13.54%，代加工業務 0.66%。另外還投資了僑聚貿易進行日用食品經銷，名坊企業，其志企管文化（圖書出版），可口企業，國際皇家乳品，泰國南僑，天津頂好油脂，上海寶萊納啤酒餐廳、台灣喜建達<sup>27</sup>、環華證券金融等。

---

<sup>24</sup> 生產清潔劑的上游原料或下游加工品，例如甘油、介面活性劑、香精、人造奶油。

<sup>25</sup> 可以分為幾類：保養、化妝品類；原產品的延伸例如洗髮精業者大多也會發展美髮產品、定型液、慕絲；其他衛生用品例如衛生棉、紙尿褲。

<sup>26</sup> 花王（台灣）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kao.com/tw/corp\\_about/overview.html](http://www.kao.com/tw/corp_about/overview.html)。

<sup>27</sup> 美國喜見達產權目前由美國第六大食品商 General Mills 收購，而台灣喜見達的代理權於 2003 年購回轉為台灣貝氏堡公司接手，台灣貝氏堡公司正是 General Mills 的台灣分公司，以進口綠巨人玉米罐頭及冷凍麵團聞名。2007 年正式併為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General Mills Taiwan）。張嘉伶，〈南僑出脫 Haagen Dazs 股權 被迫交出代理權 貝氏堡 2.5 億買股〉，蘋果日報，2003.7.23。

南僑很早就開始爭取與國際大廠的合作，先是 1982 年爭取到美國旁氏授權，引入旁氏的化妝品，1984 年又與美國最大日用品公司寶鹼合資成立寶橋<sup>28</sup>，面對這不可擋的趨勢，「南僑認為一旦台灣開放市場，國內品牌將會不敵國外高知名度品牌，面對這種挑戰，自覺在新產品開發上，不可能像國外大企業，擁有數以千計的研發人員不斷推陳出新。另外，要塑造商品魅力不可能一蹴可幾，唯有引進著名商品，才可能突破重圍（洪榮昭、周翠如 2002：95）。」結合寶鹼不斷推出新產品的能力與南僑在台灣通路，寶橋成功在台灣推出許多品牌，像是幫寶適、好自在、佳美香皂、海倫仙度絲、飛柔、潘婷。

### （三）我們的選擇真的多嗎？

洗滌產品生產端一個明顯的改變是組織體系由 1950 年以前的工廠型態逐漸改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與公司間的權力義務關係有了明確規定，逐步增資的同時也是在擴大地域與社會範圍，而隨後到來的寶鹼、聯合利華、花王等跨國性大公司，透過不斷被創造的各種清潔用品，成為一更龐大的存在。

1970 年代後，廚房、浴室、玻璃、地板各自都有專屬的清潔劑，清潔劑產業的目標已不是停留在我們的身體與相關的親密蔽體衣物上，我們生活的空間所及之處都是產業發展的可能，一方面是生活條件改變，我們的住屋在環境與質地都與過去有很大差別，依著建材特性需要改變過往的清潔方式，但另一方面來說，我們對於要求絕對潔淨的範圍也擴大了；原先的清潔領域進一步追求新的功能，出現衣物柔軟精、漂白水普及率提高等，要求乾淨之餘還要恢復衣物纖維的自然狀態。

在這林林總總的清潔需求下，需要做選擇的機會愈來愈多，但卻也容易忽略一個事實：當範圍不再是以區域為限制，大企業、跨國公司到來走向的結果是一家廠商多個品牌，品牌下同一商品又分有各種功能的差別，透過高效廣告我們需求改變，也變得愈來愈多，這些被抉擇商品間的差異，有多少差異是真實的存在可被檢證？又有哪些是被創造出來的？以四大清潔公司：寶鹼、聯合利華、花王、獅王來看，有許多我們生活中耳熟能詳的產品即出自於其各自旗下品牌：

---

<sup>28</sup> 南僑早在 1966 年就與寶鹼合作引入汰漬洗衣粉，但隨後寶鹼有意擴大台灣市場，申請香皂、洗髮精、洗滌劑生產，遭到政府否決，便退出台灣市場。兩方在 1984 年各投資 50% 成立寶橋，1989 南僑退出經營行列，至此寶橋成為寶鹼在台分公司。

表【4-3】國際清潔廠牌與副產品

寶齡	洗髮	潘婷 (Pantene)、飛柔 (Pert)、海倫仙度絲 (Head&Shoulders)、沙宣
	潔牙	歐樂 B、德國百靈
	洗衣	汰漬、香必飄
聯合利華	潔牙	中華牙膏 (Chung Hwa)、潔諾 (Signal)
	洗衣	金紡 (Comfort)、奧妙 (OMO)、寶絲 (Persil)
	洗髮、洗身	麗仕 (LUX)、多芬 (Dove)、嘉莉絲 (Caress)、夏士蓮 (HAZELINE)、清揚 (CLEAR)
	洗臉	旁氏 (POND' S)
	其他	潔而亮 (cif)、多霸道 (Domestos)、LYNX、蕊娜 (Rexona)、凡士林 (Vaseline)
花王	洗臉	蜜妮 (Biore)、Mens Biore、Curel
	洗髮	阿姬恩絲 (Asience)、逸萱秀 (Essential)、花王
	洗衣	一匙靈、新奇
	其他	Liese 莉婕、絲逸歡 (Sifone)
獅子	洗衣	獅子牌清潔劑、藍寶 S、藍寶無磷、藍寶衣留香、藍寶濃縮、藍寶漂白水
	洗臉	植物物語洗面乳防皸抗痘、植物物語洗面乳抑制油脂、植物物語洗面乳滋潤保溼、植物物語洗面乳潔淨清爽、植物物語洗面乳磨砂
	洗身	植物物語沐浴乳白皙亮麗、植物物語沐浴乳神采舒活、植物物語沐浴乳清爽抗菌、植物物語沐浴乳滋潤保溼
	潔牙	細絲特牙間刷、獅王紅鼻超人牙刷、獅王波浪牙刷、獅王固力寧佳酵素牙膏、獅王兒童牙膏、獅王鹹味牙膏、獅王極淨白牙膏
	其他	獅寶洗潔精、洗樂洗潔精、藍寶洗碗精、藍寶地板清潔劑、媽媽濃縮洗潔精

(資料來源：花王股份有限公司、獅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利華、寶僑家品網站)

事實上，我們對清潔產品的要求，已不只是清潔效果的問題，而清潔的行為也不停留在表面的乾淨，進一步提升到方便、舒適、環保，這已經跳脫前一階段「清潔是為了衛生」、「清潔是為了健康」的思維，超越到促生更多意義在清潔上。這些新的價值，反而成為我們在選擇清潔產品時的依據。

## 第二節 超越衛生的潔淨

在清潔知識看似越來越趨於完善；清潔效率在洗滌產業發展下不斷提昇的同時，我們必須清潔的原因也越來越複雜，傳播媒體的變化是加快了這一切腳步的核心，當廣告與行銷進入消費社會後，動搖了傳統地區性的消費方式，我們對待物品的方式有明顯的改變，廣告不斷刺激著消費市場的反應，而消費者的反應又

讓製造商必須創造相適應的產品市場，特別是在傳播媒介由報章雜誌走向廣播電視，這個現象更為快速擴大，廣告除了傳達商品的訊息外，也在塑造消費者的消費習慣，Roger Silverstone 在討論媒介與消費的關係時認為：

我們持續地消費，藉此不斷塑造、或深深地影響了我們的日常經驗。而這個過程的進行則得力於媒體的襄助。的確，消費與媒介在許多方面都在根本上互相依賴。我們消費媒體，我們也透過媒體進行消費，我們並且透過媒體學習如何消費、消費什麼（Roger Silverstone 2002：117）。

既然消費倚賴廣告幫助，創造市場新的需要，而我們又從廣告中學習我們要消費什麼，因此藉由清潔產品廣告的內容可以看到廠商是如何去定義清潔產品、我們的潔淨認知與行為又是如何回應這個定義，不同於國家與知識份子的立場，清潔產業對潔淨的論述，除了強調清潔的重要性外，還要突顯產品的特點，因而會為產品延伸出許多新的功能，但這些功能卻未必與清潔有關。這個狀況可以同時在洗滌產品、衛浴設備、清潔空間三者上看到，甚而在這些新意義下，我們可以看到潔淨的核心價值正在改變。

清潔知識與清潔產業不是因果關係，而是同時成長交纏的兩條線一齊在形塑我們的清潔習慣，如果說衛生教育是緩慢又深刻的影響，那廣告則是後起快速、立即的刺激。底下會先由清潔設備與空間清潔產品談起，在這裡將會發現，清潔產業裡有越趨明顯的階層化狀況，它們已脫離我們日常生活，以奢侈品姿態引領社會潮流，然而日常生活的真實又是如何呢？可以將眼光移至我們日常生活的層面，即肥皂、洗髮精、沐浴乳等產品上，即使是在洗滌產品裡，也是存在層級化的差異，但我們可以透過它們的廣告，看到大眾是如何看待這一件事。

#### 4-2-1 愉悅與享受：華麗的復辟

從世界歷史來看，浴室與洗浴的功能經歷好幾個階段的變化。羅馬時代公共大浴室同時具備了商業經營的價值與享樂的作用，私人浴室更是奢侈的代表，政治家西塞羅的浴室套房內有「舒適的更衣間、冷水浴室、微溫浴室（tepidarium），微溫浴室內有水溫不同的三個浴池，此外還有一個熱浴室（caldrium）」（李書崇 2004：119）」但隨後浴室與洗浴曾一度在歐洲消失的無影無蹤，18 世紀才又在貴族階層重新回來，此時它是一個無關乎清潔的洗浴，是偶

然又獨特的行為，「凡爾賽宮常常為了建造浴室而開工...沐浴就像一場表演，1742 年國王的寵姬沐浴一次要分好幾個階段進行，朝臣們也不得不圍著她轉（Vigarello 2005：109-110）。」貴族們的沐浴充滿了炫耀，反映了他們擁有的特權。18 世紀的沐浴不只是清潔，它代表的是清潔以外更重要的作用，清潔是在奢侈的外衣下重新回到社會，為一小群人所崇尚，隨後公共衛生的發展，又讓洗浴回到講求簡單、效率的特點，捨棄華麗的外表為的是提昇大眾沐浴的可能性。

## 感覺與外表的回歸

我們如今在衛浴空間與衛浴設備的消費又重新朝向追求愉悅與享受，這個趨勢可以在一些休閒雜誌、設計書籍、建材廣告裡看到，雖然廣告呈現的不是全然的真實的世界，但它確實能反應社會上對於事物應該像什麼樣抱持的看法。

浴缸，跳脫以往只重視衛浴功能系統的窠臼思維，而是將它視為一個生活場域，以室內設計角度，讓浴缸擁有優雅、舒適與愉悅的氛圍，色彩、造型、線條成為很重要的考量，因為它們決定了能否由功能性主體轉變為凝聚視焦的舞台主角，簇擁著衛浴去散發個性的感覺（Sense 好感 3 月：32）。

一個經過打點的衛浴空間，除了自己看了舒服、用的愉悅外，若有客人來訪，也會驚嘆於你的巧思和用心。

每天一起床，首先面對的空間就是浴室，如果迎接你的是一間乾淨、清爽的浴室，一定可以帶給你一整天的好心清，讓使用衛浴也能成為一件很享受的事（麥浩斯 2003：3）。

我們的衛浴從功能要求轉向感官的追求，這不意味著實質功能已不被重視，而是在功能外感官也成為追逐的目標，甚至它引導功能面的技術提昇。

洗浴考量到的，除了自己以外，別人的目光也成為一個環節，人們關注的不是保持清潔的功能，而是舒適感的追求，這進而發展出兩個趨勢：一個是在既有條件限制下，小浴室追求舒適的方式，是轉向提升單品設備，浴室的每一個細節、配備、甚至是磁磚都可以重新審視，例如電腦科技進入衛浴設備結合而成的免治馬桶<sup>29</sup>；結合淋浴設備成為智慧型淋浴柱<sup>30</sup>、水龍頭<sup>31</sup>、盥洗臺與磁磚也都發

---

<sup>29</sup>將電腦與馬桶整合，馬桶除了清潔以外延伸出許多非清潔功能，像烘乾、溫度控制，TOTO 甚至打造智慧型馬桶，可以測量尿液中的血糖以及利用感壓墊測量體重。和成也在 2001 年推出「智慧型超級馬桶」，將免治馬桶功能升級到自動化，即自動感應便蓋、自動除臭裝置、自動沖洗、無線遙控、自動記憶。

展出各式各樣的造型<sup>32</sup>。這也間接的讓衛浴產品走向精品化的發展，但這不只是消費社會下脫離單純需求的消費行為所導致的影響；還有衛浴產業面對整體經濟環境的回應<sup>33</sup>。

國內衛浴設備在普及化下，大眾的基本配備都已大致獲得滿足，市場逐漸飽和；另一方面，總體經濟環境在國家政策下不斷朝向自由化發展。2003 年加入 WTO 開放國內市場後，國際品牌湧入衝擊國產業者，2005 年又開放大陸與東南亞低價衛浴品牌進入，國產廠商陷入不上不下的狀態。加以社會人口結構轉變，少子化、房子又越來越貴，未來買房子或買得起房子的人不如想像中的多，衛浴產業只好更積極的開發各種領域的可能性，也重新調整了原先的定位，朝高價精品發展；經營策略轉向代理國際品牌，並積極的打開國際發展。



圖【4-11】浴缸與蓮蓬頭的進化

(上) 強調線條的造型浴缸 (左) 強調身體觸感的淋浴柱。資料來源：Sense 好感雜誌 No.3

例如以 1979 年創立的成霖企業為例，原先是一般的建材貿易商，1985 年時轉型為衛浴五金，1999 年開始朝國際發展，為了打開國際市場採取合資或併購當地衛浴通路商，一路由加拿大、美國、墨西哥、德國、英國到中國，採取在中國投資設廠生產，然後併購歐美在地衛浴通路商的方式<sup>34</sup>。

<sup>30</sup>智慧型概念就像是入侵整間浴廁般，和成 2007 年創立 O+ 整創設計公司<sup>30</sup>推出「智慧溫控淋浴間」，以數位方式控制水溫，不但會記憶使用者喜好的溫度，還有各種情境燈光。

<sup>31</sup> 2006 年國產品牌 Derek 做出國內第一隻陶瓷水龍頭，2007 年和成也推出陶瓷水龍頭，過去水龍頭本體是採用銅，製造、加工比較容易，但易生鏽；隨國際金屬價格攀升，廠商開始思考以其他材質取代銅，陶瓷可以保持亮麗的美感，也可以賦予各種造型、繪畫；近年來不鏽鋼水龍頭也越來越受到注目，多元的造型出現在水龍頭上

<sup>32</sup>國內的磁磚發展，早期受到日本影響，在技術、設備、原料都是日本引進，1974 年以前大部分的磁磚場以生產馬賽克與 3 吋 6 的小口磚為主，在日本白色系統磁磚影響下，趨於發展白土坯體的磁磚，1974 年以後彩色磁磚引入，第一個引入大型磁磚的為業者羅馬磁磚，1996 年和成開發新的陶瓷建材，在原料中加入高級長纖矽礦石製作出大片、彈性、多花色又薄的磁磚，取名「世大薄陶板」，克服傳統磁磚白色為主、接縫多、易卡汗、又重易碎的缺點加入美觀的特點。

<sup>33</sup> 以下資料整理自彭芑萱 (2010)，不在後文重複標註。

<sup>34</sup>先是在加大併購「Globe Union Canda Inc」行銷水龍頭與衛浴配件，2002 年時又在美國投資「Fasion Hardware Group Inc」行銷家飾五金，2003 年一口氣就投入美國、中國、墨西哥的衛浴市場

和成也在 2005 年成立「築禮國際」(Lazuli International)，代理多家國際品牌<sup>35</sup>，其實這一個過程從商標就透露了出來。和成商標的變化也可說是反映了國內衛浴產業的發展，由國內市場朝向打開外銷通路努力，最早和成使用的品牌名稱是「和成牌」，1981 年為擴大國內市場以及進軍國際，邀請日本專家設計 LOGO，設計師以和成英文名字「Ho Cheng Group」各取字頭為「HCG」，將 H 引伸為誠意 (Honesty)、C 是創意 (Creativity)、G 為滿意 (Gratification)，並將商標顏色改為藍色。和成新業總裁邱俊榮說到：「和成要國際化，就必須有國際化的 CIS，不使用英文名稱，就無法在外國推動行銷，進行廣告策略。」，1991 年和成再度重新詮釋商標，將 H 代表高科技 (High-tech)，C 代表精緻化 (Compact)、G 代表國際化 (Global)，相似變化在一些台灣的衛浴老品牌中也同樣面著，例如隆昌窯業由隆昌牌到 Derek；振吉電化廠的電光牌到 ALEX (林登讚 2011)。



圖【4-12】國產衛浴品牌商標演變  
(上) 和成 (中) 電光牌 (下) Derek。  
資料來源：林登讚 2011《台灣陶瓷品牌經典特展》；電光牌網站。

## 打造個性化

尤其身處在這個對空間品質愈來愈講究的時代，本該讓浴室融入整個家庭氛圍，一間明亮、清新，具有個人風格的浴室，才是最佳舒緩身心的場所 (麥浩斯 2003: 3)。

Forty 認為：住家是許多外在價值會闖入的一個場所，它不是個人的家庭，而是社會的展示 (Peter Corrigan 2010)。衛浴設備與空間的另外一個發展趨勢，

，2004 年與 2007 年分別拓展到德國、英國，美國併購「Gerber Plumbing Fixtures LLC」行銷衛浴陶瓷；中國併購「山東美林衛浴有限公司」生產衛浴陶瓷；墨西哥投資「Arte En Bronce, S.A.da C.V」行銷水龍頭；德國併購「Lenz Badkultur GmbH&Co.KG」行銷水龍頭衛浴配件，2006 年併購了台灣知名的衛浴、廚具通路商「麗舍生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多個國際知名的廚具、衛浴、家電品牌。

<sup>35</sup> 包括歐洲最大衛浴集團 Sanitec 旗下法國 Allia、德國 Keramag、美國的 Black&Decker，另外還有丹麥、瑞士、義大利等國的衛浴品牌。



是朝向風格化衛浴空間發展，強調表達你自己與你的個性，特別是透過雜誌、書籍為我們構築了何為「理想浴室」的圖像。這需要一定程度的空間條件，大空間配上各種設備：Body Shower 蒸氣機、健身器材、按摩浴缸，這是歐洲過去華麗浴室在洗浴歷史上的復辟，但不同的它是由許多傳統社會所無法想像的技術所拼湊而成。

奢華作為一種風格，當然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個性化浴室，雜誌可能會告訴我們，什麼叫南歐風情的衛浴設計、地中海風味的浴室、藝術家型的浴室。當我們決定選擇其中一種，任何與此圖像相連節的元素都可以成為浴室的「必需品」，即便那個東西的實質功能只有裝飾。無可否認，很少有人能夠完全按照雜誌、設計師的建議，裝潢出如此有距離感的浴室，但可以確信，過去科技所汲汲追求的方便、實用已不是衛浴空間所能自豪的特點，甚至它成為人所詬病的單調。這原因來自於清潔不再是清潔，而是被定義為一種休閒，休閒如何在狹小、一成不變的空間執行？

不只是在空間上，洗浴行為裡也出現新的可能，越來越受到重視的 SPA 是洗浴行為的變體，它所追求的是身體與心靈的同時洗滌。

醒來，手指前端的蘭花輕輕搖曳著，一眼便看見前方的白色浴缸，於世新想要在浴缸裡放些熱水，但是到了真正起身行動，磨磨蹭蹭地花了將近一個小時。

等等！不要等到熱水放滿了再進去，把腳深入空蕩蕩的浴缸，熱水淋在趾尖上的刺激感。也讓人心情暢快吧！（黃惠如 1999b：231）

就某一層面來說，它更像是種儀式，身體藉由泡澡得到紓緩之際，更強調的是如何去營造、享受氛圍的過程。

多營造讓身心靈放鬆的氣氛，關掉行動電話、BBcall，讓自己沈入浸滿花瓣的浴缸內，室內充滿鮮花、植物，空氣中充滿淡淡的香味，並播放自己喜歡的音樂，然後喝一杯花草茶，看自己喜歡的小說（黃惠如 1999b：231）。

SPA 的形態也不只有一種，不單純是浴缸、熱水、泡澡這麼簡單，與休閒、美容結合，SPA 也成為一種旅程，像是 Hotel SPA 或 Resort and SPA，或也有業者推出專屬療程，例如 AVEDA 肯夢的加勒比海暖膚浴、美體潤膚浴。結合精油與按摩，SPA 近幾年帶起一股風潮成為現代人卸下忙碌生活的休閒手段之一，投入的時間與商品換來娛樂，感官刺激、愉悅舒適的追求，讓我們的清潔空間、行為有了越來越多的可能性。



圖【4-13】浴室空間的突破想像

左上依序為古堡氣息浴室、熱帶南洋氛圍浴室、古典奢華盥洗臺、浪漫休閒浴室。左下依序為復古鄉村衛浴、加入保健設備的衛浴、淺木紋素雅浴室。資料來源：麥浩斯 2003《浴室規劃書》；漂亮家居編輯部 2009《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衛浴設計 500》。

無論是特殊 SPA 療程、設計特定風格浴室，這正是 Appadurai 所提出的「全球化的媒體地景 (globalized mediascape)」，使用者觀看的是對特定容貌與生活風格的渴望，及關於美與舒適的文化建構，是追求購買得到的舒適與放鬆，也是在對全球現代性的實踐。它構築出「理想生活」的想像，助長消費主義發展，不斷激發人們對新商品、新圖像的慾望 (藍佩嘉 2008)。

#### 4-2-2 「健康維護」到「自我展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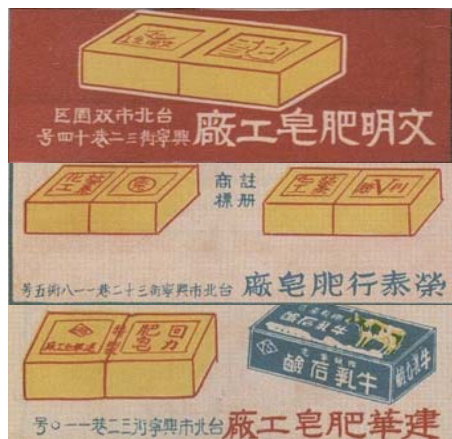
空間設備的發展，事實上已經脫離我們日常生活，它僅是少數人的選擇權，即使對於經濟能力稍好的中上層級來說，也多數只能在雜誌、飯店住宿的機會中接觸到。那對於更貼近日常生活的清潔想像，又是如何呢？可以透過我們使用的洗滌產品廣告窺知一二。

台灣在 1970 年代黑白電視機的普及率就已經達到 53%，彩色電視在 1979 年時候達到 47.9%（翁註重 2007），在電視以前清潔產品的廣告以報紙為主要方式，也會以贈品月曆、扇子形式出現，在商品訴求與標語上都是較為簡單的表現，像是 1968 年美琪藥皂曾以「香味第一、品質第一、消毒殺菌、保君健康」為商品訴求；南僑肥皂的「品質最好、洗衣洗澡、歡迎比較」，有時還會加入國家

民族的關係在裡面「它！替國家爭取寶貴的外匯，給國防增加無比的力量，為人類謀求更多的幸福」，也曾推出專屬的商品小姐推銷。除此之外，當時流行以「手繪立體肥皂圖」作為商品行銷的廣告（高傳棋等編 2010）。進入到電視廣告時期，南僑第一個以「南僑水晶肥皂、輕輕抹、泡沫多、去污快、最好洗！」廣告詞打開水晶肥皂的知名度，也帶起其他業者投入電視廣告宣傳，隨後的快樂香皂廣告又將抽象的快樂連結到具體的肥皂上，而 1970 年代後雜誌裡的廣告印刷又有新的表現，相較報紙廣告雜誌更為精緻，鮮豔色彩與代言人行銷讓清潔廣告多采多姿了起來。從產品廣告裡



圖【4-14】早期洗滌產品廣告（一）  
1950、60 年代肥皂與香皂廣告較早階段的廣告是利用宣傳單與贈品方式打開知名度。（左）南僑肥皂廣告宣傳單（右）櫻桃香皂的贈品紙扇與商展小姐簽名照。資料來源：高傳棋等編 2010《臺灣百年生活圖錄廣告時代第貳冊－三六〇行》。



圖【4-15】早期洗滌產品廣告（二）  
1950 年代也流行廣告地圖，正面以地圖為構圖設計，背面為附近商家廣告，當時的廣告設計多為立體手繪肥皂圖。資料來源：高傳棋等編 2010《臺灣百年生活圖錄廣告時代第貳冊－三六〇行》。

民族的關係在裡面「它！替國家爭取寶貴的外匯，給國防增加無比的力量，為人類謀求更多的幸福」，也曾推出專屬的商品小姐推銷。除此之外，當時流行以「手繪立體肥皂圖」作為商品行銷的廣告（高傳棋等編 2010）。進入到電視廣告時期，南僑第一個以「南僑水晶肥皂、輕輕抹、泡沫多、去污快、最好洗！」廣告詞打開水晶肥皂的知名度，也帶起其他業者投入電視廣告宣傳，隨後的快樂香皂廣告又將抽象的快樂連結到具體的肥皂上，而 1970 年代後雜誌裡的廣告印刷又有新的表現，相較報紙廣告雜誌更為精緻，鮮豔色彩與代言人行銷讓清潔廣告多采多姿了起來。從產品廣告裡

可以發現我們對洗滌產品的功能需求越來越多，除了好洗、經濟基本要求外，還要芳香、白皙、柔嫩、保溼、抗敏感，甚至是要帶來溫馨、愉悅的享受。

### （一）身體與瑕疵：不停歇的後天性不滿

香味一直是評判乾淨的標準之一，即使它不具有正相關。

廣告的主要目的與方式，Corrigan 在《消費社會》裡有明確的點出：「廣告就是要有效率地創造出消費者，而要達到此目的，其中的一個辦法就是不斷讓個人接受外在社會的嚴格檢查。」換言之，為了有效率的創造出消費者，廣告建構了閱聽人某種缺乏感，而這種缺乏感可以透過製造商的產品獲得解決。更進一步來說，將身體部位當做廣告重點，利用創造出「後天性不滿（constructive discontents）」，範圍之大從體味、分岔頭髮、襯衫領口的黃圈、黃牙、唇紋到皮膚黯沉，可以說包含了牙齒、頭髮、嘴巴、皮膚到腋下都可以找到不協調的問題，「廣告商想要說服人的，不只是購買產品，更有利的說服點是讓人們除去不協調的東西，重獲認知的平衡狀態（Twitchell 2002：100）。」

19 世紀末就出現的李斯德霖漱口水是「味道成為問題」很好的例子<sup>36</sup>，美國社會到 1920 年為止，都沒有所謂的口臭這種東西，不是它不存在，而是它並未成為不符合社會禮儀的事，當時的人時常患有各種口腔疾病，口中自然也會有不悅的味道，不只嘴裡的味道，對於身上的味道，人們也不怎麼在乎，即使一個禮拜很少洗頭、也只在禮拜六為了準備隔日到教堂才洗澡，但大家對味道都不會太過人的反應（Twitchell 2002）。

即使知道口腔是細菌滋生的溫床，但要如何說服大家使用漱口水是一個大問題，廠商很快的開始思考能否將「口氣」設為誘餌，因此「口臭」就被創造出來成為一個問題。但更進一步成為「必須」要解決的問題，關鍵在與「快樂生活」、「人際關係」，更甚之「人與人間的親密關係」連結在一起後，當時利用報紙、雜誌廣告簡單的標語告訴大眾「口臭讓你不得人緣」、「口臭毀掉你的浪漫愛情」。這是廠商如何利用廣告製造問題，並解決問題的經典開端。

---

<sup>36</sup>李斯德霖液狀產品，最先是用在簡單的外科手術消毒紗布用，隨後擴展到各種清潔都可用，地板清潔劑、洗鼻劑、鬍後水、甚至治療淋病、頭皮屑、禿頭，後又發現它具有殺死口腔細菌的效果。

以我們自己的狀況為例，相比前期在廣告月曆上的「香味第一、品質第一、消毒殺菌、保君健康」；後期的廣告用語「Marrow 潔白霜—沉魚落雁容，冰肌玉潤膚；是女性的心願（家庭月刊 1981 年 6 月號：31）。」；「康妳絲營養潤髮劑—可治療頭髮乾枯、分叉、斷裂等秀髮煩惱」；「瑰寶 GB 香波—濃密的頭髮，妳更漂亮！（家庭月刊 1982 年 3 月號：57）」；「愛克蕾—從根部治療面疱、從臉上去除煩惱（家庭月刊 1982 年 10 月號：133）」；「566 洗髮精—烏黑柔美的秀髮真令人羨慕！！」，這些廣告都暗示或明白表示了一個理想狀態的樣貌，而未達到這個理想狀態的我們應該會煩惱。



圖【4-16】前後期廣告對比  
 (左) 1953 年臺灣民聲日報南僑肥皂廣告  
 (右) 1982 年家庭月刊洗髮精廣告。資料來源：民聲日報 1953.10.28；家庭月刊 1982。

抗頭皮屑洗髮精也使用了同一個方法，寶僑推出的知名抗屑洗髮精—海倫仙度絲，就在頭皮屑與社會禮儀間的關係大作文章。在產品定位上，寶僑的詮釋手法是將抗屑洗髮精分為兩個階段，1991 年以前先是建立負面的觀感，再強打正面的訴求，著重在強調頭皮屑造成的尷尬場面，電視廣告藉著一人拂去對方肩上頭皮屑，以「咦？！你有頭皮屑」、「當時，真的好糗」兩句簡單的對白將頭皮屑塑造成尷尬的困境引起民眾關注，因此「解決頭皮屑問題，建立信心」，1992 年到 1996 年則是強調「頭皮屑沒了，成為出色的頭髮」，重點擺在沒有頭皮屑的頭髮是美觀的頭髮（洪榮昭、周翠如 2002）。

近年來的廣告，以「兩個人最近的距離，到底是多近呢？」、「太遠怕寂寞；太近怕小瑕疵，毀了一切」，頭皮屑成為人與人間親密關係的障礙，它是一既影響心情、又有礙觀瞻的問題。這是現代廣告的基本特徵：暗示消費者跟他人的關係中，缺乏某些東西，因此建議使用廣告產品來解決這個問題。這裡廣告跳脫了以個人內心慾望為目標，而是創造了與他人建立關係的慾望，焦點放在人與社會的相交處（Corrigan 2010）。

## （二）清潔與快樂生活：看不見的潔淨

既然廣告的目的之一在有效率的創造消費物品的人口，除了利用製造出一直處於恐懼中的行動者外，它還如何操作呢？

試圖建立起產品與其他事物間的連結，「若想為某樣東西借用一些價值，那麼就把這東西塞到已經具有價值的東西旁邊，鄰近就代表雷同，價值會悄悄流過去（Twitchell 2002：71）」利用聯想的作用，清潔產品可以與任何事物或符號相連節。



圖【4-17】1980年代清潔產品廣告

資料來源：家庭月刊1983；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工會1988《清潔的故事》。

代言人的美麗保證，是很有說服力的影響，1981年《家庭月刊》中一則脫普化工的烏亦麗蛋黃洗髮精廣告，請來女星歐陽菲菲代言，通篇廣告沒有告訴大眾烏亦麗洗髮精的清潔效果，事實上也不需要強調此點，使用洗滌產品能夠幫助提昇清潔的效率已成為默認的事實，但烏亦麗洗髮精多告訴了我們蛋黃油與綿羊油是頭髮需要的養分，要培養髮質就需要它們，廣告標語「晃動秀髮，和我同行，讓你的世界更美麗」，不需複雜的字句，照片加上簡單的標語便將明星的風采與洗髮精形象畫上等號。

另一代言人形象深植至產品的例子是1998年和成免治馬桶的廣告，請來了劉德華與一群小朋友拍攝廣告，利用影星親和、亮麗的形象，試圖營造出「免治馬桶=朋友=友善」的聯想。代言人不只限縮在公眾人物上，清潔相關產品經常借用「女人的美麗」、「孩童的純潔」與「家庭的安心」，不管是在沐浴乳、香皂或熱水器廣告上，比比皆是。

台灣第一瓶國產沐浴乳—澎澎沐浴乳，在推出之時也力求在廣告上創新，主打「健康與美麗」，但澎澎沐浴乳廣告真正突出的特點在歷年來累積了多位代言的「澎澎女郎」，並強調「異國」形象。1980年代推出的廣告為女星周丹薇至各國取景拍攝，內容表現與外國人親密的說說笑笑畫面，與「出國」這一剛興起的

奢侈消費連結，澎澎沐浴乳的目的在抬高產品定位：沐浴乳不只是洗滌輔助品，而是代表一種高級的生活方式。不只是在澎澎上，沐浴乳經常結合「異國」、「歐美」的想像，1981年的「西德康媚花沐浴精—享受歐美情調，洗澡大革新（家庭月刊 1982年7月號：57）」；「白雪香乳皂—不黏、不粘、不溶化；清潔、美觀、又



圖【4-18】沐浴乳的美麗與異國想像  
資料來源：家庭月刊 1983。

方便；從今天起您不妨走在時代得前端，和歐美高級人仕一樣（家庭月刊 1982年8月號：110）。」由國外興起的按壓式沐浴乳，帶有歐美的高級想像，但不同的是：這次很明確的指出它新的效用，「它不但是肌膚的清潔品，也是浴室的裝飾品」。

「青春」也時常被借用到產品的形象上，無論是活潑的氛圍或柔嫩的肌膚，都是廣告試圖轉價到商品上的部份：沐浴乳廣告藉由身材姣好的女模特兒，強調「洗回年輕的肌膚」；「資生堂膚麗雪洗面皂—洗去歲月，留住青春！！」；「洗久美羊乳美容皂—讓我停留在青春的歲月裡！（家庭月刊 1982年五月號）」

花王在 1980 為洗髮精拍了系列廣告，分為「棒球篇」、「跑步篇」、「跳舞篇」，三段影片架構上其實差異不大，都是一位混血女孩在畫面中跳著輕快的舞步、或打棒球、或跑步，展現陽光年輕的形象。禮蘭蜜蛋乳 1987 年也曾推出一則廣告，由女子團體「飛鷹三姝」拍攝，強調這是年輕人的洗面乳，能夠「洗掉煩惱、清清爽爽、讓他們看到我的青春」，這則廣告除了活力形象，很重要的一點還強調對自我展現的渴望，歌詞裡「星期六下午，我不急著回家，去找尋真的自我，把書包掏的空空、制服丟向天空，我要我的禮蘭蛋蜜乳」，這跳脫規範、展



圖【4-19】洗出個性的洗面乳  
資料來源：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公會 1998  
《打造潔淨社會》。

現自我的渴求正反映當時期社會普遍的氛圍，自長期壓抑的體制下解放出來，得到自由與多元發展的渴求。

除此之外，給予產品在潔淨以外的附加價值是很普遍的行銷方式：改變膚色、持久香味、獲得美麗與自信人生，這些效果為清潔產品增添不少神奇的力量。

白皙，一直是清潔產品的重點附加價值，清潔用品被賦予了像改變膚色的功能，潔淨與白建立起密不可分的連結，「黑砂糖香皂—滋潤皮膚，潔白芳香」；「資生堂琨蒂絲潤膚洗面皂—優雅香味、細膩的泡沫，有洗潔和潔白肌膚雙重作用」；「三星堂綠豆玉面粉—洗出您潔白、細嫩、光滑的面容（家庭月刊 1982 年 12 月號：123）」「資生堂翠綠蜂蜜香皂—享受翠綠的回報：白皙柔嫩！」「美娜露磨砂美容霜—洗臉、按摩、潤膚一次完成，光潔、白嫩的您，最是令人心動！（家庭月刊 1982 年 8 月號：159）」一邊為想像中的乾淨，一邊為真正的乾淨，兩者的結合具有社會意義，除了緊扣美麗意義外，白本身就意味著一種生活狀態，對於淺膚色的渴望其實是對於中產階級女性特質的想像，而對立白皙肌膚的正是黑黝的依靠勞力在大太陽底下的農業生活與勞動階級。

香味時常被用來作為清潔商品的訴求，「蜜絲佛陀愛瑰蘭蜂蜜美容皂—洗臉、沐浴後使你全身散發出濃郁、迷人的芳香，令人心曠神怡！」但不只是使用時的味，使用後能否維持味道也成為它的附加價值之一，例如「鸞鸞浴皂—芬芳，持久，充滿了魅力」；洗衣粉廣告內容暗示持久香味吸引他人注意，還有白蘭曾經紅及一時的「凡洗過必不留下痕跡」系列等電視廣告。

獲得美麗與自信是最常看到的產品附加價值。究竟擁有一頭柔順頭髮，持久的芬芳，清爽白皙的皮膚能夠有什麼影響力？廣告慣用的方式是將美麗與自信和產品相連，誇張一點可以說它影響到一日的順遂甚至是工作效率。因為有好的頭髮、清爽的氣味，因此有順遂的一天或亮麗的人生。這在一些防落髮洗髮精與洗衣精廣告裡時常見到：一方有濃密頭髮，自信、愉快、充實表現在生活每一動做上；另一端髮量較少的一方，以黃褐色色調為基底，急躁、煩惱、諸事不順的形象。呈現兩種生活狀態落差的對比，將亮麗外表與信心突顯出來，而使用它們的產品正可以實現這個需要。



### （三）是什麼東西組成了清潔產品廣告？

廖珮君（2010）對 1912 年到 1937 年上海消費文化如何影響清潔、衛生的研究，認為：清潔產品的廣告揉合了三樣東西而成：即衛生論述、產品形象、附加價值。清潔用品廠商在建構社會清潔意識與習慣上佔了很重要的位置，有別於國家與知識份子，他們更專注在如何塑造產品的獨特性上，目的更多的是在銷售產品，而非推廣衛生知識。因此，許多不屬於衛生範疇的內容抓住機會進入到清潔領域內。

雖然由廣告裡我們看到的更多是衛生以外的部分在發揮作用，但衛生知識仍然存在於產品的價值中，口腔相關清潔產品，保留相當大的衛生論述比例，但這不意味著就有助於我們選購清潔產品，「選擇牙膏」也是一個大問題，多數的牙膏廣告以「清新無比，形成齒膜」（家庭月刊 1993 年 7 月號：213）為訴求，但首先，清新是否為必要就有待商榷；其次，維持牙齒健康重點在刷牙的方式，不見得需要依賴牙膏或牙粉<sup>37</sup>。相比之下，其他領域的清潔論述更為多元豐富，它們不會只有衛生，產品形象與附加價值是商品訴求的內容，我們甚至很難去辨別它誇大的比例究竟佔了多少。

當「產品—美麗—自信—工作效率—快樂人生」所有的鏈子連結起來後，清潔更多的時候為的是衛生以外的效果，更貼近保養的概念，這是衛生知識與經濟產業長期以來持續地相互催化的效果，跨到保養領域，清潔就不只是純粹的洗除表面髒汙這麼簡單，「美」成為它的行動準則，但我們的「美」被賦予了一套既定的圖像：頭髮亮麗豐盈、皮膚白皙柔嫩、牙齒潔白光亮，在圖像下進一步要求我們必續更細緻的去處理，我們要考量的問題與做的選擇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複雜，年齡、膚質、洗臉次數、時機、毛孔、角質、控油、抗痘都必須顧及。一個身體部位思考的不是只有一個問號，而是多個問號的集合，洗頭髮不只是如何洗這麼簡單，後續還有一連串的問題「我要如何選擇洗髮精？需要用潤絲精嗎？需要護髮嗎？髮梢分叉怎麼補救？燙髮藥水有差嗎？護髮染可以染髮又護髮嗎（黃惠如 1999a）？」我們清潔的習慣，該洗哪裡？如何洗？何時洗？透過報章雜誌

---

<sup>37</sup>林貞岑（1999）

成為一套標準，它們在我們的清潔行為上反應，也作為我們消費選擇的參考。每到季節交替時刻洗臉就成為報紙上的醫學、家庭專欄的題材：

入秋了，氣溫驟變，會讓肌膚微血管收縮更劇烈，因此水份流失較快，容易產生角質增厚、膚色暗沉及老化現象〔....〕但去角質過頭，也使肌膚變得敏感脆弱，使用質地溫和的洗面乳，一樣可以達到去除老廢角質又不傷底的效果，洗臉的水溫不宜過高，因為溫熱水會加速肌膚水份的流失。（黃筱慧 2003）

夏天多洗臉，毛孔好清爽，琳琅滿目的潔顏產品該如何挑？以控油、抑痘、舒緩等三管齊下為訴求的洗面乳，為炎夏首選。炎熱的夏天會加速皮脂分泌，臉部容易出油，加上高係數的隔離霜、防曬乳等阻塞毛孔，讓平常不議長痘痘的中性膚質，也冒出惱人的痘痘。（鄭佳蕙 2005）

在物質條件終於趨近完善，支持我們順利完成潔淨之際，我們卻在另一方面為自己設下了層層檢查關卡。

作為與前兩章的對照，日治帝國殖民與戰後重建階段，清潔都是在政府介入下有突破性的發展，隨政治、經濟、社會推進，這一個詞牽涉的範圍愈來愈廣泛，社會每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就多了新的面貌，在這過程中趨於完善具體。潔淨因著不同的外力而有細微的調整或是劇烈的變化。但這不代表早先的意義被拋棄，它不是相互取代的關係，而是在舊有意義上添加一個新的層面。因此，我們如今的潔淨，同時包含衛生、保養、體面、美麗等多層意義，最早的宗教性質也在儀式中保存下來。

但歷史早已告訴我們要達到「乾淨」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過去受限嚴苛物質條件，一個人要付出極多的資源才能達到基礎的清潔，弔詭的是問題並沒有隨著經濟社會提昇得到完滿的解決，即使在普遍富足的現代，隨著我們在「何為乾淨？」問題上的善變態度，大眾始終在「追求更為清潔」這條道路上極力追趕卻看不到終點，以科學知識作為堅實基礎，市場、媒介推波助瀾下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將發展趨勢推向白熱化，迎面而來的是快速變化又永不滿足的需求。

### 第三節 小結

被建構出來帶有工具性質的潔淨，在為它添加新意義的同時也是在期待它發揮新的作用。在這一章裡可以看到我們的潔淨概念又一次的產生了新意義，透過

商品消費，反映清潔方式趨向細膩化發展，洗滌單品所負責的範圍越來越小，但要求越來越嚴格：要的是一個絕對的乾淨！其次，在衛浴空間與設備方面，階層化的現象越趨明顯，「感官取向」的奢侈衛浴與「功能取向」的美式小浴室形成強烈的對比。

在這種種現象的背後，是資本主義力量在支撐著，經濟朝向自由化發展，打開了台灣清潔產業市場，競爭與技術讓產品不斷變化求新，而衛浴設備領域，國際大廠掌握了產品高價市場，東南亞的衛浴品牌又取代低廉位置，本土廠商陷入一個不上不下的位置，因此紛紛調整自我定位，朝精品化邁進的過程，也從原先的生產者轉為通路者，代理多個知名國際品牌。呈現予消費者的變為改變快速又豐富多樣的市場面貌。

科技產品出現都帶有一個特性：對便利性的追求。Henry Petroski（1998）說「每樣器具的演變都會經歷『好』、『更好』、『最好』，而要達到『最好』永遠都有段距離要完成。」，也因為總是有人能夠在科技產品上找到他的不滿足，改良與發明才會不斷持續。但進化的目標不會僅停留在便利上，清潔科技已跨越追求便利性朝向感官追求，免治馬桶、按摩浴缸、淋浴柱在清潔功能外添加了娛樂性質，智慧型衛浴產品正在修正我們的清潔習慣，也在擴大我們對潔淨的想像。

另一方面，為了擴大需求，藉由廣告手法，廠商將許多原不屬於衛生範圍的概念融入清潔產品中，清潔行為的象徵意義更為明顯了，商品連結了我們與潔淨的想像，甚至取代了過往具體清潔行為的意義，狀況似乎演變為，要達到乾淨就必定要倚賴這些清潔劑的幫助，簡而言之，是商品在完善我們的清潔行為。它們在定義著我們的潔淨意義，也為我們設下層層自我檢查關卡，原因就在於我們對潔淨的定義不斷在改變，而改變又不全然的停留在理性範圍內。我們在清潔設備上突破了，但卻在清潔標準上陷入循環。科技顯然並沒有為我們追求清潔得到太大的解放。

建構潔淨需要整個社會系統的支撐，教育的知識引導與物質經濟的支持，政治與商業的是兩股催化的主力，在前階段政治是主要主導力量，透過教育與公共建設每項嘗試都是試圖將含有衛生意識的潔淨概念植入社會，1895 年到 1970 以

前都可以說是如此，但普遍概念建立起來後，經濟力量的引導性增強，這時候就是要擴大潔淨在衛生外的意義，我們的潔淨定義突然間又豐富了起來。

原始清潔具有儀式象徵特性，衛生論述主導的階段對疾病的恐懼誘發人們接納清潔，建立「不潔就會危害生命」的認知，經常性的清潔就是穩定生活的儀式；進入消費時代，清潔轉為忙碌生活下放鬆紓壓的儀式，就某個意義來說，它又回到追求心靈潔淨的目的上。

## 第五章 所謂的潔淨....

人類生活被滿滿的「常識」支配著，這些常識形成我們日常生活的構造，多數時候人只是接受它、實踐它，但不需要解釋它。對此舒茲指出世界最初是以類型化的方式被經驗到，以類型化理解世界，消除了不安與混亂，讓我們產生安全感，但另一方面來說，許多生活經驗、世界的模樣，都不是以我們親身體驗為依據而得，而是社會告訴我們而我們學習而來的經驗，換言之，它是社會的累積，再透過各種社會機制予以成員，它有一套意義標準，這個標準不需要對成員解釋，清潔行為正是其一。

清潔是生活的一部分，既是生活行為，試圖以科學的方式為它下精準的定義界定它，只會更偏離事實而充斥誤解，因此，研究潔淨，是去理解清潔詞語、行為的範疇意義，這個範疇是由社會所界定，不同社會產生不同的清潔範疇意義，從差異著手可看到各個社會的獨特性，關注它的動線是在觀看社會正在經歷的改變。就好比 Rybczynski 對「舒適」概念的操作，本文的目的不在為潔淨下一個定義，而在發掘潔淨的意義。

對人類清潔行為進行考察，即是在審視一部人類生活的歷史，它同時也一篇物質文化的歷史，論文在主旨上雖然強調的是觀念上的轉變，但這個變化同時包含的情感價值面與物質面，從洗澡課題出發看到的既有潔淨概念也有清潔的實作。

我們看似平常的清潔行為，反應的是社會對於「乾淨」的想像，清潔是一個單純又複雜的行為，它背後包含許多層面的意義，在不同時代以不同的面貌示人，我們如今所視之當然的清潔方式，是歷史的結果，是社會的經驗。台灣的發展尋著西方路徑前進，但不同的是，後進優勢讓我們能用經驗換取時間。

最初引起研究者興趣的是「為什麼一定要每天洗澡？」這個問題，針對此，借用 STS 對工藝（techniques）的解釋<sup>1</sup>，若將清潔行為類比為工藝（techniques）概念，視為一種學習而來的「清潔技術」，它是一種複合物，各個組成分子可能

---

<sup>1</sup>參考 Bruno Latour (2004)。

是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和季節裡，以不同方式製造出來，它包含人的「潔淨認知」與對科技產品「物的使用」。

## 新舊交融而成的連續歷程

這是一個持續變化的動態過程，包含了繼承與革新在裡頭，兩者不斷在融合，不同階段的特質都有部分自遠古的過去而來，所有的變革都是從原來的狀態、慣性、結構中產生。初始是以奢侈品的形態被社會的上層人士所認識帶入，再藉由大眾對奢侈品的追崇、模仿與物質條件的改善提昇可能性，深入生活成為新的結構。奢侈只是少部分人的專利，大部分的人屬於默守成規的一方，一成不變才是普遍的樣貌，但在奢侈的層次，求新求快的法則創造出更多的可能，它不是推動社會經濟前進的全部，但是輪子的一環。

台灣經驗是接連到歐洲潔淨歷史在 19 世紀末期自原始走入現代的一小段路<sup>2</sup>，以後進優勢跳躍了歐洲自 13 到 18 世紀的經驗，直接由原初階段邁入劇烈轉變，而這是西方花好幾個世紀才走到的成果。Braudel 在討論到「革命」一詞時，曾說到：

一涉及社會現象，迅速與緩慢總是不可分離的。任何一個社會無不始終處在維護社會和顛覆社會這雙重力量的作用之下。顛覆性力量自覺或不自覺地致力於粉碎這個社會，革命的爆發不過是這一長時段的潛在衝突如火山噴發一般短促而劇烈的表現。我們研究一個革命過程，總要進行長時段的和短時段的比較，確認他們的親緣關係以及不可分離的依賴關係。（Braudel 1999：704）

就台灣在衛生開始試圖改變潔淨觀念起，至現代浴室出現確立我們洗澡的模式而言，這也是一段漫長緩慢的路程，自日治起國家就不斷試圖從環境、教育上衝擊漢文化長久以來的傳統潔淨概念，過程中又經歷戰爭摧殘、政權轉移，社會不穩定狀態下，重回舊慣思想的懷抱，在這來來回回擺盪中，國家、商人、學者各方努力下，終於得以在 1960 年代以後馬桶得到普及，1970 年後自有浴室數量超過半數，這意味著潔淨已奪得社會的大半領地，而此後由商業接量接手，將發展速度推入高峰，輪子越轉越快涵蓋範圍也越來越大。

---

<sup>2</sup> 參考附錄一。

在潔淨裡，原始與衛生的意義逐步的被商品的想像所取代，消費包裝下，五花八門、琳琅滿目是它的面貌，選擇成為我們的課題。但只要抓住歷史發展中的連續性便不會被如今堆疊而出的面貌與持續不斷的快速改變所遮蔽，論文的目的便是要發掘這層關係，透過對歷史的書寫、審視，在變化軸線中，可以抓住幾組概念，潔淨帶有高度的殖民色彩，這不只是來自於日治時期引入「衛生意識」，將潔淨由原始轉入現代，並被問題化提高到國家層次，此後它就一直是在國家健康管理範圍下的一環。日治結束後，國家管理潔淨的方式、設定的潔淨目標，也一直都放在打造「文明」社會的想像上，進入消費時代，衛生雖然在潔淨裡雖居至次要地位，但自外而來的品牌商品填補缺口成為清潔的目的，消費者重視的是附加價值與延伸功能的加乘，清潔不再只是單純的為了洗而洗的行動，這現象在清潔產品廣告裡一覽無遺。

借用 Douglas 與 Isherwood 的論點來說，他們認為：「商品是現代社會重要的溝通手法，消費不光是把東西使用完，也是想像的行為，能連結客體與其意義的時空脈絡（Juliana Mansvelt 2008：9）。」我們在使用清潔產品的同時，就是在完善我們對乾淨的想像，甚而，我們不使用那些清潔產品會有沒完成清潔的錯覺，藉由報章雜誌我們開始花心思思考著如何妝點浴室、追求產品設計感，風格與設計成為引導浴室的概念，消費每一個造型單品、裝飾的同時我們也構築了自我的風格浴室，誇大一點來說：商品在定義著我們的潔淨，設計與廣告在重塑我們的清潔空間。

概念（Idea）成為潔淨的核心，引導社會的清潔行為，科技精進讓清潔轉為追求感官刺激，Latour<sup>3</sup>（2004）說：「科技產品絕不只有執行一個『功能』、或扮演一個角色而已。科技產品的厲害之處是它們往往可以修改（modify）我們原本的目標、角色、和利益（吳嘉苓等編 2004：88）。」高科技衛浴精品正在修正我們的清潔習慣，即使它僅是少數人擁有的選擇權，但它讓社會等級差異被看見，也成為模仿追求的對象，埋下改變的動力。

---

<sup>3</sup> Bruno Latour〈人類文明演化的兩個模型〉，收入於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2004），《科技渴望社會》，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看得見到看不見的對象

歷史能夠突顯事情的深度，展現結構根深蒂固的由來，隨著社會移轉，潔淨的定義與結構不斷變化，但不論在哪個階段，骯髒與潔淨兩者都是併存共生的概念，看似對立，但正是藉由放大骯髒的存在與可能的危險，潔淨的重要性被突顯出來，進一步地強制轉為自我克制。

「恐懼」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藉由製造矛盾，指出共同的敵人，潔淨產生具體條件，也因為強化這之間的緊張對立，讓清潔存在的必要性成為正當之事。台灣身體清潔的目的，從最早傳統漢文化下圍繞「氣」與「禮」而生的「養生」目的，轉向有具體對象的衛生準則，藉由對自然控制、環境整治來打擊肉眼可見的髒汙與防禦流行疾病；但當衛生論點由「瘴氣論」進入「細菌學」主導，更明確的模式被建立起來，清潔行為與化學洗滌產品受到重視，健康理論讓目光放至個人身體維持上，抵制的對象又回復到看不見得狀態，即消滅“細菌”，不同的是：這次，它加入科學的論述支撐正當性。衛生一方面具體化清潔的標準流程，另一方面讓清潔打擊的目標轉向看不見的敵人。

### 「空間」與「技術」的引頸交纏

17 世紀的巴黎房子並無浴室，不是因為這些大宅沒有關建浴室的足夠空間，而是因為當時沒有任何賦予個別房間特定功能的構想（Rybczynski 2001）。

將身體清潔視為一種特定技術的學習，它與洗浴的空間緊密交織構築潔淨概念被社會接受、轉化的歷程，

西方在 18 世紀建築空間規劃有明顯的變革，「配菜間與廚房分開，飯廳不再兼作客廳用，臥室自成一個小天地。」對此狀況，Braudel 說到：「18 世紀在社交生活盛行下，個人開始努力保護自己的私生活。住房和家具發生變化，因為個人要求、渴望這種變化，也因為大城市是他們的同謀。」人因為需求，改變空間配置，而空間又衍生設備變化。

映照到身體清潔來看，18 世紀之初，人們的清潔行為是鑲嵌再清潔器具上的，使用移動式浴盆，它沒有確切的空間、限制，可能在大廳，可能在臥房一角，浴缸所在之處，即是它的「浴室」。



當專屬的「浴室」空間出現，器具被固定下來，它意味著一套相應的熱水技術、供、排水網絡，要建立起來需要社會條件配合，條件包含了既存結構阻礙程度高低，發展越是早的地區就需要花費越多的力氣改變，這差異在新舊大陸發展中特別突出，Wright（2006）曾為此下了段有趣的註記「美國建築師自然要批評英國人穿著睡袍從走廊跑向浴室的作法。但英國人已經盡力了。畢竟美國沒有英格蘭那麼多的中世紀客棧。」

相似的兩難情況在台灣的桶裝瓦斯與天然氣選擇發生著，結構限制讓使用住戶不全然掌握住選擇權。早期房屋受制結構，只能選擇桶裝瓦斯，除非願意花費心力與金錢去重建住屋配置管線；而較晚發展起來的大廈集合住宅，則建造初期就已選定了天然氣為來源，因而熱水技術受到能源的限制較小，但也產生相應的技術風險。技術發展讓洗浴變得方便，但也是可能的限制，舉凡器具形態、擺放在技術限制下必然地褪去靈活的外衣，限縮變化的可能範圍。

殖民者帶來的新觀念，不只有在教育管道下被認識，殖民者在台灣的建設、居住、使用，潛移默化的發揮展示以外的作用，受雇的僕人也成為潛在的傳播節點，他們被納入秩序體系中、被要求必須遵守新的規範，新的視野與新的準則由他們身上流回底層家庭。

早期台灣傳統家屋沒有所謂浴室空間的存在，清潔不是與廚房結合，便是於大自然中完成。在開放、多元可能的空間下，清潔技術它與宗教或道德比較相關，著重在外表的維持。

日本帶入日式住宅，將便所與浴室空間在中上層家庭建立起來，分別在住屋中取得獨立空間，此時期的清潔技術連結在衛生科學上，它成為需要透過特定流程除去細菌的過程，我們乾不乾淨轉變為需要科學來定義，此後直到戰後國府時期，1960年代工業化發展前，社會就一直同時並存傳統家屋與日式住宅，清潔也就呈現混雜狀態：開放原始、日式浴桶、公共澡堂。

1960到1970年代出現今日意義下的現代浴室，它由多種科技產品組合成，如 Braudel 所說：「一種家具不管有多大的特色，它不能創造或者揭示一個整體。只有整體才起作用。」當瓦斯、熱水器、馬桶、浴缸被組合起來創造一個名

為「浴室」的空間，它的出現，為清潔揭示了什麼樣的社會意義？衍生一套相應的清潔技術，身體清潔與如廁被放在一起，我們走入更為隱密的個人階段，但清潔技術也更為方便，只要進入這個空間，一切相關問題都可以獲得解決，不再受制於時間、自然資源，隨心所欲的清潔條件建立，加強我們對健康維護的認知：「經常性的清潔」成為普遍思維。

回到潔淨的長遠歷史，便不只是事發經過的始末，它給予的是更多的思考，反映出社會公共空間的轉變，清潔是如何再其中被拉抬到公共議題上？又是如何回到個人問題上？看到的是一個政治到消費的改變，身體成為施為的場域，在兩端間經濟成為關鍵橋樑，普及化讓資本主義的力量在清潔領域發揮巨大影響力，從少數菁英擴散至大眾社會，進入消費領域它同時與認同連結上，藉由空間、商品使用，清潔展現個體，標誌所屬的層級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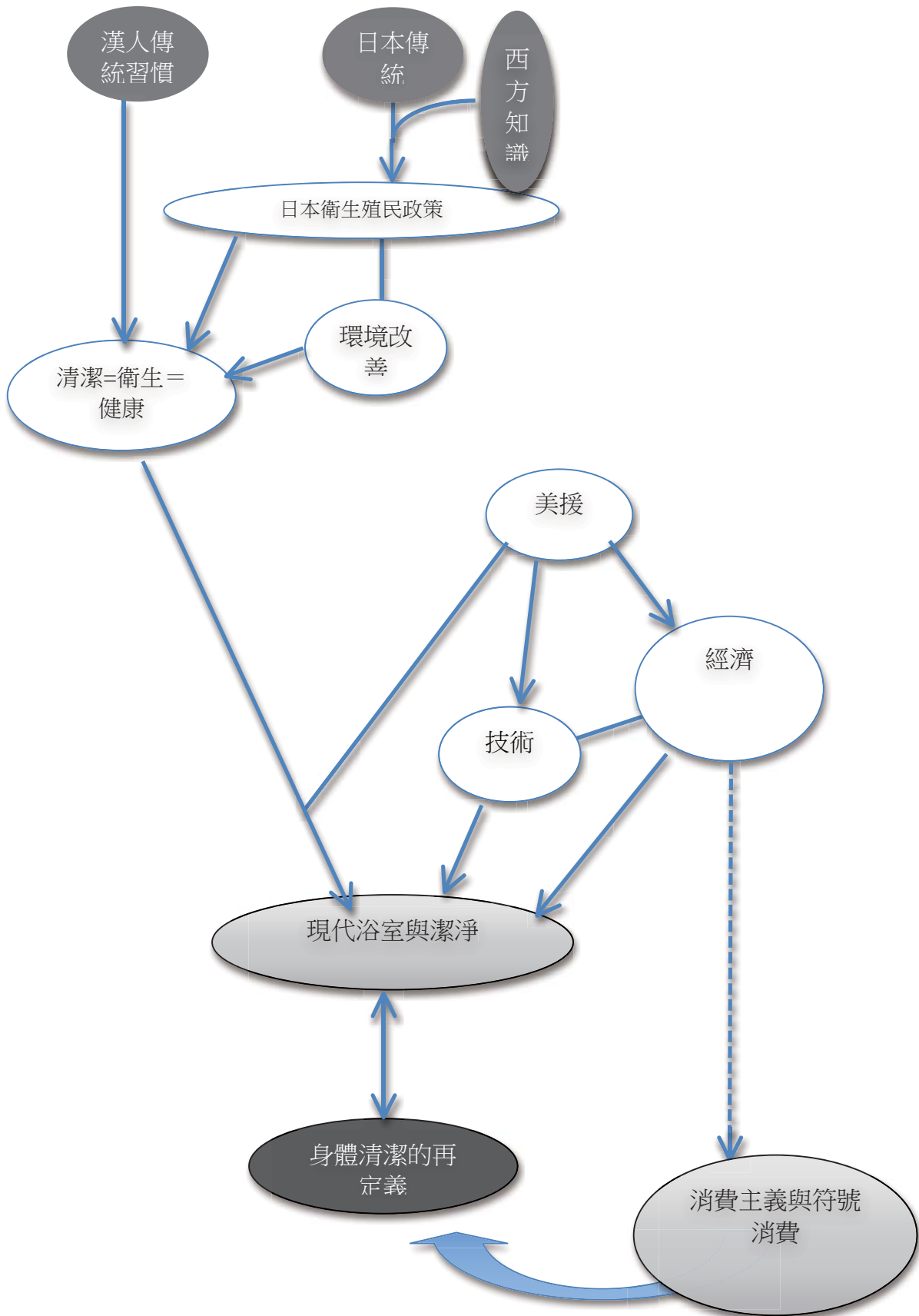
由此來看清潔，它就不只是清潔，它是一個社會行為，映照出我們如何思考、如何行動、社會如何作用，它帶有 Elias 所說文明的進程的色彩，在建立的過程發生了由外在強制到自我克制的轉變，它從外來的新事物成為社會所認同的日常生活，發揮出來的效果遠比「清潔」兩字來得廣闊。討論這一平常、細微的生活行為，越是發掘它的意涵，就越是能感受到它那意味深遠又難以動搖的一面。

## 附錄

附錄一：東西方潔淨發展

年代	法國		年代	漢文化			
	觀念	時代具體圖像		觀念		時代具體圖像	
13-15 <sup>th</sup>	醫療效果 歡慶、娛樂場所 財富象徵	蒸氣浴室 盆浴 公共浴室	18 <sup>th</sup> 以前	<p>整體觀：氣凝聚人體，環繞八方，皮膚阻絕外界的風邪，沐浴會打開皮膚，風協會進入，使元氣流失。</p> <p>重要祭祀前需沐浴</p>	庶民： 娛樂、享受、社交禮儀	<p>身體： 沐浴頻率過高有害身體，必須謹慎的沐浴，一切都要適度。</p>	<p>隨時都可，濕布擦澡、局部洗浴 晨起洗臉</p>
16-17 <sup>th</sup>	水與熱氣打開皮膚	拒絕水接觸：乾式擦洗			士大夫： 禮，澡身而浴德		
	汗水引起的不適感，間接注意到皮膚感受問題	頻繁更換內衣，代表清潔（外表的潔淨）			城市：公共澡堂、混堂 鄉村：河川	<p>口腔： 飯後湯水漱口</p>	
18 <sup>th</sup>	享樂、愉悅、刺激	由僕人服飾的大排場洗浴，浴缸式的熱水澡，但抱持謹慎的態度，注重浴後的休息			18 <sup>th</sup> 末	<p>Hygiene 概念進入：清潔有衛生的意義，強調毛孔呼吸</p>	<p>推崇冷水浴 主張洗浴是要去除油汗、汗質、灰塵</p>
19 <sup>th</sup>	苦行、樸實：激發體內能量	冷水浴鍛鍊身體，帶來能量	<p>排泄： 室內便桶、尿壺 路旁排放</p>				
	Gazatte 的概念出現：圍繞在氣味、空氣品質上，注重測量、人口、統計的資訊。	局部清洗與沐浴開始出現，人陷入理論（皮膚感受與健康）與外表的擺盪間					
19 <sup>th</sup> 末	Hygiene 建立起來：包含健康概念，與一切相關的組織與知識	<p>1.在意身體汗垢</p> <p>2.清潔意味使用基礎化學品</p> <p>3.以熱水洗澡</p>	19 <sup>th</sup> 末-20 <sup>th</sup>	<p>日本明治醫學菁英重塑「Hygiene」一詞。結合英、德體系的優點，包含實驗室、防疫、教育、福利、大眾參與，建立保衛公民與國家生命的機構。加入許多「殖民醫學」的要素：衛生警察，強制防疫，控制大眾排泄物顯微檢查。這些概念隨東亞戰事展開，風潮襲捲亞洲。</p>	<p>中國</p>	<p>台灣</p>	
	<p>巴斯德微生物學：細菌知識 水能洗去細菌</p>	<p>提倡不斷沐浴 清潔皮膚皺褶與縫隙</p>					<p>衛生現代性是突兀、暴力的。在列強瓜分下進入。中國原有習慣受到全面否定，甚至是歧視，將汗穢、散漫、懶惰的形象等同中國人。國家將衛生建立列入復興民族渴望中。此後的潔淨原則同時包含衛生與民族復興的概念。</p>
						<p>口腔： 固定性漱口，早晨刷牙，使用牙刷、牙粉。</p>	
						<p>頭髮： 變化不大，但天然油脂使用頻率減少</p>	
						<p>排泄： 建立便所。</p>	

附錄二：研究架構圖



附錄三：國語科一至三期衛生課程一覽

分期	個人衛生		公共衛生	
	日文	中文	日文	中文
第一期	卷 1：(2、3)	(無課名)	卷 4：ミス <sup>ゞ</sup>	水
	卷 2：(2)	(無課名)	卷 6：家、食事のしたく一	家、準備做飯一
	卷 3：キレイニナサイ	請保持清潔	卷 7：醫者	醫生
	卷 4：ニンキ <sup>ゞ</sup> ヨオノキモノ、セントタク	娃娃衣服、洗濯	卷 8：飲水、阿片	飲水、鴉片
	卷 5：犬	狗	卷 9：纏足	纏足
	卷 6：食事のしたく二	準備做飯二	卷 10：學問卜職業	學問與職業
	卷 7：衛生	衛生	卷 11：へ <sup>ゞ</sup> スト病、養生おすゝめる文	鼠疫、養生建議文
	卷 8：人體	人體		
	卷 12：家政	家政		
第二期	卷 2：(2)	(無課名)	卷 4：クスリトリ、人形ノ病氣一、人形ノ病氣二	拿藥、娃娃生病一、娃娃生病二
	卷 3：セントタク	洗濯	卷 5：家	家
	卷 4：ことわざ <sup>ゞ</sup>	諺語	卷 6：蠅卜蚊、醫者、種痘	蒼蠅與蚊子、醫生、種痘
	卷 5：衛生	衛生	卷 7：病氣見舞の手紙	探病的信
	卷 10：人體	人體	卷 8：阿片と纏足、警察官	鴉片與纏足、警察
	卷 11：格言	格言	卷 10：醫院	醫院
	卷 12：主婦ノ務	主婦的職務	卷 11：傳染病	傳染病
第三期	卷 2：サウチ <sup>ゞ</sup>	打掃	卷 4：人形ノ病氣一、人形ノ病氣二、くすりとり	娃娃生病一、娃娃生病二、拿藥
	卷 3：アサオキ、セントタク	晨起、洗濯	卷 5：大さうち <sup>ゞ</sup>	大掃除
	卷 6：爪と齒	指甲與牙齒	卷 6：蚊とマラリヤ、病氣みまひの手紙	蚊子與瘧疾、探病的信
			卷 12：台灣の衛生	台灣的衛生

(資料來源：何姿香 2010：48)

附錄四：台灣省社區發展歷年改善環境衛生項目及數量

年度別	完成社區 (個)	自來水塔 (個)	水井 (口)	廁所 (座)	浴室 (座)	排水溝 (公尺)	改善家 戶衛生 (戶)	
環境衛生改善示範期	1956		89					
	1957	1		1,137	17		2,857	
	1958	3		1,919	82		8,138	
	1959	5		34	59		8,928	
	1960	8		696	516		33,997	
	1961	7		558	423		12,199	
	合計	24		4433	1,097		66,119	
推行井廁興建期	1962	4		651	111		6,279	
	1963			513	2,471			
	1964			3,327	3,057			
	1965			999	1,049			
	合計	4		5,409	6,688		6,279	
社區發展期	1966	110			1,514			
	1967	111		6,028	8,362	256	302,642	
	1968	109		5,955	7,661	1,342	248,015	
	1969	277	123	11,976	30,241	2,035	788,000	52,843
	1970	375	182	4,830	1,708	1,708	985,681	9,028
	合計	982	305	28,789	49,468	5,341	2,324,338	61,871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1995：762)

附錄五：1965 至 1983 年，肥皂與清潔劑產量

年度	肥皂		清潔劑		合計	
	產量 (噸)	比率 (%)	產量 (噸)	比率 (%)	產量 (噸)	比率 (%)
1965	39,495	100	-	-	39,495	100
1966	35,770	94.41	2,116	5.59	37,886	100
1967	41,481	89.19	5,027	10.81	46,508	100
1968	41,262	81.25	9,528	18.76	50,790	100
1969	37,369	74.77	12,607	25.23	49,976	100
1970	28,677	66.74	14,293	33.26	42,970	100
1971	25,817	45.18	31,323	54.82	57,140	100
1972	24,374	36.38	41,902	63.22	66,276	100
1973	25,471	32.73	52,357	67.27	77,828	100
1974	20,336	28.51	50,998	71.49	71,334	100
1975	15,931	26.56	44,060	73.44	59,991	100
1976	17,876	24.22	55,946	75.78	73,822	100
1977	20,673	23.72	66,495	76.28	87,168	100
1978	21,529	22.33	74,903	77.67	96,432	100
1979	23,884	21.58	86,813	78.42	110,697	100
1980	24,238	21.42	88,903	78.58	113,141	100
1981	22,728	23.23	75,095	76.77	97,823	100
1982	22,009	21.83	78,810	78.17	100,819	100
1983	21,967	19.86	88,646	80.14	110,613	100

(資料來源：中華徵信所 1984：212)

附錄六：1952 至 1997 年，洗滌肥皂產量、香皂與藥皂合計產量

年次	洗滌肥皂 產量(噸)	香藥皂合併 產量(噸)
1952	11,770	390
1953	15,873	561
1954	23,308	616
1955	26,150	926
1956	23,545	761
1957	24,156	1,023
1958	25,406	979
1959	27,590	1,108
1960	24,895	1,242
1961	27,999	1,476
1962	32,869	1,612
1963	33,768	1,576
1964	38,112	1,719
1965	37,356	2,050
1966	33,178	2,592
1967	38,365	3,116
1968	37,480	3,782
1969	33,227	4,142
1970	23,800	4,907
1971	20,265	5,482
1972	18,006	6,368
1973	17,203	8,268
1974	12,203	8,133
1975	9,503	6,428
1976	9,459	10,333
1977	10,400	11,948
1978	11,161	14,636
1979	11,862	19,491
1980	12,347	18,967
1981	10,337	21,392
1982	10,848	21,684
1983	10,422	24,964
1984	13,473	35,348
1985	13,709	32,835
1986	16,239	18,741
1987	15,825	24,786
1988		10,483
1989		11,453
1990		11,450
1991		15,852
1992		11,396



1993	9,570
1994	7,242
1995	4,295
1996	3,729
1997	3,543

(資料來源：1952-1987 年數據，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同業公會 1988：35、37  
1988 到 1997 年數據，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同業公會 1998：57)



## 參考文獻

### 政府資訊與統計

行政院主計處，歷年家庭收支報告

《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衛生教育篇》1994年。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台灣光復三十年—社會建設篇》1975年。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台灣光復四十年專輯—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與模式》1985年。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台灣光復四十五年—經濟建設篇》1990年。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台灣省政府。

《台灣光復五十年專輯》1995年。臺中市：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1995年。臺北：行政院衛生署。

《源起不滅：台灣能源發展軌跡》2004年。臺北：經濟部能源會。

### 專書與篇章文章

Bruno Latour，〈人類文明演化的兩個模型〉。收錄於吳嘉苓等編，2004，《科技渴望社會》。臺北市：群學。

E. Patricia Tsurumi 著、林正芳譯，1999，《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市：仰山文教基金會。

F. de Bonneville 著 郭昌京譯，2003，《原始聲色：沐浴的歷史》。百花文藝。

Fernand Braudel 著、顧良 施康強譯，1999，《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時間》。臺北市：貓頭鷹。

Fernand Braudel 著、顧良 施康強譯，1999，《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臺北市：貓頭鷹。

Georges Vigarello 著、許舒寧譯，2005，《洗浴的歷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Henry Petroski 著、丁佩芝 陳月霞譯，1998，《利器》。臺北市：時報文化。

James B. Twitchell 著、陸劍豪譯（2002），《經典廣告 20》。城邦讀書花園。

Jeffrey C. Alexander 等編，1997，《文化與社會》。臺北縣：立緒文化。

Jonas Frykman Orvar Lofgren 著、趙丙祥、羅楊等譯，2011，《美好生活》。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Juliana Mansvelt 著、呂奕欣譯，2008，《消費地理學》。臺北市：國立編譯館。

Klaus Kramer 著、江帆等譯，2001，《歐洲洗浴文化史》。海口市：海南出版社。

Lawrence Wright 著、董愛國 黃建敏譯，2007，《浴室和水廁趣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Mary Douglas 著、黃劍波等譯，2008，《潔淨與危險》。北京市：民族出版社。

- Norbert Elias 著、王佩莉 袁志英 譯，2009，《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
- Peter Corrigan 著、王宏仁 譯，2010，《消費社會學》。臺北市：群學。
- Roger Silverstone 著、陳玉箴 譯，2002，《媒介概念十六講》。臺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
- Rose George 著、柯乃瑜 譯，2010，《廁所之書》。臺北市：博雅書屋。
- Ruth Rogaski，2007，《衛生的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
- Witold Rybczynski 著、譚天 譯，2001，《設計舒適：家的設計原理》。臺北市：貓頭鷹。
- 中華徵信所，1985，《臺灣地區產業年報·民國 74 年：化學工業》。臺北市：中華徵信所。
- 井出季和太 著、郭輝 譯，2003a，《日據下之臺政-臺灣治績志卷一》。海峽學術。  
—，2003b，《日據下之臺政-臺灣治績志卷二》。海峽學術。  
—，2003c，《日據下之臺政-臺灣治績志卷三》。海峽學術。
- 佟世俊、朱寶鈿，1973，《公共衛生及公共衛生護理》。正中書局。
-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收錄於李尚仁 編，2008，《帝國與現代醫學》。臺北市：聯經。
- 劉志偉，2012，《美援年代的鳥事並不如煙》。啟動文化。
- 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同業公會，1988，《清潔的故事》。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同業公會。
- 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同業公會，1998，《共同打造一個潔淨社會》。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同業公會。
- 吳嘉苓等編，2004，《科技渴望社會》。臺北市：群學。
- 吳文星 周婉窈等編，2003，《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解說、總目次、索引》。臺北：南天書局。
- 小田俊郎 著、洪有錫 譯，2009，《台灣醫學五十年》。前衛。
- 張淑卿，〈農復會與 1950 年代台灣的鄉村衛生〉。收錄於余新忠 編，2009，《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
- 張瑞，〈沐浴與衛生——清人對沐浴認識的發展和轉變〉。收錄於余新忠 編，2009，《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81-299。
- 彭芄萱，2010，《淬鍊:點土成金的創新與智慧》。商周出版。
- 方天龍，1996，《淬煉:登上阿爾卑斯的和成欣業》。商周文化。
- 曹永和 編，1986，《日據前期台灣北部施政紀實-經濟篇、軍事篇》。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 曹永和 編，1986，《日據前期台灣北部施政紀實-衛生篇》。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 李尚仁 編，2008，《帝國與現代醫學》。臺北市：聯經。
- 李書崇，2004，《水中日月—東西方沐浴文化隨筆》。成都市：四川文藝出版社。
- 李淑佩，1959，《學校衛生理論與實際》。臺北：臺灣書店。
- ，1988，《如何改善學校環境衛生》。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
- 杜麗紅〈清末北京衛生行政的創立〉。收錄於余新忠 編，2009，《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330-337。
- 林樹 1997，《新竹市眷村田野調查報告書：竹籬笆內的春天》。新竹市：竹市文化。
- 林登讚，2011，《百年風華：臺灣陶瓷品牌經典》。新北市政府
- 林鐘雄，1998，《臺灣經濟經驗一百年》。臺北市：三民。
- 殷偉、任政，2003，《中國沐浴文化》。雲南人民出版社。
- 江榮原著，2008，《阿原的肥皂傳奇》。臺北市：麥浩斯。
- 沈社杏，2002，《日治時期台灣住宅發展 1895-1945》。田園文化。
- 洪榮昭、周翠如，2002，《傳承中的創新：南僑 50 年以小博大的致勝傳奇》。臺北市：時報文化。
- 漂亮家居編輯部，2009，《設計師不傳的私房秘技—衛浴設計 500》。臺北市：麥浩斯。
- 片岡巖著、陳金田譯，1994，《台灣風俗誌》。臺北市：眾文圖書。
- 王鍵，2009，《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經濟政策研究 1895-1945 卷二》。海峽學術。
- 竹中信子 著、曾淑卿 譯，2007，《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大正篇 1912-1925》。時報出版。
- 經典雜誌 編，2006，《台灣醫療四百年》。臺北市：經典雜誌。
- 翁註重，2007，〈臺灣家電產業歷史考察與文物史料調查研究報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研究報告。
- 范燕秋，2004，《宜蘭縣醫療衛生史》。宜蘭市：宜縣府。
- ，2010，《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稻鄉。
- 莊永明，1998，《臺灣醫療史》。遠流。
- ，2001，《台灣世紀回味：生活長巷》。遠流。
- 蔡瑞明，2010，〈國家化的教育與現代性〉。收錄於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 編，2010，《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臺北市：群學。
- 蕭政宗，2004，《水：水資源的歷史、戰爭與未來》。商周出版。
-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臺北市：行人出版。

- 許蒼澤，1995，《懷念老台灣》。玉山社。
- 趙既昌，1985，《美援的運用》。臺北市：聯經。
- 鍾逸人，1988，《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臺北市：自由時代。
- 阿盛，1991，《心情兩紀年》。臺北市：聯合文學。
- ，1997，《行過急水溪》。臺北市：九歌。
- ，2004a，《民權路回頭》。臺北市：爾雅。
- ，2004b，《阿盛精選集》。臺北市：九歌。
- ，2012，《萍聚瓦窯溝》。臺北市：九歌。
- 陳正祥，1993，《台灣地誌上》。臺北：南天書局。
- ，1993，《台灣地誌下》。臺北：南天書局。
- ，1993，《台灣地誌中》。臺北：南天書局。
- 陳東升、周素卿著，2006，《台灣全志：社會志都市發展篇》。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陳聰民，2005，《棟花盛開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第二冊 學校建築篇、校歌校旗篇》。南投市：臺灣文獻館。
- 姚浙生，2005，《棟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第一冊》。南投市：臺灣文獻館。
- 雷中行，2008，《台灣舊慣生活與飲食文化》。蘭臺網路。
- 雷柏爾著、蔡文希石本素同譯，1954，《臺灣目前之農村問題與其將來之展望》。臺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印行。
- 高傳棋等編，2010，《臺灣百年生活圖錄.第一輯：三六〇行》。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
- 麥浩斯，2003，《浴室規劃書》。臺北市：麥浩斯。
- 黃武達，2000，《日治時代(1895-1945)臺灣都市計畫歷程之建構》。臺北市：臺隆書店。
- 黃金麟，2010，〈公民權與公民身體〉。收錄於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2010，《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臺北市：群學。
- 李丁讚，2010，〈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收錄於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2010，《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臺北市：群學。
- 永井良和等著、蘇碩斌、鄭陸霖譯，2008，《基礎社會學》。台北：群學出版社。

## 碩博士論文

- 沈佳姍，2009，《二十世紀前半葉臺灣漢人之清潔生活—以身體清潔為主》。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佩玲，2008，《日治時期臺灣洗浴文化之研究》，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修元，1990，《台灣地區住宅的浴廁空間、設備、使用行為沿革及使用現況調查》。成功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
- 何姿香，2010，《從茶籬到雪文-日治時期台灣肥皂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董宜秋，1999，《台灣「便所」之研究(1895~1945年)—以「便所」興建及污物處理為主題》。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嶸，2009，《台灣家庭現代化中的清潔觀念與產品演進之研究》。長庚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詩彥，2004，《台灣近代身體史觀的轉變初探（1949—2003）—以浴室的誕生與轉折談公私領域的分化》。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傅憲豪，2008，《從炊煙裊裊到徵召太陽：臺灣戰後家用熱水技術網絡的發展》。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呂明純，2001，《日本領台時期之衛生政策と公学校衛生教育》。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 李孟杰，2006，《住宅生活熱水使用耗能評估與節能方法之研究》，臺灣科技大學建築所博士論文。
- 廖珮君，2010，《清潔、衛生與民國時期消費文化（1912-1937）》，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 程佳惠，2001，《1935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俐伶，2004，《臺灣日治時期水道設施與建築之研究》。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博士論文。
- 葉浩偉，2012，《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建築發展歷程之研究》。中原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

## 期刊

- 王世慶，1991，〈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1914-1937）〉。《思與言》，29（4）：5-64。
- 范燕秋，2008，〈衛生看得見：1910年代台灣的衛生展覽會〉。《科技、醫療與社會》，7，66-124：92。
- 陳君愷，1993，〈光復之疫：台灣光復初期衛生與文化問題的鉅視性觀察〉。《思與言》，31（1），111-138。
- 楊翠華，2008，〈美援對台灣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91-139。
- 王煥琛，1959，〈級任導師之衛生教育工作〉。《教育文摘》，4（11）：7-10。

端木華，1977a，〈臺灣液化氣發展史：筆路藍縷的拓荒時期〉。《臺灣煤氣》，9（7）：7-8。

—，1977b，〈臺灣液化氣發展史：由無到有的鋼瓶業〉。《臺灣煤氣》，9（8）：7-8。

王源趕，1979，〈臺灣液化氣的開端與回憶〉。《臺灣煤氣》，11（2）：15-19。

王永杰，1978，〈臺灣液化氣發展史：熱水器的緣起與品質演變〉。《臺灣煤氣》，10（4）：7-11。

張淑卿，2010，〈國家兒童健康：1950-60年代臺灣國民學校的衛生教育〉。《國史館館刊》，24：89-138。

## 報章雜誌

奐玲，1961，〈洗臉〉，《衛生雜誌》。衛生雜誌社，20（3）：18-19。

林貞岑，1999，〈我該用哪種牙膏？〉。收錄於《康健雜誌》，9：184-187。

黃惠如，1999a，〈頭髮如何又健康又美麗？〉。收錄於《康健雜誌》，12。

—，1999b，〈讓浴室像天堂〉。收錄於《康健雜誌》，15：231。

廖為舜 編，〈Diesign Badewanne 美缸饗宴〉。收錄於《Sense 好感》，3：32。

臺灣電視公司電視週刊社，1981，《家庭月刊》，6。

臺灣電視公司電視週刊社，1982，《家庭月刊》，3。

臺灣電視公司電視週刊社，1982，《家庭月刊》，10。

臺灣電視公司電視週刊社，1982，《家庭月刊》，7。

臺灣電視公司電視週刊社，1982，《家庭月刊》，8。

臺灣電視公司電視週刊社，1982，《家庭月刊》，5。

臺灣電視公司電視週刊社，1982，《家庭月刊》，12。

臺灣電視公司電視週刊社，1993，《家庭月刊》，7。

報訊，1951，〈克難浴室，定期洗澡〉。《正氣中華》第四版1月17日。

鄭月遂，1951，〈洗澡與生活關係〉。《民聲日報》第六版3月19日。

黃筱慧，2003，〈秋來了腳質別亂去〉。聯合報 E5，2月20日。

鄭佳蕙，2005，〈清爽、控油、抗痘缺一不可：洗面乳新品愈洗愈有面子〉。民生報 A5，8月20日。

## 網頁資料

張嘉伶，2003，〈南僑出脫 Haagen Dazs 股權 被迫交出代理權 貝氏堡 2.5 億買股〉。蘋果日報網路新聞，7月23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property/20030723/210425/>，取用日期：2012年9月25日。



梁欣如，2000，〈珍藏臺灣系列六：清潔用品大眾化到個人化〉。今日新聞，8月6日。

<http://www.nownews.com/2000/08/06/543-160119.htm>，取用日期：2012年9月17日。

LAZULI 築禮國際，2007，〈談衛浴設備在空間中之運用〉。LAZULI 築禮國際 2月1日。

[http://www.lazuli.com.tw/event\\_more.php?sn=27](http://www.lazuli.com.tw/event_more.php?sn=27)，取用日期：2012年1月13日。

LAZULI 築禮國際，2007，〈和成集團的藍寶石，LAZULI 精品浴廊，耀眼登台！〉。LAZULI 築禮國際 2月1日。

[http://www.lazuli.com.tw/event\\_more.php?sn=22](http://www.lazuli.com.tw/event_more.php?sn=22)，取用日期：2012年1月13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http://ithda.sinica.edu.tw/node/3182>。

南僑網站：<http://www.namchow.com.tw>。

資生堂蜂蜜香皂：<http://subchannel.sogi.com.tw/beauty/articles/6062678>。

花王（台灣）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kao.com/tw/corp\\_about/overview.html](http://www.kao.com/tw/corp_about/overview.html)。

獅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lion-corp.com.tw/lioncorp/factory\\_wuku.php](http://www.lion-corp.com.tw/lioncorp/factory_wuku.php)。

聯合利華：<http://www.unilever.com.tw>。

寶僑家品：<http://www.pgtaiwan.com.tw>。

Alex 電光牌：<http://www.tenco.com.tw>。

和成集團：<http://www.hcg.com.tw>。

## 電視資料

胡婉玲（製作人）（2009年6月14日）。台灣演義。民視新聞台。